

原汁原味



还原**陆庭谕**振聋发聩的真实声音
恢复**顾洋**调侃时弊的本来面目

李锦宗 编



陆庭谕简介

陆庭谕，祖籍广西容县，1930 年生于柔佛州麻坡玉射，吉隆坡州立学校高师班毕业，曾任国民型华文小学和尊孔独中教师多年，也曾任教总副主席、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主席、高师职总主席和雪华高师同学会主席等职，退休后被委为华校教总会务顾问，现任林连玉基金主席。擅写有关教育和社会的评论，著有《我们的这一条路》（1987 年）以及《京华风雨、鹿鸣呦呦》3 辑〈华教征途从头越〉、〈经年尘土满征长〉和〈路漫漫其修远兮〉（2005 年）。

原汁原味

陆庭谕、顾洋 合著

李锦宗编



本书由丹斯里颜清文资助出版

书 名：原汁原味
作 者：陆庭谕、顾 洋
编 辑：李锦宗

封面设计：陈源松

出 版：无为居



N12-3, Desa Permai Indah,
Jalan Helang,
11700 Pulau Pinang.
tmk1020@gmail.com

打字排版：中美电脑打字排版中心

印 刷：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45169-K)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Tel: 03-62589211

初版日期：2008年6月7日

义卖价格：RM30.00

(多惠益善，悉数捐给林连玉基金)

目 录

■ 还原 陆庭谕 振聋发聩的真实声音

林连玉墓园的设计	1
在林连玉墓园美化工程动土礼上的讲话	6
建立永久性的纪念基地	8
从林连玉到林连玉精神	9
林德宜博士再现林连玉精神	10
为《黄润岳先生纪念文集》而写——从公祭文说开去 ..	11
伤在尊孔的林老总——回忆林晃昇	14
“惠安精神”与叶鸿恩先生	17
时代的气息，历史的烙印——黄明治情牵松花江	21
何不考虑马来亚南洋大学	23
何谓“南大精神”？	25
谢太宝承传了“南大精神”	27
《回忆云南国》读后	29
丹斯里佐哈励和独立大学	31
坤成老太婆你走好！	32
2007年坤成女中走进历史	34
坤成女中应庆100周年	35
回应侯亨能博士及其他	36
女校教育不可取代	37
在新纪元学院接领捐款的讲话	38
180所小学中，华小淡小有几所？	40
国小46亿，华小1.7亿	41
翁诗杰对希山慕丁	42
翁诗杰有难啦	43
两部长视察公孺和爱华小学	44
曲终人不散	45
宁鸣而死，不默而存	46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47
政府建两所华小无需华社出钱	49
政府不边缘化更不曾关闭华小	50

大古来华小建了十八年	51
华社失望50年	52
敦化华小友族学生占六成	53
7岁孩子就贴上标签是残忍的	55
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名不符实	57
华文中学也是国家中学	59
《国民型中学：缺席华教史》读后	61
华校是一块“文化化石”	63
致黄家定部长的公开信	64
独缺“白小”	65
熊老是被气死的！	66
追悼熊玉生先生	67
英化数理科会否侵蚀马来文地位？	70
禁止“巴刹国语”	71
失去历史的悲哀	72
通过选票可换政府	73
“打进国阵，纠正国阵”	74
恢复地方议会选举	76
巫统日趋英化	77
举剑风波后遗症	79
释放5名兴权领袖	80
重审1988年司法危机	81
敦马儿子早已是亿万富翁	82
对孙中山公访马100周年的回应	83
新加坡推出免费华文报	84
狮城人应多讲华语	85
回应《为什么新加坡没有华校？》	86
华人讲华语天经地义	87
孔子的呐喊及其徬徨	89
林连玉基金致联合国驻马来西亚办公室的一封公开信 ..	94
后记——鹿鸣呦呦	96

■ 恢复 顾 洋 调侃时弊的本来面目

自序	99
英年遇害哭南大	
联欢·梦·祭奠	101
狗·走狗·博士	104
鸿儒不知亡校恨，硬将理大当南大	107
南大人·南大词	111
评“南大基金会”缘起	115
谢太宝获释了	117
陈六使与李光耀	120
南大与李光耀	122
从“进出”谈到南大	125
愿南大“鹊魂鸠附”	128
校殇：哀南大	131
羊头狗肉忆锺灵	
老锺灵的英奴心态	134
吾救吾锺灵	139
吾爱吾锺灵	142
尊师重道乎?	145
忆锺灵救校运动	148
从校友叙旧联欢说起	151
游走政界戏阿斗	
从一则故事说起	154
伤蔡细历	156
林敬益，我爱你	159
纪碧真不是华人?	161
感谢政府乎?	164
首相的意愿	167
马华情有独锺	170

大选后说大选	172
桌子与行动党	174
李金狮感恩不图报	176
马华领袖·女人·床	179
笑看领袖解千愁	
咱领袖哪里去了?	182
戏说大人物抢功	184
闲说“华社领袖”	186
领袖和大小便	189
说三道四谈语文	
从英化宴会说起	191
东拉西扯说英文	194
也谈英文教数理	197
孔子家在槟城	200
放眼乾坤瞅百态	
医生的新名称	203
拍马屁和拜年	206
放你妈的狗屁	208
烂蕉人	211
女人的尾巴	213
财神爷，我爱你	215
“您好”和“他妈的”	217
讨小老婆	219
名人的屁股	221
江河日下当自强	
笑谈“新华人”	223
大马华人与回教	228
笑谈华人困境	232

还原
陆庭谕
振聋发聩的真实声音



林连玉墓园的设计

1985年12月间，我和陈清德秘书到北马去巡视独中统考考场，下榻于槟城关仔角的怡然亭。为了卧具与浴室的水供问题，和接待处的负责小姐交涉了一阵，好不容易解决了沐浴问题，就到附近的小食档去祭五脏庙了。

晚餐回来，接待处传来消息，说是吉隆坡秘书处有电话找我。那时已快九点，秘书处早已放工，只好拨电到巴生找考试组执行秘书李华联。原来是林连玉先生进了同善医院留医，要他们通知我。再则，李万千先生等已去探视，详情要他们才能讲清楚。这一消息使我和清德颇为错愕。我随即拨电话到林先生家询问，他的义女婿告诉我是深夜送去同善医院的，但也不甚了了，不禁引起一阵疑团，那也无法可想了。

次日一早，早点之后，到韩江中学考场，考试刚开始不久，校长室书记通知我说吉隆坡来电，我连忙到校长室去接听。那是教总执行秘书姚丽芳小姐打来的，也是报告林先生进院的消息。原来林先生是因哮喘急剧，而由邱祥炽先生安排进院的。姚小姐最后说，情况还好，秘书处也有人手轮流去探视，林先生的养女林达和她的舅父在侍候云云。

接过电话，再到考场，州区考试主任周曼沙先生来

到，我把这事告诉周先生。周先生托我返隆时代他向林先生致意，没料到再给周先生的消息已是林先生的噩耗了。

巡完北马一带的考场，回到吉隆坡之翌日，一早便到同善医院去探望林先生，他当时躺着，呼吸很不舒畅，林达低声向我叙述，林先生终于被惊动，询问谁……？这一下，马上引起连连干咳。林达忙着帮他搓揉拍打，一面说是我来了。我也随着打招呼，等他稍为平静才告诉他到北马去巡考场才回来。他点头想说什么似的，但又很艰难的神情，我们都劝他不要勉强。

当时林先生的义子黄正元也在旁，他是刚好退休而来服侍林先生的。

第二天，收拾病房，一个新来的护士，硬把林先生挟坐着而换床单，这一折腾，林先生的病情转坏了。我向同善医院执行秘书询问主治医生情况，彭谷明先生告诉我，主治林先生的医生是最好的专家了。我再和他商量夜间的护士问题，彭先生说只好商请额外的护士，一晚五十元，于是安排护士夜间帮忙。

星期天，《南洋商报》为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以及吉兰丹中华独中复兴运动而主办“南洋行”。我在参加“南洋行”之后，到院去看林先生向他述说“南洋行”种种，他点头说好，那时看来，他的精神有进步。林先生去世后，许子根博士追忆经过说：“南洋行”之后，我和洙镇等人去看过林先生，他精神不错，说你（指笔者）来过，可见记忆力清楚。通常老人家，对过去的事记得很清楚，眼前的反而模糊，但林先生能清楚眼前事，可见情况不坏，没想到才两天就说他去世了……！

12月18日凌晨，林先生吵着要喝咖啡乌，林达的夫婿

跑了好远的路程，泡了回来给他喝。不久，便溘然长逝了。那是凌晨一时四十五分。

18日上午，邱祥炽、林昇升先生等都在同善医院集会，各报记者也都来了，邱先生出示林先生的遗嘱：

“我林连玉因在此间（吉隆坡）仅一老妻叶丽珍和一个已出嫁的养女林达所以身后事特麻烦好友邱祥炽先生族侄林文庆族弟林启东郑智鸾夫妇料理之。

（甲）丧事方面：

- （1）不可聘法师和尚或尼姑打斋超渡
- （2）只焚香不焚冥钱
- （3）出殡时不用音乐不用仪仗不用联轴
- （4）墓地最好在甲洞华人义山双人穴准备夫妻合葬
- （5）最简修筑坟式墓碑如下：

林连玉
之墓
叶丽珍

生一九〇一年 卒一九一一年

接着，讨论在哪里治丧，士拉央林先生家、教总大厦？地点须要适中，还得提防下雨，林晃升先生提议考虑在中华大会堂，邱先生说召集会议来解决，我则与黄笙到甲洞去找坟地。

当向甲洞义山办事处一查询，问题来了：一是不收外来者，二是不能预订双坟。当委员会负责人知道是林连玉先生时，表示将开会讨论。果然，当晚他们的紧急会议破例地接受了。

之后，我们又转向士拉央义山办事处查问，并到义山去察看，觉得尚有回环余地，随即用电话到大会堂联络。刘锡通律师告诉我，治丧委员会由十五华团：工商总

会、董教总、福联、永联、尊孔校友会、美山林氏家族会等组成，中华大会堂为治丧处，停灵在大会堂内供人瞻仰，二十一日出殡，安葬在福建义山之原。刘锡通律师解释，林先生遗嘱是“墓地最好在甲洞义山”，不舍绝对之意。所以这样决定，方便外地来凭吊者云云。

以中华大会堂作为治丧停灵之所，这是史无前例的。讣告一出，报章上连篇累牍尽是哀伤，各方的吊唁纷至沓来，各党团代表与各方友好、他的学生们都来瞻仰。出殡之日，更是环绕吉隆坡市区长达一里的行列，万人空巷。接着，各地都举行追思与哀悼会，捐献林连玉基金。无数的事实证明，人民是肯定他的，尊崇他的。肯定他的事业，肯定他的功勋，尊崇他的傲骨，尊崇他的“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的风范。

为了表杨林先生的风范，林连玉基金委员会致函雪兰莪福建会馆，要求福建义山拨出长六十四尺，宽三十五尺的地段以供林先生墓园之用。该墓园建筑由苏天助先生设计，其图测比现在建成者高大堂皇，栩栩欲生的林连玉浮雕，上嵌“族魂”二字，左右翼刻上林先生亲笔的“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的名句，绿瓦覆盖，极为壮观。

由于问题敏感，福建会馆与林连玉基金委员会负责人在树胶公会晤谈，福建会馆负责人表示，福建义山拨出保留地的双坟已是破例之举，不能拨出六十四尺长和三十五尺宽的地段，只能拨地长三十尺宽二十尺供双坟之用。堂皇壮观之建筑团属表杨林连玉精神，但万一招致敏感而涉及义山，也是不可不考虑的。

因此，公议将图测降低格调成为现在的墓园建筑。由

于坟墓高耸，墓碑矗立，人们在墓前，只见墓碑，林先生的浮雕是看不见的，惟有从侧面观看才能窥全貌，真是美中不足！我对大家说，林先生要的是遗嘱中的墓碑，所以我们的不能突出了。

去年初，林先生的老友彭松涛先生到墓园凭吊，对这不相称有了质疑，我告以原委，他认为有必要加以阐述。

去年底，一位建筑发展界的热心人士程道宗先生，自告奋勇要把林先生墓前草地铺上地砖，加以美化，我和汤利波、苏天助先生告以上述原因并说，那是福建义山之地，不属于林先生墓地，只好心领他美意了。程先生无奈地说，那我在公祭之前负责剪草吧！

我把这一事实简述，固如彭先生所说的一个交待，也是替苏天助先生来个澄清呢！

稿于1988年12月14，林连玉先生逝世三周年前夕

在林连玉墓园美化工程 动土礼上的讲话

在这马来西亚两线制政府轮替执政的可能性出现曙光的时刻来美化林连玉墓园，让人感触良深，因为躺在这儿的一代伟人——我们的族魂，就曾因坚持各民族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的理念而受到当权者的迫害；而50年后的今天，各族人民终于开始摒弃这霸道、贪污及种族主义的政权了。

众所周知，林连玉先生50年前就是自由民主人权的先行者。他主张各民族共存共荣，多元文化多彩多姿。如今的“政治海啸”是各民族人民抛弃族群成见共同掀起，它让林连玉精神涌现在马来西亚的政坛上；今天在场及不在场的各位，都应向这位先知先觉、身体力行的英雄致敬！

雪兰莪福建会馆将福建义山捌仟多平方尺的保留地段拨给林连玉墓园，让林连玉墓园扩建美化为“陈嘉庚鳌园”般的墓葬文化的景点和地标，功德无量，林连玉基金全体同仁在此向雪兰莪福建会馆全体领导致以万二分的敬意与谢意！

马来西亚永春会馆联合会总会全力承担美化林连玉墓园工程的经费，宏扬其乡贤林连玉的精神，让“族魂”的

丹心日月古道照颜色。让瞻仰者深切地体会“文化是民族的灵魂”而知所努力，永联合总会在丹斯里拿督郑福成顾问和拿督郑永传局绅主席领导下完成这丰功伟绩，令人肃然起敬，我代表林连玉基金在此敬礼了。

当然，林连玉基金更不能不感激，以拿汀林美琴以及朱庆祥先生为首的孝恩文化集团义务承担美化族魂林连玉墓园设计，可以说是钜细靡遗，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真是存歿均感，令人景仰。我在此有礼了。

最后，要说的是承蒙本基金的会社组织机构代表，华校教总、董总、华总、隆雪中华大会堂的代表等等。华教元老以及各界贤达善长仁翁拨冗出席，主持动土礼，还有尊孔校友会合唱团、尊孔独立中学铜乐队参与演唱和演奏，各报记者小姐先生来到现场采访报道。

谨此致谢，敬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2008年3月23日

建立永久性的纪念基地

建立林连玉纪念馆作为永久性的纪念基石，是符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华经典的。

林连玉纪念馆是林连玉精神领航的灯塔，她的愿景是“多姿多彩，共存共荣”，也切中马来西亚建国五十年来时的时弊。

建立林连玉纪念馆是林连玉基金及全体华社责无旁贷的，宏扬“族魂”林连玉精神走向国际，也应是我族群所乐观其成的。

至于国内民情鼎沸引致动用内安法令之事，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古语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了“道路以目”，后果又如何？正如对付了林连玉，民主人权的问题还是生生不息的。

2007年12月15，日华教节晚宴致词

从林连玉到林连玉精神

要认识林连玉这个人是比较容易的，但要认识林连玉精神则要从他的时代背景到他的学养以及他的经历的全局的人生价值观才能理解，所以说是比较复杂的。

从他自撰的《小史》到他的教学生活，概括地说一名教书先生而已。毕生为教育，桃李满门。

但从一名书生，在时代的洪流中，从捍卫母语教育的基本人权到独立运动的自由民主人权的立场上，他绝不含糊地道出，各民族的权利和义务要一律平等。各民族要共存共荣，要结合东西方文化，共彩多姿。他是民权主义的先行者。他是时代的先锋。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平等，文化是民族的灵魂。马来民族也说“语文是民族的灵魂”，母语教育学校是民族的根本，这是华巫印及至全人类的普世观。

再结合英殖民地政府的英化政策延伸到马来民族的“马化”到“种族极端”的“单元化”，再加上“精英阶层”对自己族群的自我矮化到自我取消，时穷节乃见，林连玉的嶙峋傲骨，不卑不亢，不屈不挠，鞠躬尽瘁，虽九死而未悔。他秉承中华五千年的文化，被称为“族魂”这本林连玉精神的“大书”，是仰之弥高，攻之弥坚的。读者要饮水自知，才能自明。

林德宜博士再现林连玉精神

亚洲策略与领导机构（ASLI）的研究主任林德宜博士发表土著股权45%的研究报告，引起广泛议论，尤其是从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到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到巫统副主席慕尤丁，不但责斥有加，甚至贬为“垃圾”。

结果，ASLI主席占马马哈迪前日作出道歉，林德宜博士表示不满，提出呈辞，更引发了学术人员与研究自由精神是否被打压的隐忧。

林博士呈辞以捍卫学术尊严也是捍卫人格的尊严，更是马来西亚人格的表现，是林连玉精神的再现，这才是Malaysia Boleh（马来西亚能），不受压迫，反抗压迫，不在强权下低头。

幸亏，ASLI董事兼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席丹斯里拉蒙强调，尽管该院发表的《企业股权分配》引发争议也引致林德宜博士辞职，但说该院绝对不会撤回这份报告，让它留在网络上。这也给林博士公道自在人心的安慰。

06-10-12

为《黄润岳先生纪念文集》而写

——从公祭文说开去

华 校教总前任主席黄润岳先生 亦即
林连玉精神奖得主之一的黄润岳先生

在加拿大蒙主恩召追思会

公祭文 林连玉基金主席 陆庭谕宣读

公元2005年9月25日，黄润岳先生在西半球的加拿大蒙主恩召而赴天家；2005年10月7日东半球马来西亚的古稀战友、故旧门生，假马六甲培风中学大礼堂对黄润岳先生举行追思，愿黄先生在天之灵鉴此微忱。

黄先生在动乱中的中国湖南诞生，份属湖湘子弟，在中日抗战中，流离于大江南北受教育，政大毕业后服务于国府，二战后，受命南来，弘扬中华文化。大陆易帜，黄先生追随孔圣，步上杏坛，在龙引新文龙中华中学校，兼办高级华文师范班，服务十四年，然后又在古城培风中学服务整十年，满门桃李，济济多士。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黄先生移居加拿大，融汇孔孟学说与基督教文明，为天人合一而现身说法。如今黄先生虽然息劳归主，培风中学仍然设立“黄润岳校长清寒子弟助学金”可谓遗爱在人间。

林连玉先生被褫夺公民权，教师注册证被吊销，被迫离开教总。在那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刻，黄先生临危

受命，稳定教总，承先启后，功在华教，荣膺林连玉精神奖，实至名归。

国魂文天祥的《正气歌》说：“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读黄先生的《龙引十四年》到《天人合一》，追思黄先生，亦如是。

哲人日已远，
典型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
古道照颜色。

谨此追思！

2005-10-07于马六甲培风中学大礼堂

X X X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

上世纪七十年代，黄先生远适加拿大，告诉笔者，他的儿女都在身边，车程不过十分钟，随时都儿孙绕膝……。大半生的劳碌与漂泊，终能家族团聚，而又与主同在，基督教与华教天人合一，此生无憾。造化弄人也罢，主的安排也罢，都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写照。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易难。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时穷节乃见，黄先生就是在那林连玉主席被褫夺公民权和吊销教师注册证，被迫离开尊孔和教总，风声

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刻，教总紧急会议，副主席们互相谦让，以联合主持会议的协商才能进行商讨，如果没有黄先生的挺身而出，以一普通理事的身份自告奋勇，也就不会有文告的出现。教总溃不成军，笔者这毛头小子历历在目，印象至今，记忆犹新。据纪录，沈慕羽副主席刚好在印尼公干，不克出席。

这一年代表大会，黄先生临危受命，稳定教总，承先启后，领导独中，功在华校。1999年荣膺林连玉精神奖，实至名归。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加上“黄润岳校长清寒子弟助学金”，遗爱人间，正是黄先生所谓“丰盛之旅”，令人景仰，实为楷模。

稿于2006年岁次丙戌端午前夕

伤在尊孔的林老总

——回忆林晃晃

“永 远的林老总”大我五岁，我事之如父兄，他那高大的形象，永为楷模。当我低徊不已之时，都会涌现以下的歌词：

“在门前那个井旁，有一株老槐树。
在她的绿荫底下，我做过梦无数；
亦曾在她的身上，刻题过无数字。
如今我把她想起，总是又悲又喜，
总是有悲有喜。”

“族魂”林连玉最大的欣慰是拉拢董总和教总并肩作战，同仇敌忾，挽华教狂澜于既倒，领导群伦，坚持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林老总则是确立董教总结成十五华团，“维护华教，发展母语教育；申张人权，争取平等地位。”教总董总前后双林，一脉相承，后先辉映。

“支持独中，维护华小，发展华文高等教育”。林老总锲而不舍，以团队精神，从组织产生力量，先后组成“独中工委”、“发展华小工委”、“发展华小工委”和“独大有限公司”合组“董教总教育中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独大官司败下阵来，还有新纪元学院继续其后，“永远的林老总”其斯之谓欤！

林连玉先生说，为人处事，要有定见定识和定力，泰

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对林晃昇先生偕同秘书郭洙镇律师、教总汤利波总务与笔者代表董教总到国会大厦，面对教育部长马哈迪医生，他传达内阁决定要董教总“停止统考”的“哀的美敦书”。好个林老总，谈笑用兵，秉持公意，折冲樽俎，不卑不亢，让马哈迪医生要听取“公决”。这种胆识，林连玉先生至为赏识。因为林晃昇不像那般夸夸其谈者一被权势召见后就掩旗息鼓的“俗套”，令人侧目。

林老总最不屑的就是既为决策者却又要代表民意去“协商”，安排民意代表去见官，既讲官话，也讲民话，上下其手的政客；真正民意代表却叨陪末座。所以他主张要见主其事的内阁部长甚至首相，亲自陈情。

从“野火”的学生诗人到报馆服务的文艺工作者，到荒山野岭探采锡矿研出矿元素的矿家，再投身社会良知工作，推动华教“三结合”、“两线制”；而从政多年，也住过甘文丁扣留营的林老总，“鞠躬尽瘁”敢为天下先，可为写照。

“我已经下楼梯了，还要踩我两脚”，这是“后院失火”的“尊孔风波”中林老总的“毕生伤痛”，这也是他引进“博士”振兴尊孔的“非始料之所及”。这也令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林连玉先生受邀到尊孔独中，始终没看“尊孔大楼”一眼的一幕，“尊孔改制”对林连玉先生而言，是“恨痛交加”，更确切地说是“此恨绵绵”。尊孔双林，无独有偶。

每逢到富贵山庄的林晃昇墓园公祭时，都不期然地想起杜甫的：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在这端午节诗人节前夕，对着巴生河水浪滔滔，不禁想起戴淑伦的《三间庙》：

“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

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

啊，林老总，“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化作春泥更护花”！

脱稿于06-05-05，丙戌年端午诗人节前夕



“惠安精神”与叶鸿恩先生

叶鸿恩先生原名叶省三，是中国福建省厦门市厦门大学第一届的法学士。厦门大学是集美学校的校主陈嘉庚先生独资兴建的。陈嘉庚先生是星马有名的爱国老人，中国毛泽东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破北京到甲午战争，所谓“天朝”的满清皇朝，已经沦为列强瓜分的“次殖民地”，上海日本租界的虹口花园门上的横幅大书“狗与中国人不许进”。

国破山河在的陈嘉庚先生航海来到英国海峡殖民地（叻、屿、甲三州府）的新加坡，发展种植业与制造业，对兴办教育尤其不遗余力。为民族、为社会、为国家，进行了强民富国的教育。当“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寇在中国大地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姦淫掳掠，南京大屠杀更是惨绝人寰……。陈嘉庚先生挺身而出领导筹赈总会筹款救国，亲自率领筹赈团到中国劳军。

叶鸿恩先生，在陈嘉庚以及众先烈忧国忧民的精神感召下，来到马来半岛的檳城和北吡叻的华文中小学服务，实践陈嘉庚精神。

1951年《巴恩巫文教育报告书》建议以英巫文的国

民学校取代华印方言学校。叶省三校长，也就是叶鸿恩先生，代表北吡叻华校教师公会，响应林连玉先生的号召，在吉隆坡福建会馆参与华校的“救亡运动”，促成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的成立，同时配合全马华团以及1954年成立的“董总”，反对《巴恩报告书》、《1952年教育法令》与《1954年教育白皮书》，以及展开“1956年全国华团争取土生公民权以及列华巫英印语文为官方语文”的运动。

之后，叶省三校长潜心于“福音”，改行从商，从事建筑业，改名“鸿恩”，除致力于教会之外，亦不忘地缘性、血缘性与业缘性的组织，以教育等业进入华文中小学董事会，而后进入董联会以至董总作为主席，领导董总与教总合作无间，学优则教则商，又商而优则致力双教（教会与华教），终身不渝。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因此“三省”成为曾姓人士的“堂号”，叶先生之“省三”盖有深意存焉。五六十年代的华教界有饶恕与容忍两校长。前者长南开，后者长精武男校。吉隆坡有黄杜残先生与新加坡的黄望青先生异曲同工，互相辉映。黄望青即黄耶鲁（Yellow Wong）。

话说1967年，“阻吓你”（佐哈里）教育部长宣布从1968年起，没有政府文凭SC, FMC, HSC, MCE的中学生都不准出国，华文中学生也不例外。报人黄尧源先生“为什么不自己办一所大学，何必去求他？”一言惊醒梦中人，笔者即通过高师职总代表议决要求教总联合董总筹建一所华文大学，以解决华文高中毕业生升学的问题。

这决议得到教总代表大会的接纳，立刻化成平地一声雷，各方响应，董总紧接着打铁趁热，在1968年春召开

全国华团代表大会，通过成立“独立大学有限公司筹委会”主席就是董总主席叶鸿恩先生。他的名言是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完成独立大学的宏愿。

经过1968年底雪隆各校友会联合演出为独大筹款，之后继之以义卖、义捐的形式如火如荼地捐献，到“铁树开花”更是火上加油。

不幸的“五一三”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国会停止，由全国行动理事会统治，独立大学有限公司不可进行筹款，即使接受自动捐款也犯法。这段时间，风声鹤唳，作为独立大学有限公司主席的叶鸿恩先生自不能倖免。

在修改宪法，恢复国会之后，叶先生卸下雪华董联会主席之职，包括董总主席在内，由杨诚财先生取代之。

虽然淡出，叶先生一如既往继续参与独立大学有限公司之会务，独立大学有限公司以地主的资格与董总教总联合组成董教总教育中心。首先建成董教总独立大学加影独中行政楼，进而完成教学大楼和饮水思源楼，几经波折，新纪元学院终于矗立在加影华侨岗上。近年来，叶先生力疾从公，扶杖而行，还是不离不弃，实践了“愚公移山”的精神。从独立大学到新纪元学院，他无役不与，鞠躬尽瘁，实为典范。“惠安精神”当之无愧。

· 附记 ·

刘慕虞老师、沈慕羽校长与刘英舜院长的名字各有千秋。

“沙丁鱼”为“沙丁余”之谐音：

“沙”是指坤成女中的沙渊如校长。

“丁”是指州立小学的丁品松校长

“余”是指尊孔中学的余思庆校长。

“沙丁鱼”不是沙渊如之谑名。

培才林参天校长与培风六校杨柳青董事长；芙蓉中华中学柳希春校长与，瓜丁中华维新学校常向梅校长的姓名也都相映成趣。

从康庄（大道）校长想到林连玉先生的笔名康如也，“空空如也”。再看薛丹枫校长与薛残白报人，“薛”与“雪同音，又是各有取向。

这是因省三而带出的掌故。



时代的气息，历史的烙印

——黄明治情牵松花江

读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日本明治维新和伊藤博文是分不开的，但，关键性的人物却是明治天皇。明治天皇励治图治，授权留英归来的伊藤博文，维新日本，富国强兵，称雄东亚，傲视全球。

反观大清帝国，虽然也派遣留学生赴英，与伊藤博文同学，名居榜首的严复，回到北京，洋状元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奉旨到福建马尾造船厂去督工。这与第二名的洋榜眼伊藤博文的际遇如天壤。严复最后是以翻译《天演论》和《原富》等西洋名著，引进西学而传世。

这同人不同命的故事不是本文的重点，重点在于主人翁黄公明治与明治天皇、明治维新有关。根据明治先生自述：祖父参阅日本历史，因此，六岁时为我命名明治。皆因上几代人丁稀薄，单丁相传，所以希望我开枝散叶，兴旺强盛。（见《念情岁月》页20）

果也，明治先生事业有成，子孙满堂，无负其先祖父之厚望。更重要的是一本其先祖的济世为怀，热心公益，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人溺己溺，推衣解食，不落人后。

明治先生服膺其乡先辈“族魂”林连玉坚持母语教育的基本人权的精神，身体力行，无惧无悔，历久弥坚。

“九一八”，东北沦陷，“七七芦沟桥事变”，中国八年抗战。日本蝗军在神州大地，采取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姦淫掳掠无所不用其极，1941年底，日寇南侵，同样大肆杀戮，形成人间地狱。明治先生劫后余生，气发愤于胸臆，每每引吭高歌，金戈铁马，听者动容。

他那高大的身影，雄浑的歌声，把《松花江上》的大时代气息表露无遗，他那“九一八、九一八”的呼号，曾经使得在台湾旅游车上的导游（东北老兵老乡）激动得号啕大哭，全体凄怆，真情牵动真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歌声响起，就是黄明治先生的一绝，情牵松花江，数十年如一日，即使面对白山黑水之子张汉卿少帅，亦不遑多让，可谓情深似海。

稿于2008年九一八黄先生上海为来同碰杯之日。

何不考虑马来亚南洋大学

1967年·那边厢是政府限制没持政府文凭的学生出国深造，这边厢则是以董教总为首的文教团体奔走呼号，一筹莫展。

当时的马来亚通报编辑已故黄尧源先生见我也手持“呼吁文告”来报馆要求刊登，惶惶然而可怜兮兮，他说：“为什么不自己办一所华文大学。何必天天哀求？”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这便是“独大运动”’的触发。

自从韩素音教授在加拿大全球南洋大学校友嘉年华会上提议“复办南洋大学”之后，南大校友无不以此为鹄的，要求新加坡政府接纳此意愿。但是新加坡政府却以英文的南洋理工大学回应，并且立法将当年的南洋大学学生名册，自新加坡国立大学“迁”向南洋理工大学。

当南洋大学一再受到“报告书”的冲击时，陈六使先生已经意识到事态严重，他对林连玉先生说：“我要放手，也在10届毕业生之后，难道10届毕业生，几千名之中没有一个可以继承南大的……？”（大意如此）

如所周知，当年陈六使先生登高一呼，并即席献捐500万元作为基金，福建会馆也通过献出位于裕廊的500亩土地作为校址。这一壮举，立刻得到新马地区华社的万山响应，几经波折·云南园的南洋大学矗立了。

目前，南洋大学校友会近千名会友在加拿大举行第7届嘉年华会时，似知要在新加坡复办以华语华文为行政语文及教学语文的南洋大学已是有心无力之时，惟有希望南洋理工大学维持“南大精神”了。

丹斯里林源德说南大精神概括为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力争上游、饮水思源、重视感情、崇尚道德、爱国爱民和回馈社会等8重点。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詹道存说将竭尽所能，维护南大精神。但，以争取民族母语教育平等和发展民族母语母文教育到最高境界的南洋大学的精神实质，由谁继承？

既然倾全力来筹募“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与“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相信不至于少过陈六使当年的500万元，何不考虑兴办“马来亚南洋大学”？

2000-06-24，《南洋商报》

何谓“南大精神”？

第7届南大校友会联席会议在加拿大召开，针对“南大精神”的定义与精髓，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其中广获众人认同的是一位南大校友陈孟皋曾在报章上发表的文章所提的8点：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力争上游、饮水思源、重视感情、崇尚道德、爱国爱民和回馈社会。

南洋大学是在殖民地政府压制中华语文教育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陈六使先生登高一呼并以献捐500万元为号召，福建会馆也献出裕廊区500英亩地作为校址。新马地区的华社由此而万人响应，热心华教人士与团体纷纷献捐，三轮车夫义踏、舞女义舞，剧团义演、华校教师献一日薪等义举，风起云涌，整个南洋（东南亚地区）的华社都纷纷解囊，促其实现。南洋大学由此而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统精神，包括了上述的8点。

国际人权宣言里写道：母语教育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母语教育应该发展到最高阶段；母语教育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教育，也是全人格的教育等。

南洋大学正是秉承这种权利与民族精神，前仆后继、不屈不挠、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力争上游地勇往直前，实现中文的南洋大学。

当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南洋大学还是面对殖

民地主义以及种族主义者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因此而有“南洋难养”、“南大难大”之“谐音”。

“唯其难养，就要悉心哺育；唯其难大，就更要养大他”，这是南大校友刘锡通律师对“商大特有的精神”的见解，也就是南大精神的特色，举世无双。前仆后继、不屈不挠、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及力争上游地勇往直前，都是对“南洋难养”和“南大难大”的回应。

南洋大学的英年早逝，是雷霆万钧的政治压力所带来的结果。历史不以成败定英雄，南大的精神永存。

“南大精神将由南洋理工大学继承”。这使人联想到中国，语言文学大师赵元任的孙子在美国只有3句普通话应对中国人，第4句就是英文了，如何去维护中国语言文学的“精神实质”？

2000-06-27, 《星洲日报》

谢太宝承传了“南大精神”

文天祥的《正气歌》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南洋大学“英年早逝”、“浩气长存”，人们依然爱说“南大精神”、“永垂不朽”。所谓“南大精神”，不仅是时代性而已，实际上·那是5千年中华文化所凝聚而具体化的南洋大学·时穷节乃见，还留下个“南大精神”，万人景仰。

有南大校友列举了“南大精神”为“南八点”。我在《何不考虑马来亚南洋大学》一文中说：“但，以争取民族母语教育平等和发展民族母语母文教育到最高境界的南洋大学的精神实质由谁继承？”因为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詹道存已经照单全收·说南洋理工大学将竭尽所能，维护“南八点”的“南大精神”了。我相信不但南大及南理大的校友都能或已经体现了“南八点”·所有人类都会达成而无疑。因为这是“泛道德”，何必大学校友呢？

南洋大学是在“反帝反殖”要求独立自主民族平等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追求自由平等的民主精神，追求科学的真善美精神，前仆后继，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才是南大“特立独行”的精神。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回忆录》“华校生的世界”里有这样的记载：

“华校生跟出版《华惹》的英校生截然不同。他们生气勃勃，善于筹款。我代表他们找布里特时，告诉布里特他们能动员中华总商会的商人出钱。布里特建议收费3万元。我转告学生，他们眼睛眨也没眨，布里特是在10月7日飞来新加坡，处理5天后开审的上诉案。早在这之前，他们便把钱送到我家来。看来他们对前往黎觉与王律师馆感到不自在，因为律师馆的主要合伙人是英国人。”

更重要的是底下这段：

“整个过程给布里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12年后出版的自传里，他还记得，当时有5千名学生整整齐齐地坐在会场里，人人手上都有一盒蛋糕、包点、花生和香蕉，过后花生壳和香蕉皮都放回纸盒里，由招待员拿走。这样，在学生们离开会场坐巴士回家时，场内依然干干净净。这显示出卓越的组织和后勤能力。这一切都是按照15岁左右的男孩和女孩通过扬声器发出的简单利落的命令进行的。这样的表现，任何军队的参谋看了都会高兴，我和布里特一样，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我参加这类会议的第一次。后来还参加了好多次，我从没见过英校生也有这样的表现。英文学府里是没有的”李光耀在回忆中一再提到。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英化新加坡”的理由。当然，李光耀及他的同僚也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雷霆万钧之势，铁腕政策，震慑了新加坡人，塑造成今日的新加坡。在踌躇志满的今天，还是“有憾焉”，因为还有个“不屈的谢太宝”（亚洲的曼德拉）！谢太宝承传了不屈不挠的“南大精神”“不成功则成仁”的精神，必然会说“复办南洋大学”！

2000-7-27，《星洲日报》

《回忆云南国》读后

“长风万里，大业千秋”，“南大万岁、万岁、万万岁”……也许“不遭天妒是庸才”吧，南大难大，南大终于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下，“无疾而终”、“英年早逝”了，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异数”。

几年前，董教总独中工委考试局李执行秘书华联兄到新加坡公干，顺道拜访他的母校南洋大学。“君从故乡来，当知故乡事”，因之询问。华联兄黯然向我低颂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而慢声声！

去年，南大校友会会长傅孙中兄送我一本《南洋大学史料汇编》，读了《南园一梦25年》：

“说什么都是枉然的
如果冬已来临
风奔雪飞，自然的
你必枯萎，凋零
但是种子已随风播散，我的爱
你就睡一季黑甜甜的长冬吧
雪溶之后，大雁掠空而过，再撑开软软的泥土，探出你的头来”。

好个“说什么都是枉然的”，多么的无奈，等待那“雪溶之后”，又是何等的难堪……！不期然忆起祝英台“祷墓、化蝶。”的一幕。

“梁兄！（唱）一见坟台魂魄消，我呼天抢地哭嚎啕，楼台一别成千古，人世无缘难到老。梁兄啊，实指望天从人愿成佳偶，谁知晓喜鹊未叫乌鸦叫；实指望笙箫管笛来迎娶，谁知晓未到银河就断鹊桥；实指望大红花轿到你家，谁知晓我白衣素服来祭弔。梁兄啊！不能同生求同死……，（合唱）彩虹万里百花开，花间蝴蝶成双对，千年万代不分开，梁山伯与祝英台。”

我又记得林连玉先生在陈六使先生被褫夺公民权而离开南大理事会之时对我所讲的一段话：陈六使说过，“他们（指政府）要我放手，……我至少要干十年，十年就有几千个南大毕业生，几千个毕业生而没有一个有作为的，那我也认命了……！”从开办南大到今天也差不多十年了，看来，他（指陈氏）也只有等了！

1963年9月22日新加坡政府褫夺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1972年9月11日陈六使先生“寿终正寝”。又一个十年，陈先生所等到的是越来越英化的南洋大学……！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乾”，从1953年到1972年，陈先生真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吗？我无言。

本月初，也就是1992年的新年伊始，马六甲南大校友会秘书许万忠先生将他所著的《回忆南园》相赠，读他心潮起伏的四十篇，我的心潮也跟着起伏，尤其是“重游云南园”那一篇，“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却又娓娓道来，好像与他无关，“山山无秀色，树树不相思”，“南国非复旧池塘”，没有一句不是泣血之作，每读一次，我都要掩卷太息……！

南大已矣，但愿她化作春泥更护花！

（1992年1月18日）

丹斯里佐哈励和独立大学

巫统元老丹斯里佐哈励心脏病猝发逝世，享年83岁，将国葬于国家回教堂的英雄陵，可见地位非凡。

关于丹斯里佐哈励历任教育部时的“糗事”，笔者在拙著《我们的这一条船》171页以及张木钦先生的《民族先锋之歌》页23中都都有详谈，兹不赘述。

在他“入土为安”也“盖棺定论”的时刻，“死者为尊”，应该悼念一声“丹斯里，您走好！”也特别要悼念他，因为他而触发了“独立大学”，虽然他曾说过“大学多会有麻烦”而要华社打消创办大学的念头，不过“火头点起”，巫统基层不甘落后，而促请政府建立国民大学（国语大学），以回应华社建立华文大学的要求。独立大学虽然被判“死刑”，却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促使国内学院升格为理科大学、农业大学、工艺大学与国民大学，非丹斯里始料之所及。丹斯里启动华文高等教育的机器，功不可没。

坤成老太婆你走好！

全马甚至全球知名的吉隆坡坤成女中成立于1008年，2008年正是她的百年大庆，正当全体师生广大校友以及社会人士欢欣鼓舞要为百岁老人坤成女中祝寿前夕，竟突然传出有如“坤成老太婆你走好！”的“送终声”。2007年，坤成女中就进入历史，等不到“百年归寿”，也不能叫“寿终正寝”，2008年就等不到，真是情何以堪！

坤成女中董事会决定从2008年起兼收男生，男女同校，坤成女中就大江东去矣。

到时候，华文女中则仅存槟华女中和吡叻女中了。

前身是英文女中的康文女校，例如在麻坡、在吉隆坡的咖啡山和卑律的康文女中，还能独领风骚，全世界的女校依然存在，不是有点弔诡吗？

历史只有一次，坤成女中的四合院式建筑是全马仅有的，也是中国北京以外的活生生“化石”。千万不要应了那句老话“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旦败之而有余”！

游欧州的人都说欧洲大陆富有古风，他们没有摧毁历史，他们重视历史，保存古迹，旧瓶新酒；游欧的人都觉得走进历史隧道，又回到现实中，意味深长。

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国会大厦所在地，但，中央政府的行政中心已经转移到布城，新旧并存，相得益彰。

坤成学城以大专院校的格局去发展建立坤成学院以至
坤成大学为鹄的，则善莫大焉？

06-10-10

陆庭谕

林連玉黃潤岳陸庭諭三人合影

華教受摧殘危如風中燭群起挽狂瀾教總秉大纛
登高奮一呼聲勢撼山岳就中數三人林黃並一陸
後先相繼承鬥爭乃持續勇氣冠群英臨難不退縮
攝取像一幀首識真面目所志未成功踵武期後當

七四叟 林連玉題 1974十一月卅日

原文

林连玉黄润岳陆庭谕三人合影

华教受摧残危如风中烛群起挽狂澜教总秉大纛
登高奋一呼声势撼山岳就中数三人林黄并一陆
后先相继承斗争乃持续勇气冠群英临难不退缩
摄取像一帧首识真面目所志未成功踵武期后当

七四叟 林连玉题1974十一月卅日

(照片刊于第95页)

2007年坤成女中走进历史

坤成女中董事会17人赞成，4人反对，1人弃权维持改制原议，也就是说坤成女中于2007年走进历史，2008年男女同校已成定局，除非赞助人大会否决它。

坤成女中，真的只能活99年，多一年都活不下去吗？生死同年，是天命还是人为？

坤成女中到2008年一百大庆子孙满堂，阖族同欢，董事会也有荣焉。

即使要是非功过从头说，甚至是坤成女中一无是处，也可以“缓刑”吧？

我不知道现任坤成女中的男董事有多少位出身自坤成幼儿园与坤成女小？我只知道作为坤成女中的董事会狠下“大义灭亲”之手了，我为坤成女中悲。

06-10-20

坤成女中应庆100周年

再年树人的坤成女中培育出一批又一批头顶半边天的企业人才，职业与专业的女性，以及良妻良母，例如博士群的拉曼大学校长黄丽绥博士、医学界的宋庆敏医生、妇运界及广播界的黄兼博女士，政界的拿汀巴都卡周美芬政务次长都是其中佼佼者。

正在子孙满堂的坤成女中老寿星，也正在期望2008年的百年大庆。

同样在2008年欢庆百年的怡保育才中学，目前已在密锣紧鼓全面筹备到时盛大祝寿开创另一个百年。

作为创办而百年来赞助坤成女中的隆雪华社，在今年全年庆祝尊孔中小学百年大庆的当儿，必然希望化干戈为玉帛，先庆百年，总结百年，然后从长计议，以安老寿星之心。坤成女中究竟是华社的公物也。

06-11-14

回应侯亨能博士及其他

芙蓉侯亨能博士以《坤成女中的未来》为题，洋洋洒洒地发表了鸿文。

“追求男女平等，更应男女合校才对呀”。这就是侯亨能博士所谓坤成女中的未来，也就是男女合校，也就是目前董事会与校方所决定的2008年招收男生，男女同校，说是命名为“坤成中学”，不再是“坤成女中”了。

这也就是说“坤成女中”到2007年“百年归寿”了，“未来如此”。

退一万步来说，坤成女中走了99年，一路走来，真的无一无是处吗？没有功也有劳，为什么就不能庆了一百年再说，讲句难听的话，是“大义灭亲”吗？真的应了“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旦败之而有余”！

近日来，沸沸扬扬的“百年校庆”的报道近的如尊孔到育才，远的如中国同济大学和暨南大学，都以“百年”为荣，还要开创另一个百年，偏偏坤成女中在百年前夕走进历史！全世界女子教育学校还存在吧。

06-11-21，《东方日报·读者来函》

女校教育不可取代

坤成女中据说因为争辩影响筹款而暂时不讨论收男生。

这是暂时搁置而非策划坤成女中开创另一个百年光辉的大事业，连冻结都不是，坤成女中这百年的千秋大业，是华社的公产，决不是董事会的私产，决不是董事会可以说了算，历史自评断的。

坤成女中董事会那种势在必行的态度就是坤成女中98年来一无是处，非改不可。

然而在今年11月4日的坤成女中高初中毕业典礼上，董教员们都笑逐颜开，丝毫不似糟粕或废物，事实说明那是头顶半边天的女性。

然后在11月7日和12月8日，坤成女中对外宣布招生不受影响，甚至有人说是由于2008年将收男生才把女儿送来坤中，实质上送进坤成女中者应是沉默大多数。

到今天为止，女子学校教育都扮演着积极和不可取代的角色，坤成女中正出炉的初中评估试暨独中统考成绩丝毫没有逊色，事实胜于雄辩，坤成女中必然会欣欣向荣的。

2007-01-01，《东方日报》

在新纪元学院接领捐款的讲话

谢晋益、李清文和钱锦发三位是蕉赖十一条石的“三剑客”，是吃了“狼子心，豹子胆”的“三剑客”。

李清文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反对育华中学改制时，带动了一班热血青年。他们到今天还是民族教育的捍卫者和建设者。

钱锦发到今天还继续担任蕉赖十一里华文小学的董事长。

他们三位和大家今天在新纪元学院都有一个很大的感受，那就是我们的民族母语教育事业有了堡垒，努力和心血没有白费，华社的精神凝聚成巍峨的建筑，矗立在加影的华侨山岗上。这跟以吕兴为首的育华校友会和全加影的社团所作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否则，这块土地就被征用，化为乌有了。“饮水思源”大楼的命名是含有丰富感情和充满血泪的历史意义的。

1968年，独大运动风起云涌。谢晋益突破以“铁树开花”出名的敦陈修信、敦梁宇皋、敦丹斯里拿督奥玛翁毓麟、丹斯里许启谟、丹斯里达希T.H.TAN（陈东海）、丹斯里李三春和丹斯里李孝友等头头反独大集团的禁忌，以蕉赖十一里马华公会的名义为独大筹款，正义之声响彻云霄，谢晋益声名大噪。

今天，大家来到董教总教育中心，对着独大独中加影行政楼，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的长城里，在一片“万元华教树”的松柏长青的环境中，应该都有自豪的成就感，也感慨万千，万千感慨。

谢晋益今天在独立大学有限公司的土地上，移交以他父母为名的大学贷学金给新纪元学院，另外也捐献伍仟元给林连玉基金，意义深长，因为他是独立大学的献砖人，也是缔造者之一，抚今追昔，不胜沧桑。这样的历史见证人，和各位一样，是难能可贵的。

我代表林连玉基金接领谢晋益贤伉俪的捐献，前尘往事，以“白头宫女”的心情，自勉之余，也希望后来者，尤其是莘莘学子能够“饮水思源”，继往开来，达致两线制的政府轮替制，也达致各民族的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的“Malaysia Boleh”！谢谢！

08-04-08

180所小学中， 华小淡小有几所？

在“土著”与“非土著”的“框架”下的第九个大马计划是一个庞大的经济蛋糕。在教育领域上，“首选学校”与“非首选学校”的分配下，政府没有表明，将兴建的180所小学，有多少所属于国小、华小及淡米尔小学？

马华内阁部长拿督斯里黄家定只告诉华社说，“半津华小拨款倍增”，似乎是5千万吧？迁校或增建呢，要低调处理，以免“敏感”。

拿督斯里黄家定再说，教育部长积极处理师资问题。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韩春锦说，教育部并没有指示缩班，也没有说不准聘临教。

可是，我们的华小就受到“指示”缩班啦，韩副部长白纸黑字的指令不来，华小听谁的？“非土著的非首选学校的华校”几十年的困境何时解？看情况还是继续进行自力更生的对策。华社之根在华校，唯有自强不息了。

06-04-05

国小46亿，华小1.7亿

马华公会是国阵成员党，有多位内阁部长的政府党，大选当前，却比巫统上下忙得多，那就是送钱忙，因为在第九大马计划内的拨款，国小得款46亿，华小只有1.7亿，真教马华部长难以交待，只好“满天飞”以示汗马功劳。

更妙的是马华呼吁政府这样那样，等于政府呼吁政府，也是马来西亚政坛的特色。纳税人拿自己应得的钱，还要“感谢”政府。

马华执政几十年，华小问题一箩箩，马华的教育部副部长“手足无措”，但马华的内阁部长每个星期都出席内阁会议，也不知是否麻木了。

这两天，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黄家定部长说，沙登、双溪龙和加影急需华小，马华将列之为重点区，要向政府要求增建华小。

因为在野党的签名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执政党只有这样因应塞责，大古来增建华小拖延18年才建成，希望这三区的马华要求不要重蹈覆辙。

过两天，马青团将向最高当局“反映”，小子动了，老子呢？这是活生生的“反映”。

翁诗杰对希山慕丁

独立将近50年，同属马来西亚公民的母语教育的华文教育的华文小学却师资不足、拨款不足，华人密集区没有增建华小，即使迁校也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甚至英化数理科志在英化华小，这都是华社心头之痛。

华小一校难求之际，连维修也货不对办，真是情何以堪？

教育部长拿督斯里希山慕丁没有设身处地理解华社的感受，而炮轰高教部副部长拿督翁诗杰，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空手传冰块，一手传一手，最后冰块溶解完了，水喉漏水，最后是滴水不见“官方机密”一来，连拨款也是黑箱作业”，要揭密实在难如登天，蒙光亮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希望真的“不再困难无路”（坤兰乌鲁的谐音）。翁诗杰说绝不退缩，和敦马哈迪医生的“绝不闭嘴”相得益彰也异曲同工。

06-09-13

翁诗杰有难啦

内阁判定不应公开批评其他部门，慕斯达法代诗杰道歉，这就是说以下犯上，越级言事，翁诗杰有难啦。

华社看到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样的急转急下，官官相卫，承包商列入黑名单也就天下太平矣。

从野新区国会议员在国会爆料，到豪华车拍卖事件，都可以“封口”了事，公众舆论，尤其是华文报章，更是可以不恤民意了。

“查无实据”是千古以来的官样文章，但当纸包不住火之时，演变成“焦头烂额为上客”对“曲突徙薪无恩泽”甚至是“道路以目”最后再来一句“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已经于事无补了。

所以说“闻过则喜”广开言路“才是治国之道。

06-09-14

两部长视察公孺和爱华小学

公孺华小和爱华华小的拨款货不对办，在拿督斯里三美威鲁与拿督斯里黄家定两部长剑及履及亲临现场，证明公款被“乾捞”是一点不假的，也还拿督翁诗杰与举报者一个清白，政府的绩效得到彰显，希有后效。

此次事件，希望反贪污局打蛇随棍上，更要顺藤摸瓜，作出详尽调查报告，让如此胆大妄为的事件就此了结，不免启人疑窦。

如有真凭实据，当事人必须公开检举，让不法事件得以到零程度，也尽了公民监督政府施政的责任。

为了彰显政府反贪污的决心，设立独立的廉政公署向国会负责的措施是当务之急，所谓责有专司，也避免部门首长疏于防范或者包庇徇情等等弊端，香港的廉政公署的确可以借镜。

06-09-19

曲终人不散

华小紧急拨款货不对办，惊动内阁，朝野力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部长们不得不纾尊降贵，人到现场，终于曲终人不散，

人不散者，舆论继续等待部长的调查报告是也。其次是华社对华文小学、中学与华文学院自力更生求存发展，天天筹款，十万百万千万，百多年来，数以亿万，政府却不愿待以公平合理，不平则鸣，这就是说，华社还会继续大声疾呼，不达目的绝不终止。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国家一等大事，政府的鸵鸟政策欲盖弥彰，从凯利的发难到槟城首长的轮值，民政和马华选区被挑起争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杀一儆百，想转移视线，非土著也是眼睛雪亮的，绝不自我边缘化，不分阶层都以建设对付破坏，发挥同舟共济的大无畏精神，希望当政者不分土著非土著，一视同仁，才能达致国泰民安。

06-09-20

宁鸣而死，不默而存

从民生到治安，人民已经感到“风声鹤唳”；所谓拨款到华小被“骑劫”，应该是制度使然，因为孙中山先生曾用“空手传冰”，一大块冰一手传一手，最后“没啦”作例子说明一项制度；另一种则是董总前任主席郭全强先生所说“水喉漏水”所致，所以公款支付没有透明化，就如此这般没完没了。反贪污局为什么其效不彰，也是有待政府自救了。

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创造了马来西亚政治史的先例，在他主政期强权的统治已经史无前例，目前他已退休，不在其位还言其政。虽然在古邦巴素的代表大会上落选，但他却扬言要他“闭嘴”，除非被关进监牢。这种屡败屡战，越战越勇的精神，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已宁鸣而死，不默而存，值得国人的仿效。当然，这种国事之争，不是私人恩怨，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设立皇家调查委员会公开听证，以求水落石出。

06-09-12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马华公会代表大会落幕，虽有华文教育发展项目的议决案，但，对动摇华小根基的英化数理科，将使华小变质的课题却只字不提，可谓麻木不仁之极。

根据拿督韩春锦副部长的说法，小四学生在以纯英文出题的数理测验中成绩不理想，只有30%过关。他认为是华小用华文学习的影响。言下之意，如果华小全部英化数理科，不是2-4-3方案，成绩一定改观。

其实，用非母语母文教导数理科，是违背教育原理的政治干预，是事倍功半的。

韩副部长说，这项测试是测验全国各源流学校小四生用英语学习数理的掌握程度。

他说，他没有拿到各源流学校学生的数理成绩报告，只是从报章上获知华小的成绩，因此，他无法比较。

希望韩副部长尽速获取各源流学校小四生的纯英文测试数理科的评估报告，因为国小和淡小是100%英文数理科，用非母语教数理的成绩值得研究。

华社也希望韩副部长公布华文小四生用华文出题测试的成绩报告，以作比较，更要和以前不是英化数理科时代的成绩作比较。

韩副部长也告诉报章，2008年之后，华小数理科的出题语文到目前尚无定案。他也说，英化数理科是政府的决策，马华所同意的政策，到目前没有提到检讨。

韩副部长也是马华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说法可以代表马华高层的态度，大家只好静观其变。

居安不思危，没有忧患意识是不行的，何况已经危机四伏了呢！

英化数理科的课题越早检讨，越早恢复以母语母文教学，对教育越有利。马华公会代表大会虽然对英化数理科没有是非，马华有四位部长，每个礼拜都有内阁会议，对“马华公会与华小共存亡”的危机，还能沉默是金吗？”记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06-08-28

政府建两所华小无需华社出钱

教育部长宣布政府建两所华小，无需华社出钱，说明不增建华小非政策。马华总会长则说将继续建议华人区建华小。据华文报反映一说惊喜连连，连表谢意，一说杯水车薪，希望是好的开端，对马华有新希望。

根据教育部资料，华小人数增，校数少：

1970年	国小	4277所	1,046,513人
2005年	国小	5755所	2,349,008人
增加		1478所	1,302,495人
1970年	华小	1346所	439,681人
2005年	华小	1286所	622,820人
减少		59所	增加 214,686人

可见数字告诉国人，同属公民却待遇不同，更进一步，国小都是公款支付，马来社群不必出钱，理所当然。

可是华小呢却要自费除了刚宣布的两所之外，还有那些？政府怎能告诉华社已经公平了？华基政党不说自我矮化，自我边缘化。

06-09-28

政府不边缘化更不曾关闭华小

教育部副部长拿督诺奥马昨日在国会下议院答覆提问时说：“政府不曾边缘化华小和淡小，而且到今天为止，政府也不曾关闭任何一所国民型小学”，但并没有具体说明政府在第九大马计划下，建议增建的180所小学当中，有多少所是华小。历史事实显示，独立将近50年，华小确是一校难求，华小非“首选”则是“铁一般的事实”。

拿督诺奥马再说，少过5名学生的华小有10所，另2所的学生只有2人而已。假如这是事实的话，也难逃巴生河流域，蒲种地区无数华裔学生望华小校门兴叹的“梦魇”。

至于教育部长拿督斯里希山慕丁训示教育局官员办事不可有官僚作风，任何通过媒体发表的宣布，已属正式生效，不能以未接到通函作为藉口。这是可喜的训示，华教工作者必须努力跟进，据“报”力争。

06-04-15

大古来华小建了十八年

古来三校的搬迁是1999年批准，却从第八大马计划延至第九大马计划，由教育部长日前亲口证实要落实了。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古来华小是花了一十八年才建好，希望古来二校不好重蹈覆辙，办法就是古来二校董家教要努力跟进。

根据韩副教育部长透露，古来二校和敦陈修信华小如果一切顺利，预料两所华小会在3年内建竣。

教育部长说这一迁一新的经费都是政府支付，不必由华社出钱，希望这成为政策制度化的对待华社，因为国小五六千所都是公款支付，马来社会从来不必伤脑筋，华社希望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也是天经地义，天公地道的。

最后一句话是且等这两校落成开课后，有关人士才来争功还不迟。

06-09-29

华社失望50年

教育部副部长拿督诺奥玛说教育部不会在第九大马计划下增建任何华小和淡小。直接了当的答案，让华社对国阵政府“失望50年”。

教育政策是从“最后目标”推到“现行目标”，从“行政指施”一步一步推进，严重时刻则所谓“协商”以至“协伤”，政府进三步退两步，还是进一步，绝不是“双赢”。

更严重的是英化数理科的政策，2008年转眼就到，到时是什么语文出题考试呢？因为国小和淡小彻底英化，当然是英文出题啦，又因为要全体评估，华小也用的是英文课本，就如最近的华小英文出题评估试，结论是三分一过关，必然会“自然演化”而以英化为目标，双语教学幌子而已，别认为改制华文中学，只剩一科华文，还可自称“华文中学”咗！

06-09-21

敦化华小友族学生占六成

4月30日的《星洲日报·大都会》A版大字标题是“峇玲龙敦化华小前路崎岖”，尤其是大红字体的“前路崎岖”，更是“惊心动魄”。

在大字标题上的一行小字“友族生占六成，华裔人口锐减”说出了许多地区微型华小的成因。

对于峇玲龙敦化华小友族生占六成，我要向敦化华小的董家教祝贺他们坚持办华校的成功。一是保住华校，二是让友族接受华文教育，宏扬中华文化到友族家庭（类似当年英校让各族子女受英文教育，塑造英语家庭，形成英文社会），让他们搭上中文崛起的列车，也在马来西亚加强华巫的文化交流，实在功不可没。

必须强调的是，当年英校都不是给“红毛仔和红毛女读的”，连教师也不是红毛先生，但它就是英校，所以敦化华小，即使一百巴仙是友族学生，其教学及行政语文还是中文，那它就是华校，董家教可以自豪，请看看当年的MBS、MGS和Convent等等英校吧。

我不止一次地强调微型华小如果有可能有条件的话，尽量多收友族学生，即使一百巴仙是友族学生也无所谓，因为我们办的是华校。

我们的老师，都是三语兼修的老师，对友族学生都能沟通而达致教学的目的，比当年英校教师只有ABC，强得

多了。

这并不是反母语教育的“主张”，而是顺应“非母语教育”的“历史”，也是中文日益重要，宏扬中华文化到友族的方案，这比国小的“华文班”有效得多。

华文学校是华裔子弟的母语母文教育机构，也是基本人权，在华裔公民密集的地区增建华小是当务之急，而且是应一视同仁的，不能以“非主流”，“半津贴学校”来对待。不能把华人要求得到公平待遇看成“贪得无厌”。

06-04-30



7岁孩子就贴上标签是残忍的

为了评估及提升华小一年级学生对于马来文的掌握，教育部指示全国各华小于本月起对华小一年级学生进行马来文评估测验（KIA2M）。

教育部将根据学生的测验成绩，以拟订应对方案，包括测验达不到标准者，校方必须为他们提供补习；那些成绩劣等的，甚至须被安排接受心理医生的检查，以确定是否患上学习障碍。

这也就是说，能力差的学生必须接受3个月的特别课程训练，再不行，还要延长多3个月。

国小除了用12节马来文课的时间来进行，同时也可利用3节体育课，2节音乐课及2节图工课来进行。

华小也如法炮制，除了5节马来文课，也可利用3节体育课，2节音乐课及2节图工课来进行3个月又3个月的马来文的训练。

这样的措施，华小生刚进一年级，即使接受华文评估，也不见得全部合乎标准，何况马来文？才7岁的孩子就给他们贴上标签，不但他们沮丧，也包括家长在内。这是何等非教育非理性的残忍措施，难怪华社不能不质疑当局的居心？

尤其严重的是，蚕食华小的数理科之后，又进一步侵蚀体育、音乐及图工课一共7节。以科目来讲，华小已经

变质了五科，只剩华文和道德教育是以母语授课，这还算是华小吗？

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韩春锦也知道事态严重，赶紧在芙蓉向记者表示，“这项计划并没有强制华小或淡米尔小学实行。”

分明是教育部向华小发出指令，并没有交由校长决定，韩副部长的“表示”必须有“白纸黑字”的“指令”来落实，取信于民。

06-04-10



国民型华文中学 校长理事会名不符实

《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指南》出版了，由拿督韩春锦副部长、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郑伯源会长以及编务会总务方成和杨慧吟主编共同推介，各华文日报都图文并茂地加以报道。

“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中学校长理事会”虽然获准注册，但，名实是不相符的。

因为根据《1961年教育法令》华文中学“改制”为“国民型中学”，“国民型中学”就是英文中学。在《1996年教育法令》之中，国民型的名堂也没了，都是马来西亚语文的国民中学了。这也就是说“国民型华文中学”这名堂是“自撰”的，此其一。

至于把“国民型华文中学”简称为“华中”，理由是有一科华文且有华校传统，且校长具有华文资格。但，它也有——科英文，更多科目是马来西亚语文，教学媒介和行政语文都是马来西亚语文，不是也可称为“英中”，或更确切地称为“马中”，实际它已是“国中”。

有一科华文的国中可以简称为“华中”，其后遗症，就是在英化华小数理科，和国小及淡小同样变质为“英小”，照着“国民型华文中学”的前例，因为还有一

科华文的小学，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照称“华小”，学校校牌还是大字标题“XX华文国民型小学”，简称“华小”还会错吗？

我要再问一句，现行的所谓的“国民型华文中学”在教育局里的名堂是什么？这些学校和教育部（局）官员的对话，来往公文是什么样式的？更紧要的校长的官衔是怎么写的？能盖上“XX国民型中学”的官印吗？

这些国中的校长是智慧型的一群，教育部副部长更是智慧中的智者，会有这名不符实的举动呢？

06-03-16



华文中学也是国家中学

马来文小学称为国民小学，马来文中学称为国民中学，马来文大学称为国民大学，都是国立的首选学校。

华文小学称为国民型小学，是非首选学校，叫做半津贴学校，还须自力更生。

华文中学被排除在政府津贴制度之外（1963年开始），被称为“独立中学”，后来干脆称为“私立”中学，有别于官立，但，还是受制于教育法令，并不“独立”。

华族母语母文教育，从学前教育的幼儿园开始就进行兼授中英巫三语教学，华文小学如此，到华文中学，三语并重，也就是中英巫三科的上课时间都是相等的，所以华文中学毕业生无论在升学与就业都有其优越性。

27年前，举办全国独中三语演讲比赛，以文会友，切磋琢磨，提升学习效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几十所中学师生与华教工作者济济一堂，成为盛事以迄今，坚毅不拔，难能可贵。

华文教育和马来文教育，前者是华裔公民的母语教育，后者则是马来民族的母语教育，教学媒介虽不同，但教学内容及上课时间表却是一致的。即使华文中学的教学内容与上课时间表也只有多而不能少。母语教育是不可剥

夺的基本人权，母语教育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教育，更是全人格的教育。

华社坚持自力更生办华文中学，非自愿地要“独立”，而是“不得已的独立”，存在就是力量，有朝一日，终会成为政府津贴中学体制内的中学，获得一视同仁的待遇。

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民权运动，但，时至今日，国际大势所趋，是多元化的，马来西亚终究是马来西亚人的，从精神到物质上，都是多元化的，华教师生必须有此认识与信心。

际此《第27届全国独中三语演讲比赛特刊》出版前夕，聊缀数语，互相勉励云尔。

06-05-16（1956年拉萨报告书通过“最后目标”日）

《国民型中学：缺席华教史》 读后

华社曾经有过“华人教育或华文教育”之争，最后是不了了之。那就是华文中学改不改制的结果。

前两年，国民型中学（其实是国民中学）提出说，他们应该是国民型华文中学，因为是华文中学改制而成的，而且至今还列华文为必修科，所以应“正名”为“华中”。

如果有一科华文就可以叫“华中”，那么也有一科英文，自然也可称为“英中”。事实上，主要教学媒介以及行政语文都是马来西亚语文，不正是“马来西亚语文国中”吗？

如果这样的“华中”可以成立的话，有朝一日，华小变质只剩一科华文，也可照称“华小”不误。这个骨牌效应才是后果堪虞！

最近有位副部长也说：“华文教育只局限于华文学校，那是鸟笼教育，应该扩充到改制华文中学在内。国立大学设有中文系也可看成华文教育的扩大……云云。”这是笔者当时听来的理解。

已不是孤立的第一次，几年前郭氏父子也和作者“笔战”过一次，作者始终认为“一科华文是不能和一所华小相提并论的”。

如果可以这样修正的话，那是非常严重的“否定”。“族魂”林连玉的牺牲不等于“零”了吗？“华教节”也可以收档了。

所谓去古未远，华文中学改制是马华公会大力推销的，历史责任是责无旁贷的，是否能戴罪立功呢？

那就是拨乱反正，将已经改制了的华文中学恢复以华文为行政语文和主要教学媒介的华文中学，那就功德无量。

国中这改制中学能恢复原貌，自然不会“缺席华教史”了。



07-11-28

华校是一块“文化化石”

文化、艺术及文物部副部长拿督黄锦鸿建议把廿四节令鼓和大旗鼓列为国家文物遗产。这是华社所乐闻和希望落实的。

其实，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的华校体系是全世界海外几千万华人硕果仅存的华校体系。从华小到华中到大专教育，是一块“文化活化石”，是海外华人的瑰宝，马来西亚华人可以自豪。

但，在教育政策“最后目标”与“现行目标”之下，再加上“英化数理科”，华校地位岌岌可危。

希望黄副部长明白一本华文不能代表一所华校。华校是华裔公民全人格教育的基本人权，是民族语文文化之根，必须受保护的。

如果黄副部长和韩副部长的教育部门联手策动，再通过高层在内阁里通过，这是我们引颈以待的。

07-12-03

致黄家定部长的公开信

马 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黄家定部长阁下：
您好！

近来您风尘扑扑，到处去向华小与国中雪中送炭，又或以增建、扩建与搬迁三管齐下发展华小，事实有目共睹。

今天报载，白小原校开课，跟过去一样，师生、家长与贵宾挤从窄门进出，好不狼狈，这也包括州行政议员林传盛博士在内。

您将近一年才争取到一所新华小，可见华小一所难求，而友族部长不动声色，美奂美轮的国民中小学遍地开花，真是叫您太沉重。

对于白小原校的苦况，您虽日理万机，也是明察秋毫的，因为您的情报网绝不遗漏。但，要重开华文白小为什么您总不开金口呢？

其实这对“绝不关闭华小”和不增建华小已是同义词。华社心知肚明，让白小原校千万元的建筑物浪费事小，白沙罗新村社区没有华小事大，迁到丽阳镇的白小又已爆满了。让白沙罗新村一带的学生就近上课，不是功德无量吗？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您是行有余力的，下笔神驰，重开白小原校，看今朝。

08-01-04

独缺“白小”

大选“糖果”满天飞，华校再获千万元拨款，但独缺“白小原校”，真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叫华社情何以堪！

即使前些时候的迁校和增建，惯看“两头热，中间冷”的市井小民印象中，还是“有待落实”，因此，反应都是“希望尽早实现”。

作为国家主人翁之一的华社的母语教育学校被边缘化，也就是教育政策没有给华校公平合理的地位，即使大选“糖果”满天飞，没有白纸黑字的“政策”文件来确认华小和国小一样有同等地位。这是民主人权耿耿于怀的国策问题，“糖果”应该贯彻到国策上，才是实事求是。

大选的季候风，本届吹刮得最紧。每一州都有大型的发展计划，从构想到“纸上谈兵”，再到“落实”，就如槟城第二大桥，虽有中国大力承担，还是有如空中楼阁，何况这似乎是大选“承诺”而已。独立50年后的选民都是被熏陶到“蛮有智慧”的一群，投票是“胸有成竹”的。

08-02-13

熊老是被气死的！

不是三人行的三人合影，教育部长在中间意气风发地左拥右揽，拿汀巴杜卡周美芬国会议员笑得灿烂，白小保校主席熊玉生在搂抱中露苦笑。

卸下袈裟的苦行僧不再念弥陀。

只要白小重开！只要白小重开！

然而，眼前脑后尽是胜利者的欢呼，白小呢？

熊玉生心脏病爆发，再也活不下去了！

08-03-12

追悼熊玉生先生

白小保校工委会主席熊玉生先生于2008年3月10日病逝，噩耗传来，社会各界莫不惊愕悲痛。

打从2001年1月2日白小原校被关闭以来，白小保校运动经历了内外的重重冲击和风浪，在逆境中坚忍不拔地经营了2600多个日子。“救救白小，重开原校”既是沉重和坚定的呼声，也是对我国教育政策的检验，尤其折射我国教育制度的偏差。大家不断地追问：国家教育政策是否公平合理地对待各源流学校？社区教育的权利为何没有受到尊重？政治人物的承诺需要多久才能兑现？

熊先生从白小原校被关闭的第一天起，便投入保校运动的行列；2002年开始出任保校工委会主席，多年来足迹遍布全国。跟众人的想法一样，熊先生始终认为由村民出钱出力兴建的学校，一间设备完好的学校，不应该就这样被关闭和长期废置。

八打灵17区白沙罗新村的村民以及跟熊先生相熟的朋友，都亲切地叫他“大声公”，因为他任何时候讲起话来，声音宏亮，气魄十足。他的生活简朴、为人耿直、个性倔强，是个不求功名，只为白小的草根型人物。回想八年前，他根本不知道何谓华教运动；在他的生活圈子，未曾听闻董教总，当然更谈不上认识林连玉、林昇升等等华教前辈。熊先生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有一份真情，而且身体

力行，始终如一。在保校过程中，举凡争取白小重开、说明白小事件的来龙去脉、回答政客的责难、进行家访招收新生、筹募经费、接待外宾、筹办活动等等，他无不全心投入，运筹帷幄。

虽然没有高深的学历，也没有深厚的教育理论，甚至有病在身，但这一切无损于他对华教的执著与实践，而且表现可圈可点，晚节飘香，实质上传承了林连玉精神，名副其实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熊先生所展现的正是“平凡人做不平凡事”的典范。

白小保校运动是马来西亚当代华教奋斗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而熊玉生先生则是这个运动中不可遗漏的名字。“大声公”生前最大心愿就是重开白小。他人生的最后阶段都在为这个事情奔波，经历了希望与失望的起伏，承受众多殷切期盼的压力。但是他的坚持和执著，却赢得了全国的敬重和赞赏。

如今，重开白小的诉求不是一个孤立的运动。白小保校工委会所发挥的团队精神，再加上全国各界的不弃不离，保校运动已经成为我国社会运动的中流砥柱，先后荣获大马人权奖、林连玉精神奖的表扬和肯定。白小保校运动的不懈努力，激励和鼓舞其他团体，如同茫茫大海中的灯塔，让社会各角落奋斗中的人们看到一线曙光，坚定意志，勇往直前。

呜呼，白小未开身先死，常使同仁泪满襟。熊先生无法在有生之年目睹白小重开，恐怕是此生最大的缺憾。此刻，我们固然万般不舍，但是，让我们化悲愤为力量。我们深信白小原校终究会重开，届时将告知熊先生在天之灵，让他在极乐世界也能分享这份喜悦。

言有穷而情不可终，熊先生虽然已经离去，但他还是

活在我们心中。他那高大的身影、宏亮的声音、坦荡的胸怀以及争取重开白小的决心，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我们谨此献上心香一瓣，遥寄祝福与思念。

20/3/2008

陆庭瑜



英化数理科 会否侵蚀马来文地位？

英化小学数理科是否会侵蚀马来文地位，是教育部目前研究的项目。教育部长拿督斯里希山慕丁对英化数理科的政策却不愿下定论，“因为去年的初中评估考试并没有受到英语教数理的影响”。用初中评估考试来“反证”小学用英语教数理“没有影响”，是不实事求是，是不科学的逻辑。

第二届马来文教学大会主席东姑拉沙里在备忘录上写得很清楚，将有50万马来学生受害，华校和淡米尔学校学生亦一样。华文教育界以及整个华人社会都反对这项措施，于是用2-4-3政治方案来“协商”。

华教界也指出，教学媒介一改，行政媒介也必然改变，又由于华小师资荒，英化数理科也必然影响华小师资的“媒介结构”，这就影响体育、图工和唱游音乐科由非华文老师来授课。

这样的“骨牌效应”，考试媒介决定教学媒介，2008年六年级考试，华巫英数理五科考试，数理英化，那只有华文科是华文考试了。影响所及，华小还是华小吗？教育部只从英化数理到中学到大考就可以肯定英文侵蚀马来文的地位，多个“研究报告”也是实事求是的。

禁止“巴刹国语”

新闻部长拿督斯里再努丁宣布，禁止国营电视台播放以华裔或印裔腔调说“巴刹国语”的节目，因为这具有侮辱非马来人成份。

部长所持的理由是言不由衷的，正确地说是反对国语“罗惹”化。

然而部长却贵人善忘，不久之前正式公布要从今年4月份起，将本地制作的中文及淡米尔文电视节目以国语配音，也就是把中文“罗惹”化，如今却反对国语“罗惹”化，双重标准的部长既使政府蒙羞，更是侮辱国民。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努丁部长若不改变初衷，在朝的马华与民政部长一定要在内阁里纠正错误，有反对“罗惹”式点唱节目的光荣历史的马青团不会今非昔比的。在野的反对党也一定要扮演好为民喉舌的角色，民间社团也一定要扮演好为民族喉舌的角色，捍卫民族的灵魂，勿受污染，因为语文是民族的灵魂！

失去历史的悲哀

增江87条道路重新命名，其实是换汤不换药，例如：

蕉赖街、蕉赖没了；

民众路，民众 没了（原来是民众学校路）；

丹戎马林街，丹戎马林没了；

雪兰莪街，雪兰莪没了；

民强路，民强没了；

泗岩沫路，泗岩沫没了；

淡江街，淡江没了。

所谓把英文改成马来西亚文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例如大街（Main Street）改为Jalan Jinjang Utama，历史性的
大街不见了。

我们不能美其名曰发展洪流来淹没历史。古建物，古迹是历史的一部分，失去了历史，是民族与国家的悲哀。

尤其是立国建国争取独立有分的华族，再不把马来西亚的地方志，例如安邦（旧名暗邦）、沙叻秀、新街场、万挠、双文丹等等华族发展史刊印成册，又如全国四百多个华人新村血泪斑斑的史实没有及时编写出来，历史的争执就说不清，历史事实会讲话，地方性的华社包括神庙与学校三机构是责无旁贷的。

08-01-03

通过选票可换政府

敦马哈迪医生说，民主国家不需暴力，可通过选票换政府。

他有资格也有经验证明，登嘉楼以及沙巴的统治权的更换都是通过选票达致的。

不过，民主议会制度如今还未恢复地方议会的选举，敦马哈迪医生时期没有“平反”到如今也不提起。他对“民主国家”的诠释到底是什么？

其次是马来西亚的选区选民数量是不成比例的，例如武吉免登国会选区选民人数有八九万，而布特拉选区才上万选民。如果说一万名选民一名代议士，两万名应有两位代议士，依此类推，则武吉免登也应有八至九名，才是名符其实的人民代议士。如今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在国会才有一票，其实他应该拥有八至九票。马哈迪医生到如今也不理会，为什么？

无论如何，选民选票的确是关键，记得龙应台教授曾对年轻听众说，马来西亚的“野火”是要靠马来西亚人自己放自己烧的。这也就是马来西亚的将来是操在马来西亚人手中的，砂劳越州的大选的结果可以说是明证。

06-08-08

“打进国阵，纠正国阵”

1980年12月25日，林连玉在教总庆祝成立29周年暨庆贺元老八十大寿联欢晚宴上说：“……我的头上是天，我的脚下是地，我林连玉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做人！我不变节投降，我没有垂头丧气，我没有逃避走开！”

“好，谁都知道，我没有罪的。那么，我们古代的圣人教训我们，说：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是炎黄的子孙，我受过五千年优秀文化的熏陶。我不变节，不逃避。现在我不怕自吹自擂，我做到了！我贫贱不能移！我，威武不能屈！……”

对于林先生的“夫子自况”，整个大会堂掌声雷动，久久不绝。对林先生表达了肯定与钦羡！（见教总33年583页）

例如以上的“林连玉语录”都是有源有本，有迹可寻的，只有以下一句：“对付破坏最好的答复就是建设”。

“林连玉通”之一的李亚邀向我追问，这句话的出处在哪里？

我说这是林先生亲口对我说的话，要以“三结合”精神“打进国阵，纠正国阵”。可惜事与愿违，演变成“三打一”的后果。

事后，某政党发表《波德申宣言》。林先生读后对其政要博士道，要取代董教总你们办不到，因为你们没有建设。

林先生对我讲述这个故事后，郑重对我说：“对付破坏最好的答复就是建设”。

“以建设对付破坏”是最积极的做法，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我因此到处传扬林先生说，便成了“不见经传的林连玉语录”。

在这个时刻“揭密”是必要的，既让同时代而关心林先生语录的人“释怀”，也让年青一代知道其来有自。

要在这里顺便“揭密”的是“打进国阵，纠正国阵”这句话是我说的，因为要师出有名，也是自我的鞭策。

06-12-06, 《南洋商报·华教节特辑》

恢复地方议会选举

最近地方上滥开发，美其名曰发展或美化，其实是破坏绿肺，还有沟渠阻塞，地陷和土崩，更严重的是交通计划不周详，导致居民怒吼，群众纠察，大拉布条抗议又抗议……。

归根究底，这是一个体制问题，那就是地方议会不是民选的结果。地方上的大小事务应由地方上人士选出代表，按照地方上的条件和资源，制定地方上的发展策略，才不会隔靴搔痒，天高皇帝远，州政府鞭长莫及。

何况，民主议会的完整性和一贯性，就是有国会选举，州议会选举和地方议会的选举，地方议会到州议会到国会的完整性。

这样的民主议会制度都在敦胡申翁主政的时期被破坏了，那就是废除地方议会的措施。于是马来西亚的议会民主是三缺一的，成了跛脚鸭，居民怒吼，应加一句，恢复地方议会的选举，恢复地方议会，以正本清源。

06-09-07

巫统日趋英化

巫统大会结束，巫青团团长也就是教育部长的希山慕丁宣布以副首相兼巫统署理主席的拿督斯里纳吉为首的巫统教育局决定展开一项研究，探讨英语教数理制度以外的替代方案的可能性。这说明巫统中层上层，尤其是中生代阶层的意识形态，已经逐步趋向于英化，向李光耀资政的新加坡英化政策看齐了。

巫统的矛盾是不敢也不能放弃“语文是民族灵魂”的口号，也不能与不敢放弃国语是官方语文的地位。但，工商业社会尤其是政经文教的多元化社会，英化已经变成时尚，马来语文也没有国际语文外交媒介的地位，所以口口声声大谈国语地位之时，就显得色厉内荏了。

教育部说要2008年之后才检讨英化数理科的政策，目前的迹象是中学到大专英化数理是可以接受的。虽然母语教育之根在小学。但是“接轨”与“新马来人”论必然是居上风而决定性的。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教育部的决策是要一体化，那就是国语教育政策的“最后目标”。即使英化也是要一体化的。即使华小实施什么2-4-3方案，但教育部的考试语文决策却是英文的。到今天，韩拿督副教育部长还是“没有定案”。“没有定案”也就没有底。所以全民意志已经从华裔家长将儿女送入华小受教育显示出来，董教总以及华

总等华社早已表达中华语文在国际的地位日益重要，尤其在东合地区举足轻重，马来西亚是东合的一员，民族公民的母语教育学校是绝对不能抹煞的，华裔公民是服膺于“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也和马来民族一样说“语文是民族的灵魂”，更说“母语教育和生命同比重”。



举剑风波后遗症

巫青团总团长希山在政治海啸之后，为举剑举动所引发的后果与后遗症，表示如果是的话，他愿道歉。

这一“道歉”，非马来人各有“解读”，但，以巫统与国家来说，举剑只是“导火线”，关键性问题还是立国50年，马来主权中心主宰一切，而且变本加厉，也使得非土著非马来人的积怨日深，也就一触即发，不可收拾。

国阵政府虽然“变天”，却还在“控制”中，当然是在“脆弱”的危机中，所以想“收复民心”，那就非痛下决心不可。以目前对槟城第二大桥和单轨火车计划的“搁置”论，既为难槟州新政府，也等于惩罚槟威的选民。槟州政府自然不会束手待毙，那选民的民心可知，国阵想收复失地，难矣！

如此看来，举剑风波并不告一段落，而是创痛犹新，巫统如果不能洗心革面，其成员党的马华公会已经在谈“定位”了。甘文丁也困不住兴都权益行动委员会成员的“基本人权”。白小原校不开，英化学校加剧，华教依然在被马化中。华校是中华文化之根，也是中华魂之所在。灵魂受伤，寝食难安，一剑刺来，是一叶知秋，毛骨悚然！

释放5名兴权领袖

国大党主席拿督斯里三美威鲁有权要求政府释放5名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的兴都权益行动委员会成员。内政部长拿督斯里赛哈密表示将依法律采取行动。

其实三美主席在内阁当部长之时，应该是不反对扣留兴权领袖的。这样的“两面人”，内长可以不理睬他。

但，其中一名被扣留的兴权领袖已在大选中胜出，选民已经“平反”他了。政府不恤民意，继续拘留他，哪有自由民主人权的法治精神？

政府为夷平兴都庙事件公开道歉，但把领导者关着，促使兴都教徒的“光环”都集中到甘文丁，“甘文丁英雄”让甘文丁更加难堪！

林连玉基金对此深表敌忾同仇，还是坚持政府释放他们并道歉，同时向被扣者的太座致以深切的同情，希望有人传达林连玉基金对他们的敬意。

08-04-01

重审1988年司法危机

今年8月，律师公会登高一呼，吁请政府重审1988年司法危机，以还原历史的真相，重建司法界的威严。

当年被革职的前最高法院院长敦沙烈阿巴斯也响应呼吁，促请政府平反，凸显社会的公义。

尽管政府声称1988年司法危机风波不翻案，民间还是强烈地认为有必要找出当年的真相，还大马司法天空一片蓝天。

这也就是说，高庭资深律师丹斯里阿都阿兹建议律师公会召开一项独立的听证会，以找出1988年司法危机的真相是必要的。

英国殖民地政府留给马来西亚的德政应该是立法、司法和文官制度的行政等三权分立，可是在土著至上的主导想思下，已经被破坏了，但，亡羊补牢未为迟也。不怕慢只怕站，公民应该支持律师公会的正义呼声。

06-09-08

敦马儿子早已是亿万富翁

敦马哈迪医生石破天惊地爆料，前部长贪污，反贪污局没有采取行动。其次是他的儿子在他任期内已是亿万富翁，经得起调查。

这就显示，前后任政府，尤其是敦马哈迪医生都是“被告”，不能以目前在公共媒体作“口水战”可以厘清。

这是国家大事，必须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来主持听证会，务求其“水落石出”，揪出“罪魁祸首”，发表“白皮书”之类的调查报告，以达致廉洁，可信赖的政府和国家。

在这非常时期，国人不应以伯拉与敦马两人的“交恶”来看，而是要以大是大非的国家兴亡，人人有责，都以“原告”的身份来监听才是。

06-08-10

对孙中山公访马 100周年的回应

孙中山先生一再提过“华侨是革命之母”相信尊孔独中吴建成校长与我一样有同感，所以他提出“中国到底为海外华人做过什么？”

至少台湾侨委会的座右铭是“没有侨教就没有侨务”说到做到，马来西亚留台毕业的大马生达到两三万人，为马来西亚培训华校师资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大陆近年来和台湾也有同步发挥，应该有更好的回馈：让华文高中生进修有更多管道，有更多的奖学金，其次是让更多中小学教师进修与旅游教学。

再其次是奖励马来西亚华文文化事业，尤其是马来西亚华文写作与出版事业提供促销，举个例子，中国文化部与教委会联手，全国的大专院校校手一册，这一来，马来西亚的华文出版事业必然会生机勃勃的，祈望中国“饮水思源”。

06-11-20

新加坡推出免费华文报

3月10日，各华文报章报道，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宣布从6月1日起，推出免费华文报，因为新加坡40岁以下的年轻人与专业人士在早上阅报时，较可能会选择英文《海峡时报》而非华文报。

推出免费华文报希望培养阅读华文报的习惯。真是用心良苦。这也是英化新加坡所付出的代价。

这叶落知秋，如果没有了华校，马来西亚的华社也将会落得如此下场。

试回想，新加坡当年是马来西亚的龙头大哥，政经文化教育都是居领导地位，就以华文学校来说，不但中小学林立，南洋大学也在新加坡发出耀人的光彩。以华文报来说，《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南侨日报》和《中兴日报》无一不是在新加坡执牛耳。华文报就是华社的喉舌，何愁没有读者？

所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英化华小的课题，怎能等闲视之？！

06-03-18

狮城人应多讲华语

“**狮**城人应多讲华语，失去环境难再造。”

这是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祝贺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周清海教授65岁寿辰的贺词中所指出的。他希望新加坡努力促使3%，甚至是5%能通晓双语的华人掌握高层次的华文，以便到中国做生意，以及为在新加坡营业的中国人服务。

李资政也说，拿新加坡跟中国大陆和台湾做比较，说明新加坡双语政策已达致可观的成果。

英化新加坡原是新加坡的国策。新加坡人对我们马来西亚人说：“怕什么，中国人和我们做生意时都是用英文的。”证之中国为了办奥运，搞到推动英化，新加坡人的话并非无的放矢。

旧南大出身的周清海教授能受李资政的执经问难而传授了三十五年的华文，李资政饮水思源推广读华文讲华语，也是收之桑榆吧。

06-09-04

回应《为什么新加坡没有华校？》

《南 洋商报》2007年12月20日国内新闻A6版，罗汉洲先生在《事事透彻》中写道：“原因之一是新加坡没有林连玉，新加坡华人爱护母语教育之心是有目共睹的，不然他们不会创办南洋大学……。”在这一点上，我想补充的是新加坡也有一位好像林连玉一样的被褫夺公民权的南大创办人陈六使。

至于说“新加坡没有华校完全是基于求生的政治考量，一来是避免刺激马来民族情绪，二来是向西方国家表示它不是中国的第五纵队。”罗先生认为“这并不是由衷之言”。我也顺便补充一点，新加坡军队的教官是以色列来的。

最后罗先生画龙点睛地说：“连新加坡也没有华校”。这句话不足为训，不能据此而要求大马华人满足于华教现状。

只有一点：“（华人）为了能生存下来，他们只好接受新加坡政府的教育政策，反正华人占了绝大多数，即使没有华校也不致于被别族同化。这是与大马华人大不相同的一点。”我认为很有商榷的余地，因为新加坡的教育政策是英化新加坡人，那不是被同化是什么？

华人讲华语天经地义

贵刊多次做过关于全球掀起汉语热的报道，今年第二十五期再报道韩国中文热升温，较早前也报道过泰国公主重视中华文化。但反观中国大陆，如年轻人以英语为时尚，有媒体报道，大学毕业生求职面试时自我介绍，英语不错，普通话却是南腔北调，令人失望。笔者记得，五十年代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时，北京方面派出伍修权为首的代表团到联合国，当时台北代表（以中华民国名义占联合国席位）在会上以英语发言抨击北京，伍修权说：“中国代表怎么不说中国话呢？”当今中国人说不好普通话应感到惭愧。

后记

刊于《亚洲周刊·读者来函》第20卷36期，多谢《亚洲周刊》刊登了我的“来函”，让万千读者知道我有话说。

我也多谢编者先生的生花妙笔为我润饰。不过，我还是要坚持已见，将拙函复印寄发各方，让读者知道我说啥？尤其是中国驻马大使馆以及中国驻联合国王光亚大使，甚至中国国务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06-09-09

(原文)

伍修权将军 您怎么说？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以人海对付火海，震撼了联合国，特请中国派遣代表到联合国去“评评理”。

当以伍修权将军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到场之时，当即受到还是安理会理事的“中华民国”代表蒋廷黻博士大抨击。（蒋是以英语发言）

伍修权将军的回应，一开口就是，我怀疑刚才说话的是中国人，中国代表怎么不说中国话呢？

伍将军此话一出，联合国大会掌声如雷，蒋博士则面如土色，窘得无地自容。笔者当年还是中学生，读到中文报章的大字标题，同学们都眉飞色舞。

不知是什么原因，联合国的官方语文，中文还是地位不变，同属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任安理会的常任理事王光亚先生，亦就是伍修权将军的后辈，却在联合国大会上放洋腔，自我矮化事小，自贬国格，才是“兹事体大”。

我很想起伍修权将军于九泉之下或从九天之上追问一句“伍修权将军您怎么说？”

06-07-27

孔子的呐喊及其徬徨

孔子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三岁丧父，母子相依为命，身世坎坷，自不待言，他是个学而优则仕的奉行着，却时运不济，仕途多舛。他二十岁左右，尝为乘田，尝为委吏。三十五岁，因鲁奔齐，景公欲封之，为晏婴所阻。五十一岁为鲁中都宰。由中都宰而为司空而主司寇。五十六岁摄行相事。才三月，因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朝，孔子遂行。否极泰来，盛极而衰。终于栖栖遑遑，纍纍然若丧家之犬。

虽然孟子赞誉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其实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那时正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时代，而他偏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恢复周公之礼，难怪要悲歎吾道穷矣！

原来他一车两马，周游列国，奔波十四年，自述行状：吾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之间，吾犯此数患，亲交益疏，徒友益散，吾道其穷欤？吾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正当孔子动心之际，忽闻老子骑青牛西出函关，一团紫气为其前驱，惊动关尹，遂有五千言的道经传世，蔚为盛事。君子疾没世而不名，况夫当仁不让，出海之前，也当述而不作，焉能让老子专美于前？

于是，孔子以六十八岁的高龄，振笔直书，删诗正礼

乐，著春秋，传王道，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终孔子的一生，孜孜兀兀，知其不可而为之。虽道化三千，七十士，总可火尽薪传，但冉求背叛，颜回早卒，使他一则大动肝火，要鸣鼓而攻之，二则有天丧予之悲恸。盖恐道统之失传，亦惧少正卯之卷土重来。

孔子七十三岁，贫病交加，到于无助的境地。幸亏子贡及时赶到，子曰：赐，汝来何其晚也？这种凄凉晚景，虽自号素王，亦难自己！

孔子梦想复古，却是现实得很。所谓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是也。虽不道桓文之事，却盛赞管仲之贤。虽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要正名实，却高喊沽之哉，沽之哉。也就磨不磷兮涅不缁。所以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

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本孔子的学说，一再阐述，一再呐喊，成孔孟之学，终不为时君所用。

秦兼并六国，挟法家思想君临天下，焚书坑儒，消灭孔学。

汉高祖以马上得天下，轻视儒生，终以不能马上治之，因叔孙通之议，遂开帝王祀孔之举。及至汉武帝，董仲舒提出昌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张，合乎统治者的利益，为儒家取得独专的地位。孔孟思想由呐喊而称霸，孔子得以高踞泰山之巅而小天下，踌躇志满矣。然非古制，不无憾焉！

话说孔子德配天地，受封文宣王之后，周公反而不祀，引起质疑，孔子连忙指天誓日道天地君亲师，师位最下。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自从孔家店开张之后，生意兴隆，各州各府，各省各县，遍设分店。孔子坐镇曲阜，由圣师，先师而进谥文宣

王，地位渐次尊崇，礼等帝王。其后裔亦有封号，爵禄世袭，三回，三牲醴酒，存歿均感，由于鞭长莫及，自然要分别派出经理，襄理店务。这些经理，坐享其成，不免小人得志，作威作福，甚至离经叛道，变本加厉，所谓宋明理学，便将民族的生机斲丧无余。从蒙古到满州族，都曾入主中原，也都对孔家店优礼有加，什么九儒十丐，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统统都化戾气为祥云，孔子当然也安之若素了。这时的忠孝仁爱自有其新价值观念，尊王攘夷的对象也各有不同。由完全排外，而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到宁予外人，勿予家奴，孔家店已沦为出卖灵魂的总站，迺有打倒孔家店的运动，尽管当权者抬出千万条理由来继续祀孔，甚至尊孔读经救国，为孔子者已俯视黄河，不胜凄怆！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第一次激起打倒孔家店的浪潮，孔子再度重申吾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虽然已在半岛上建起尊孔学堂，如此便离父母之邦，非古训也，此外尚有一宝岛，有待经营，且看吾徒能否挽狂澜于既倒，才定行止。

五十年后的今天，在孔子的心目中，既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道并行而不相悖也。我早已五教同源，悟善社里的神主已经有了五块：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与莫罕默德。再加一块马克斯又何妨？

谁知，革命的矛头一直指向断壁残垣的孔家店，在彻底批孔之时，已来不及乘桴，还是乘机而逃罢。

当然，第一个目的地便是宝岛，那儿有他七十七代孙衍圣公孔德成先生，堂皇的孔府，每年九月廿八日政府首长于此祀孔的宏伟孔庙，一切仪式，悉依古制进行，最合口味。

但是当他降陆第一个印象，便是美元胜似美人，人来人往，不是为名便是为利，盖世太保，随处可见，咖啡座、酒吧、夜总会……大多数的勾当都在礼义廉耻的金字招牌下合法活动，香艳刺激的广告，真教他难矣哉，非礼勿视。及至见到他那七十八代的孙女孔小姐已经名花有主，嫁作美人妇，更教他直喊。此何可哉！此何可哉！两千年后的今天还得再喊：朽木不可雕也！听其言应观其行。

伤心地，非如去父母国之道，所以孔子接淅而行。如列御寇之御风，转瞬已到半岛上空。果见尊孔学堂字样苍老可爱。按下云头，声浪传来，不似弦歌不辍，正为异域之声。难道是古今异音吗？晨门曰：先生有所不知，尊孔学堂今年已是国民学堂矣。如果先生早来十五年，还可躬逢改制为英文学堂之盛，惜哉！惜哉；当然，早来七十年又今非昔比了！可惜，可惜……

他话尚未说定，孔子反袂拭而涕沾袍曰：“吾道真穷矣！”

后记

自从上文——孔子的呐喊及其徬徨在怡保培南独立中学特刊登出之后，曾得到“一针见血”的评语，使我萦绕于怀：这真是借古讽今而显示出事不可为了吗？如果读者真有这样的印象，合将如何挽狂澜于既倒？

不管历史的安排是对还是错，星马的华人是全世界华人最大的族群。如果，星马的华人还不能立足，还不能从谋生存而温饱而发展的话，也就是此处不留人，再无留人处了。

从语文教育到文化，离开了民族，便互相脱节，失去

了意义，也没有了价值。所以说，母语教育与生命同比重。在这样重大的意义上，即使事不可为，还得知其不可而为之。何况，还有五六百万的华人存在呢！

适应环境不应该是一面倒的自我取消，而是要改造环境，创造环境来互相适应。在物质生活上如此，在精神生活上更应该如此。否则文化交流之说焉能成立？还有什么信心去推展自己的文化？

华文中学被变成国中，也还有独立中学存在，存在就是力量。依此类推，呐喊需要，彷徨不必！

81-1-6, 《檳威华校友会联合工委会特刊》



林连玉基金致联合国 驻马来西亚办公室的一封公开信

(此信是以联合国六种官方语文之一的华文发出)

联合国驻马来西亚办公室主任钧鉴：林连玉基金
敬请联合国机构关注马来西亚乖离联合国文教
科委员会有关民族母语教育的公平政策面对共同开天辟
地，共同建国，共同争取独立的华族公民的母语教育（学
校）实施强制同化的教育政策，长期以来，对华小拨款不
足，没有培训足够的华小师资，对华小增建也不够；对华
文中学更是排在津贴制度之外，成为“独立中学”。这是
严重的歧视！

“近日来，教育局更刁难华小董事会之注册事件，实
施临时教师固打制，派出不具华语华文资格的教师到华
小，美其名曰“辅导”，又再颁布华小迁校的7项条件，
进一步约束华小的发展，企图通过行政措施来使华小变
质，贵办公室有必要向联合国总部反映，要求确保全球硕
果仅存的海外的华文教育（学校）体系，从华文小学到华
文中学到华文学院的完整体系，这也是海外华人的历史文
化教育的遗产，是一块“活化石”，弥足珍贵，联合国有
责任维护马来西亚华文学校教育体系的茁壮成长，也是维
护世界文化遗产的职责。

其实，早在1954年8月14日，华教教总就已向当时的
联合国大会主席潘迪夫人提呈备忘录，请求联合国关注并

保障马来西亚华族的合法权利，今天，再度重提，希望贵办事处重视此案。

林连玉基金主席陆庭谕签发

2007年5月6日

陆庭谕



林连玉（右）、陆庭谕（中）及黄岳润（左）三人合影。

后记

——鹿鸣呦呦

顾洋是文字工作者，作品都在报章上发表。经过润饰甚至整容的“作品”，作者不敢“掠美”，乃有“原汁原味”的呈献。

咱俩都有冲动血型，他便提出邀约：“你也来个原汁原味吧，稿来就好，其他一切不必操心。”

《原汁原味》全部义卖，为林连玉基金筹款，涓滴归公。

在丹斯里颜清文慨捐全部出版经费，李锦宗文友拔刀相助之下，咱俩的“原汁原味”就如此这般地“五味杂陈”啦。

本应“鹿”尾续貂的“原汁原味”，却被推为逐鹿先驱。笨鸟先飞，才见大鹏展翅，那才是“顾洋之风”。

中原还逐鹿，顾洋投匕，不亦宜乎！

陆庭谕

稿于杀青前夕

恢复
顾

洋
调侃时弊的本来面目



自序

在报界混久了，天天和文字打交道，不免偶而操觚，写些应时小品，但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文。著书立说之于我，遥不可及，复因向来有个“偏见”，总觉得长久以来的马华文坛，除了寥寥几位泰斗之外，出书而有本事能免于自取其辱者，唯奇人也。即使在今年初，好友李锦宗建议我把旧作编选成册时，仍旧“疑神疑鬼”、畏而却步。

一直到二月间，在拜会陆庭谕老师面聆教益时，闻悉“林连玉基金会”计划在今年为建立“林连玉纪念馆”筹款二百万令吉。虽自知褚小力薄、无以成器，但见陆老师以近八旬之高龄，依然风尘仆仆、奔走四面八方，我何忍视而不见、袖手旁观？此后一直耿耿于怀，只盼有朝一日，能有幸敲敲边鼓，为陆老师的筹款努力竭效绵薄。

一天夜里，仰望望明月，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从舍己捍卫华教的民族先贤陈六使和林连玉，想到炎黄后代卖族求荣的政治废物；又从马来民族热爱自己母语的赤胆忠心，想到惨遭二毛子五马分尸的南洋大学；再从自贬为政治乞丐的非巫统国阵成员党，想到看似万象更新的变天海啸；更从朝廷敲锣打鼓直销的言论自由，想到部落格好汉拉惹佩特拉之琅当入狱……想着想着，忽然灵光一闪，暗忖：昔日投寄报馆的拙作，很多原是雄赳赳的吆

喝声，一旦见报便成了娇柔乏力的“太监腔”，显然都被“净身”了。这哪是我游戏人间、调侃时弊的本来面目！特别是陆老师的文章和文告，报上所见，多是不足百字的支吾之言，要不是隔靴搔痒，便是语焉不详。此岂是陆庭谕敢怒敢说、振聋发聩的真实声音！他仗义为文，针砭时弊，鞭辟入里、有血有肉、淋漓痛快，我纵拔步飞跑，亦望尘莫及。然而，比照文风，两人似同一血型，只是他浓我淡，程度有别而已。正因为如此，咱俩见报的文章，多被斩头去尾，落得高山滚鼓、狗屁不通；或是残缺不全、不知所云。有鉴及此，何不“同病相扶”，献议陆老师把发表过的“残编断简”，修复原形后出版成书，连带也让拙文滥竽充数、“参与其盛”？待书出版，纯供义卖，全部所得，一分一毫，悉归“林连玉基金会”。

主意既定，立刻就教于陆老师。正如所期盼的，陆老师当即表示同意。得此鼓励，我随即开展筹备工作，先征求颜清文同学作为赞助人，他了解原委后，慷慨答应资助全部出版费，又蒙陈源松同学义务设计封面，李锦宗同学则自始至终在百忙中拨冗主持编务。众多的无私帮助，令我深铭五中、感戴匪涯。

语云：“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但愿在读者的支持下，本书的一份心力，于“林连玉纪念馆”之成功建立，能予涓埃之助，则忝为炎黄子孙，吾笑口常开矣。

本书所收集的各篇文章，虽是粗茶淡饭，但用料地道，不抽油、不减酱，端上桌来，未必好吃，但尽“原汁原味”也。

是为序。

稿于2008年5月13日

联欢·梦·祭奠

——写在一撮上岸的南大校友，
远赴墨尔本寻欢作乐前夕

第十届“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将于本月较后时的黄道吉日，在澳洲的墨尔本拉开帷幕。

从第一届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开始，联欢会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已在香港、温哥华……等九个大城市先后登场。每一届的联欢会，都给自己订下摩天的目标，诸如“复办南大”、“饮水思源”、“加强校友联系”、“发扬南大精神”……等等，遣词用字，深得人心。美中瑕疵，只有一点：不够实事求是，因为漏了一句真话：“聚众到处寻欢作乐去也。”

历届联欢会尽管场面喧腾、气氛热闹；美酒佳肴，应有尽有；灵山秀水，无一欠缺。然而，屈指数一数，参加的南大人人数，大多远远不及校友总人数的半成。这当然不算是“小猫两三只”，但顶多也只能忍痛说是“一撮”。

老同学久别重逢，互道契濶，不免旧梦重温，或也顺便聊聊母校遇害夭亡的悲惨往事。在这群南大人当中，有好些生性乐观开朗，万事都能淡然处之。既是联欢，又是置身美景、觥筹交错，自然是谈笑风生、尽情欢乐，一直到嘻哈尽致、爽而后已。这种“化悲痛为快感”的豁达胸怀，着实与众不同，可圈可点。或许应该这么说：

“合并论”的信徒们，父贼不分、有奶是娘，从来就不痛不痒，何化之有？甫在去年，彼辈还在大张旗鼓地庆祝“母校”的“50大寿”哩。顾名思义，不叫“叙旧会”而独独钟情于“联欢会”，此所以然也。

旅澳校友不辞辛劳，煞费苦心，为联欢会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开心节目：一仍旧惯的吃喝玩乐、游山戏水、观光购物、高尔夫球赛……等等之外，多了一个很不一般的点子：游轮之旅。倘是“一个也不能少”，通通都要，来个全套，估计每一名参加的大马校友，包括盘缠与投宿在内的总消费，恐怕不太容易低于五位数的马币。套用当年假左仔的语言说：这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

然而，不管怎么说，此乃人生一乐也！而有能力乐在其中者，唯独岸上的南大人耳。草草估算，就在那么短短的几天里，数以百万令吉计的大把银子，在忘乎母校含恨九泉的欢声笑语中，化作一缕青烟，蒸发了。

噯唷唷！莫非真是：“联欢会大门八字开，无钱莫进来”？

如此人间天堂，这般良辰美景，焉能不羡慕那些犹在岸边跌跌撞撞的昔日同窗？又焉能不羡慕几许在当年为了建成南大而义卖、义踏、义驶、义演、义唱、义剪……各阶层的尚健在人士？更焉能不羡慕紧紧追随南大精神、长期嗷嗷待哺的60间独中和三间学院？

噫！不是说过什么“从群众中来，回到群众中去”的豪言壮语吗？

啐！谁说的？那不过是梦呓！

夜深人静，老爱胡思乱想；卧在榻上，脑子里经常出现这样的朦胧景象：

每年清明时节，或是8.16的母校祭日，来自四面八

方的南大校友，涌入新加坡聚集一堂，分乘多辆大型巴士，途经资政办公大楼，驶往被遗弃在荒郊野外的南洋大学牌坊。在悲戚的哀乐声中，为母校举行庄严的祭奠仪式。

祭毕，一行人继程前往福建公墓，肃立在我族先贤陈六使先生的墓碑前，在静穆的气氛中，默默地向这位永垂不朽的母校创办人，恭敬地行深深的三鞠躬礼。

当晚，在一处仿佛是海市蜃楼的虚幻地点，南大校友们还举办了一个演说会。讲台背景是五个大字：“还我真南大”。主讲人是阔别32年的谢太宝同学，讲题是：“顶天立地，威武不屈”……

此时，依然是茫茫夜。窗外下着小雨，寒风来袭，冷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正是：

满脑荒唐梦，一纸无稽言；都在笑我癫，谁解恨绵绵？

2006年11月27日刊于《南洋商报》

狗·走狗·博士

——写在第十届“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前夕

人们爱狗，固然因为狗的长相逗趣，而且有灵性。然而，十之八九，还是因为狗对主人的耿耿忠心。

狗之忠于主人，其实无所谓识大体，或是真懂善恶、知好歹，不就是因为主人施舍的一根骨头嘛！即使主人坏事干尽，还是照样要保护好主人。这当然是愚忠，守的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信条：“谁给我好处，我给谁卖命”，仅此而已。

狗的忠心虽愚不可及，但也愚得可取，故既为人所爱，亦为人所用。这一特性，非狗独有，人类中而具有狗性者，多矣！让人咬牙切齿的走狗，就是一例。

走狗仅为当权者所豢养，乃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最爱，那愚忠比真狗有过之而无不及，除护主的本份之外，看家本领是出卖族群，专咬自己人。日治时期的汉奸、英殖民时代的假洋鬼子，出自同一个娘胎，是两个同母异父的狗兄狗弟。

虽说是狗，但出身未必卑微，有者甚至远非泛泛之辈。例如利迷心窍、卖国求荣的汪精卫、周佛海等日本走狗，还曾经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哩。

走笔至此，该“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了。

话说1980年8月16日，神州境外的唯一华文大学——

南洋大学被押赴刑场。监刑官一声令下，刽子手手起刀落，嗖——！南洋大学应声倒地，身首异处。

在朝廷罗织的死刑“罪名”中，有一条是：“英文不行”。

从那时起，云南园雀巢鸠占。在那辽阔的校园，只闻ABC，不见方块字。一间纯英文的官家学堂，非法跨立在南洋大学的尸骨堆上。三易其名后，这学堂如今叫做“南洋理工大学”。

悠悠26年，弹指一挥间。在独沽一味英文的各个领域，学术的、医药的、法律的、科学的、人文的……南洋大学校友成就卓著、有目共睹。“英文不行”的“罪名”，从未须臾服众，现在更是站不住脚。于是想方设法、谋诈是用，亟图化非法为合法、变无理为有理。经过多年处心积虑，终于心生一计：策反——豢养走狗可也。

就在去年12月，一个名为“南洋理工大学卓越校友奖”的诱饵应运而生，骨子里的颁授对象是南洋大学校友。事实是：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压根儿就是冯京与马凉，既非本家，亦非表亲，一个在阴曹，一个在阳世，两者比风马牛还要风马牛；两校校友，更是非亲非故、非邻非友，一个是平民百姓，一个是官宦子弟，彼此毫无瓜葛、互不搭界。然而，纵然已有博士衔头、而且传说是在哈佛任职的南洋大学校友，望饵垂涎、见奖眼开，居然父贼不辨、有奶是娘，乐得摇着尾巴扑前去领受了。顺理成章的后续动作，无他，投桃报李耳。于是乎，昧着良心对传媒呱呱大叫：“1962年，我以南洋大学理学士的资格，漂洋过海到加拿大留学时，既不会讲、不会读、也不会写英文。”

〔“天方夜谭”外一章：加拿大大学的理科研究生斑，居然也录取于英文一窍不通的亚洲学生。你信不信？〕

这下子，主子可乐了，自然是拍胸喝道：“瞧！南洋大学英文不行，不是俺一个人说的，你们自己的博士校友也招认了。嘿、嘿……”

呜呼！为了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虚衔，甘心助纣为虐，堕落到替灭我母校的主子涂脂抹粉便也罢了，竟然还撒下欺世大谎，往自己同学的自尊伤口大量抹盐。这还不算，尤其残忍的是公然挖坟撬棺，把含冤屈死的母校给狠狠鞭尸！走狗中之丧尽天良者，莫此为甚！

再过不久，第十届“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即将在澳洲的墨尔本鸣锣登场。恳乞有福参加的校友们，慷慨拨出些许欢乐时光，多办几樁正经事，包括声讨对母校冤魂的任何伤害，确保母校入土为安、永垂不朽。幸甚！幸甚！

2006年11月27日刊于《光华日报》

鸿儒不知亡校恨， 硬将理大当南大

不久前，两个在学术领域成就卓著的南洋大学校友，一老一中年，辈属师生，从远隔重洋的枫叶之国，联名投书“小红点”的“联合早报”，洋洋千余言，亦庄亦柔，有歌有颂，一读无害。该文还取了个很好听的“雅题”，曰：“古人不见今月，今月曾照古人”。

诗情画意的文章题目，写的不是风花雪月的良辰美景，而是对母校的前尘往事，流露出了“饮水思源，慎终追远”的高尚情怀。然而，狗戴箩筐、密中有疏，还是露了尾巴。深藏在那情怀的背后，更多的隐恶掩邪的良苦用心，都一点一滴地抖了出来。倘说满纸都是惑众妖言、胡说八道，即使真是“爱之深、责之切”，终归是有点“欲加之罪”的冤味，不免失之偏激；但若谓全文尽是“从实招来”，无一谎言，那显然是视而不见、存心包庇，也有自欺欺人之失。

芝麻绿豆就不说了，光拣几片粗枝大叶聊聊罢。

“古”文说：

〔例一〕“没有上世记五十年代南洋大学创校先贤大无畏逆流而上的豪情壮志，哪来一万二千名秉承中华文化传统的南大校友散布全球，同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独立建

国的发展期发挥重大的作用？”

为什么不说：“要不是创校先贤大无畏逆流而上的豪情壮志被抹杀了、要不是南洋大学不幸遇害而夭折了，今天秉承中华文化、散布在全球各地的南大校友，何止一万二千人？时至今日，南大校友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在马新两国的长久发展道路上，既是从未间断、更是世代地发挥重大的作用，一直到没有尽头的永远、永远。”？

〔例二〕“没有当年不分阶级贫富，不分国界的父老们对南洋大学无私的捐献，哪会有宏伟的行政楼〔今华裔馆〕、建国堂、文理商学院大楼、图书馆、优雅的教职员宿舍，令南大校友终身难忘的学生宿舍，耸立在南大校友灵魂深处的南大牌坊，跟占地五百英亩，到处灵气弥漫的南大校园？”

为什么不说：“宏伟的行政楼、建国堂、文理商学院大楼、图书馆……如今都已雀巢鸠占、面目全非，令当年不分阶级贫富，不分国界的无私捐献南洋大学的父老们剖肝泣血、痛心拔脑。南大牌坊是见证南洋大学25年生命历程的一部活的史册，今天，这座耸立在南大校友灵魂深处的历史建筑物，如同不甘心早死的孤独游魂，日日夜夜飘荡在原野荒山暗自哭泣。在那占地五百英亩的南大校园里，到处弥漫着单一的、熏天的“洋气”。最令南大校友终身不忘〔不是难忘〕的，说什么都轮不到学生冲凉睡觉的地方。母校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被折磨至死的惨景，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是可忘也，孰不可忘也”？

〔例三〕“南大历任理事会的成员都无私地肩负使命，在艰困繁杂的环境中赢取新加坡政府的信心，从而让南大获得所切需的财政支助，同时给所有在任校长全力的支

持。”

为什么不说：“南洋大学被“官化”之前，尽管历任理事会无一成员不无私地肩负使命，环境依旧艰困繁杂，完全无法赢得新加坡政府的信心。一直到南大被改头换面、抽筋剥皮又拆骨，最终是方块字在云南园断子绝孙之后，获得新加坡政府提供所切需财政支助的，不是已变成一片片腐尸碎骨的名洋大学，而是迫不及待地南大遇害现场剖腹诞生的南洋理工学院。这个投胎衙门、口含金钥匙出世的新生命，和甫夭亡的名洋大学已是阴阳两隔、天上人间，你归你、我归我，彼此毫无瓜葛、互不相干。事实是，在南大屈死之前，理事会和校长非但得不到应份享有的朝廷支持〔更甬说“全力”了〕，反倒是屡遭刁难和迫害，理事会主席的公民权被剥夺了，校长更被扣上了共产党的红色高帽而备受欺压〔详见俗称《回忆录》、而其实是《自恋传》的《新加坡的故事》一书〕。”？

南洋大学生于1955年，卒于1980年，在世寓居20有5岁，属夭寿之龄，这是钢铁般的历史事实，再高的威权也扭曲不了。若想起死为生，照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古版本如法泡制，以期如“古”文所说的“让过去照耀大地的南洋大学重现光芒”，那简直就是老和尚看嫁妆，纵使尘缘未了，也只能来世再结了。

南洋大学惨遭屠宰，“阴阳上去”片渣不剩，取而代之的是26个字母。今天的云南园，说的、写的、读的、念的、唱的、颂的、呼的、叫的、听的、看的、挂的、贴的……无一不是ABC，用已故名报人李星可的话说，那是二毛子独霸天下。

“古”文对母校的思念，点点滴滴，情见乎辞，形

诸笔墨，一字一句，固然感人肺腑，但是，倘使胸无忌讳、言不隐忍，不加盐、不添醋，只是“如实道来”；又倘使襟怀坦白，勇于分黑白、辨善恶、识真伪、明是非，不惧威迫、不屑利诱，只是实话实说，那么，平心而言，“古”文不失为一篇十全十美之伟大文献也。然而，算是白圭之玷吧，全文自始至终，感性有余，理性〔尤其是“胆性”〕不足。虽说南洋理工大学也简称南大，但毕竟是韭菜卷筒，冒牌货耳！此南大非彼南大，一真一假，如同秃子头上的虱子，是明摆着的，“古”文居然视若无睹，硬是把冯京当马凉，果真是一时糊涂，无关读书人的气节乎？回头想想，打了个寒颤，只能徒呼负负，何其无奈！

感叹之余，顾某不揣愚昧，斗胆东施效颦，也仿古诗吟它两句：

鸿儒不知亡校恨，硬将理大当南大。

2004年4月28日刊于《东方日报》

南大人·南大词

全球南大校友所举办的第8届所谓联欢会，甫在沙巴州的亚庇如期闭幕。

会前会后和会中所使用的几个词儿，有的诙谐有趣，惹人发噱；有的似是而非，让人哭笑不得；有的岂有此理，耐人寻味；有的不知所云，叫人莫名其妙。

先说“联欢会”。这词已沿用了足足十个寒暑，乍听颇觉顺耳顺心，但细想一下，就不免要喷饭了。母校惨遭谋害，年25而夭，理应是一桩足令校友们痛心拔脑的伤心事。然而，时至今日，纵有再悲惨的前尘往事，仿佛都宛如云散风流，消失得无影无踪。校友久别重逢，机会难得，互道契阔，乐极忘忧。纵然偶忆母校惨不忍睹的死状，大多眼中无泪、心中无恨。有道是“相聚一刻值千金”，此时此刻，“联欢”挂帅，分秒必争，最珍贵的莫如大夥乐在一块，欢天喜地去也。如此这般的叙旧聚会，是悲是喜？该忧该乐？已有整整十年的不知不觉。麻木至此，焉能不引人发笑、嘻哈绝倒？

次说“合并”。每逢南大校友聚会，此论必重新出笼，周而复始、生生不已，说什么南大同英文大学合并而成为现今的国家大学。乍听好像确有其事，但回头一想，其实是马鹿易形、黑白混淆。南大粉身碎骨于1980年，云南园鹊巢鸠占，企立在尸骨堆上的是理工学院，

从那时起，读的、说的、听的、写的、看的、唱的、颂的……无一不是ABC，方块字于焉惨被“净身”，至此断子绝孙、香火尽灭。十年后，学院蜕化为大学，一枝独秀的媒介语，依旧是纯粹的从A到Z，而且受宠有加。理所当然，“波坡模佛”、“阴阳上去”早已尸枯迹灭、永不超生。显而易见，南大是活生生地被鲸吞了、云南园是赤裸裸地被夺占了，母校在临终前呼天抢地的凄厉哀号，今犹历历在耳。这一切，全都是明摆着的史实，却还诡说是“合并”。真个是矮子看戏，人云亦云，胡涂至此，焉能不叫人啼笑皆非？可笑又可叹呐！

三说“复名”。这是个新词，指的是活的“南洋理工大学”，意欲“恢复”死的“南洋大学”的名称。听说此举旨在促使南大校友对“鸠占”云南园的理大产生归属感。乍听似乎有点道理，但仔细想想，不外乎谋使南大借尸还魂，类属超渡，不足信也。而所谓的归属感也者，缘木求鱼耳，不足取也！“复名”二字，尽管多有创意，但毕竟怪诞不经，理由是：〔1〕南洋大学在22年前早已遇害夭亡，而南洋理工大学，迟至上世纪的90年代才由南洋理工学院蜕变而成；〔2〕南大的创办人是永垂不朽的华族优秀先贤陈六使先生，而理大的催生者，是剥夺南大创办人的公民权的朝廷一品命官；〔3〕南大一生身著布衣，份属庶民，而理大向来头戴乌纱，位高权重；〔4〕南大关心的是民族文化的薪火相传，而理大所锺情的是那26个字母；还有……。如此这般的两间大学，既非亲非故、也非邻非友，正是“你是你，我是我”，泾渭分明、风马牛不相及也。“南洋理工大学”要改称“南洋大学”，准确的提法是“冒名”，倘是“霸王上弓”，那便是“盗名”了。“复名”者，生扣硬套也，不啻是牛头对

马嘴，叫人看了打半天的闷葫芦。此外，听说“复名”的提法，居然是南大校友的发明。从小只听过“提防假冒”的警戒语，未闻有“欢迎冒名”的勉励话。甘心要别人冒充自己招摇过市，匪夷所思，比诸引鬼上门，也刚好是半斤八两也。愚昧至此，不可思议。

最后一说，是老生常谈的“南大精神”。这一回，因为有例可循，所以多个校友会的领导，可以轻而易举地照本宣科，朗朗念出了母校的“八大精神”：〔1〕自力更生；〔2〕自强不息；〔3〕力争上游；〔4〕饮水思源；〔5〕重视感情；〔6〕崇尚道德；〔7〕爱国爱民；以及〔8〕回馈社会。说来奇怪，无论是左看右看，或是上看看下看，从这八大项中，同时也看到了中外古今，包括私塾和幼稚园在内的各级学校的共有精神，因而老觉得如此内容的南大精神，要不是被俗化，就是被矮化了。倘使可以一五一十地屈指点算上榜，那倒像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多得很哩！随便数一数，有望入选为南大精神的高超品格，少说也有一千条，例如：南大人可以不〔9〕大公无私，可以不〔10〕奉公守法，可以不〔11〕光明磊落，可以不〔12〕守正不阿，可以不〔13〕见义勇为，可以不〔14〕勤奋耐劳，可以不〔15〕惜老扶贫……………可以不〔1000〕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吗？话说回来，南大精神应该是南大所特有，谁要能回避民族文化和母语教育而谈论南大精神，此君要不是天才，那就一定是白痴了。

南大从孕育到诞生、到成长、到遇害身亡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是产生、延续和完善南大精神的根本依据，也是南大精神得以万古长青的可靠保证。只有立足于这个基础上去认识和理解南大精神，才不致于语无伦

次、貽笑大方。倘图明哲保身，蓄意避重就轻地乱谈南大精神，那就献丑不如藏拙，不谈也罢了。

2002年6月29日刊于《星洲日报》



评〈南大基金会缘起〉

创设“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的缘起，是一篇好文章。

特别是开头的几行字，言简意赅，重现了当年新马华人社会热爱母语教育的凛然正气。然而，美中不足，同样在开头的第一段，使用“绝续中辍”四个字，把南大在暴政下饮恨以终的悲惨结局，无比轻淡地一笔带过，确实草率得很。

“缘起”闪烁其辞、半吞半吐、欲语还休。论修辞，用字委婉含蓄，可圈可点，是上上之作。倘说那寥寥四个字的轻描淡述，是存心为谋害母校的刽子手涂脂抹粉，未必真有其事，但蓄意回避史实的良苦用心，却是昭昭在目的。

“绝续中辍”的上文是“欣欣向荣”，那意思是：南大校运亨通、繁荣昌盛，但突然在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灰飞烟灭。此岂非东海扬尘、瞬息万变？内里乾坤，诡譎离奇，耐人寻味。

年轻人读罢，满腹狐疑，料必有此一问：莫非欣欣向荣之后，南大的学术水平骤然一落千丈，以致无人问津，只好关门大吉？

不明就里的局外人读了，大惑不解，难免也要一问：莫非欣欣向荣之际，南大高层有人贪赃枉法，以致管

理不善，落得草草收场？

外国人渎后，打了半天闷葫芦，当然也会一问：莫非欣欣向荣之时，云南园突然发生八级地震，南大于焉葬身在浩渺的瓦砾之中，以致入土不安、超生无门？

诸如此类的误解，能免则免。

南大惨遭谋杀后20年，当时手起刀落的那个龙胎同胞，今天百无禁忌，面无愧色地向全世界的炎黄子孙拍胸叫嚷：

“如果时光倒流，俺必更早关闭南大！”

声色俱厉、快人快语、无怨无悔，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壮士本色”，潇洒自如，让人望而生畏。反倒是受害人的哀子哀女，每忆亡母遇难的真相时，宛如临深履薄、畏首畏尾，时常还露出“往者已矣，何需究哉”的“豁达胸怀”，那乖巧的表情很是逗趣，人见人爱。

南大死于政治暴力，是铁的、也是血的历史事实，绝非那投机取巧的“绝续中辍”四个字所能蒙混过关！在触及母校死不瞑目的下场时，尽管只说三言两语，也必须忠于历史，单刀直入、秉笔直书。倘若一味求诸“绕道手术”，迂回婉转、缩头缩脑，徒令“亲者摇头叹息，仇者掩嘴偷笑”，此岂南大精神乎？

搁笔之前，附带一说：

“南大基金会创始永久会员”之名单，声明是按会员入会的先后为排名序。换句话说，排名序只按先来后到，不论其他。然而，吊诡得很，在名单上位居榜首的，尽是有官衔的贵气会员，殿后的当然是其余的平头校友了。莫非这许多南大人，果真以官衔的高低为先后的标准，排起长龙来申请入会的？倘使不然，如此严丝合缝的巧合，还能不是天造地设的吗？

2000年4月15日刊于《星洲日报》

谢太宝获释了

南大校友谢太宝，终于获释了。

和先前重获自由的许多受害人不一样，他没有一句悔过的话，也没有一声懊丧的叹息。他满怀浩然正气，昂首阔步、挺直腰杆，迈出了牢狱的大门。

60年代初，这位新加坡民选国会议员，被扣上了红帽子，未经审讯，琅当入狱。

被捕那年，他26岁，风华正茂，一片大好前程。待到重见天日时，他58岁了，快要钟鸣漏尽，纵想东山再起，当年的鼎盛春秋，早已一去不回头。

数一数，饱受折磨的系狱岁月，谢太宝熬过了32年……是的，没错，确实是32年！

有道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按此公式计算，32年合成的金条，是一个天文数字，那长度足够围绕地球一匝而有余。

再惨绝人寰的事，莫此为甚！

在公布释放时，新加坡内政部警告说：“如果谢太宝日后威胁国家安全，还会加以严厉对付”。

呜呼！新加坡安全何其脆弱！

谢太宝年近耳顺，纵有拔山举鼎之力，毕竟是孑然一身，垂垂老矣，何威胁之有？何足惧哉？

当年，造孽者无中生有、栽赃诬陷，捏造莫须有的

罪名，把谢太宝投进暗无天日的冤狱里，一囚就是11680天，至今毫无疚意，还发出“严厉对付”的叫嚣。狂妄至此，十足穷凶极恶、天良丧尽！

自始至终，形形色色的所谓人权组织，视而不见、装聋作哑，没有一句仗义的话，没有一缕人道的气味。一副假仁假义的伪君子嘴脸，暴露得一丝不挂。

不同于这些伪善组织，世界各地的13个南大校友会，长期以来，固然也是仗马寒蝉、缄口结舌，从未公开说过一句公道话，就连细如蚊子放屁的同情声，也从来未曾听闻。但那原因，无关伪善，想必是由于“本是同根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缘故罢？目睹同学受难，全球校友会心里的疼痛，何止切肤，简直是五内俱裂、回肠九转。正因哀伤过度，以致欲哭无泪，只好“顺其自然”、忍泣吞声了。然而，此刻是“无声胜有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为安全第一。此乃豪杰保身之道：识时务也。

倘说那一小撮南大校友在自己的姓名前后，平添几个ABC字母，也算是“母校之光”，其他校友们不惜重金，联名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大事庆贺。那么，历经32年的残酷磨练，谢太宝的高风亮节，便是母校的红太阳——“万光之光”了。可惜报上未见贺词，此岂非另一个识时务乎？

南大诞生于1955年，横死于1980年。25岁的寿命，相较于谢太宝坐牢的日子，是太匆促了。

写南大历史，不能不写谢太宝，而写谢太宝，至少要写到1998年。

写南大历史，也不能不写“南大精神”，而写“南大精神”，更要写“南大精神”的精髓：

顶天立地，威武不屈。

给它取个名字，叫做“太宝气节”。

培养出这样的血性男儿，南大虽死犹生。

忝为校友，顾某因此而吐气扬眉。

1998年12月21日刊于《南洋商报》

顾
洋



陈六使与李光耀

在李光耀致给南洋商报的公开信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陈修信……露出他的小气和报复心理。”

读后，顾某情不自禁，哈哈大笑。

无他，只因为李光耀夫子自道。

骂人小气，普天之下，除李光耀之外，人人都配。

随手拈来，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先生屡遭迫害，便是一例。

李光耀直言不讳：

1959年，陈六使“为了表示蔑视政府，他委任庄竹林博士为南大校长……我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时机到来我会对付陈六使的。”

果然，在4年后的大选中，新加坡人民慑于李光耀发出“如果人民行动党竞选失败，东姑一定派兵进驻新加坡”的恐吓，李光耀得以袍笏登场。

数小时后的第二天，李光耀迫不及待，火速秋后算帐，废了陈六使的公民身份。

得意而忘形，李光耀踌躇满志，如此公然招认：

“在我们〔决定对付的一批知名人士〕的名单里，陈六使名列榜首……我心里早就盘算着，一旦政府具备政治实力，将会找他算帐……大选结果揭晓后隔天，我们便……吊销他的公民权。”

鼠腹鸡肠，一目了然，真斗筭之器也！

这段历史，经过添油加醋，载于李光耀的《自恋传》——《新加坡的故事》里。

白驹过隙，日月穿梭，弹指一挥40年。

时移世易，事过境迁。陈六使作古多年，南大也早已死于非命。李光耀诡谋得逞，飞扬跋扈、忘乎所以，用他屠杀母语教育的血淋淋双手，在他发泄自恋狂的所谓“巨著”中，连篇累牍地对陈老先生、南洋大学、以及南大师生，极尽诬蔑中伤、冷嘲热讽之能事。

尽管如此，陈六使创建南大，恩泽散居海内外的全球炎黄子孙，功德无量、昭如日星，一世英名长留青史，永垂不朽；而反其道而行者，万死不足以谢族人，苟不天打雷劈、遗臭万年，天理不容！

李光耀在书中肆无忌惮地“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笔下唯我独尊，伤人无数。我国政坛老大巫统率先发难，随后声讨的是一度被讥为“不死不活”的马华公会。紧接下来，就连一开始就看死独大的陈修信的后代也深明反哺之道，通过报端为先人鸣冤叫屈。

就在此起彼落的怒吼声中，全世界的13个南大校友会，表现得与众不同，宛如鹤立鸡群、独善其身。含冤受辱犹能不痛不痒、粒声不出，真是乖巧得太可爱了。谁说南大学生不是一群不仅仅是奉公守法、更是逆来顺受的超级良民？

长此以往，“南大之光”的美誉，源源不绝滚滚来，不在话下。纳闷的是：“南大精神”哪里去了？

李光耀早知今日，必悔不当初。

何悔之有？

悔当年不该杀鸡用牛刀也。

1998年11月16日刊于《南洋商报》

南大与李光耀

南洋大学“消失”18年后的今天，李光耀终于说了：

“成立南大，优秀的学生，亲共的一定会上南大，教育水准比较高，能力比较高，组织办法比较有效率，问题更麻烦……我们从1965年到1981年，花了16年才解决。”

说得拐弯抹角，毕竟是政客的巧语花言。换作是快人快语，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蓄谋16年，我们干掉了南大。”

直言不讳，这叫做“从实招来”。

端的一语道破：南大已死，死于谋杀。这一史实，此刻已是“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于是乎，喋喋不休的“因应国策的变动而同新加坡大学组成国立大学”的“合并论”，果然是欺天罔人的妖孽之言。

按照李光耀的说法，南大非死不可，原因有二：

一、南大学生亲共；

二、南大学生制造麻烦。

如今看来，这死刑是误判了。

出人头地的南大学生，确实比比皆是：有超群出众的佼佼者、更有富埒陶白的资本家、也有声威赫赫的官大爷、还有被歌颂为“南大之光”的人上人……形形色色，一应俱全，就只欠那么一个：亲共校友。

太平盛世，追名逐利，但求财源广进、身名俱泰，东南西北，人人如此。南大学生多是善男信女，份属凡人，当然无法例外。多年同窗，身系冤狱30余载，校友们看在眼里，尽管心如刀割、痛入骨髓，依然能一脸淡定、和颜悦色，就连轻轻吭一声的力气，也都全然衰竭。除此之外，尚且以德报怨，常年附和着“合并论”招摇过市、桴鼓相应。如此温顺驯良、这般柔情似水，图的是名成利就，唯恐天下不太平，焉有“制造麻烦”的道理？

身处乱世，李光耀当年逢共必诛，以致神经过敏，不免吴牛喘月，流于偏颇，结果是看走了眼，过高地抬举了南大学生。

然而，回头一想，其实不然。“亲共”也好，“麻烦”也罢，统统是李光耀自圆其说而已。南大惨遭毒手，一命呜呼，却是另有缘由。且听李先生往下说：

“要谋生，我们需要掌握英语……〔关于学校的语文问题〕我们一定要做出实际的选择，以英文为第一语文。”

多年来处心积虑，李光耀对英文以外的语文教育，软硬兼施、威迫利诱，或蚕食、或鲸吞，无所不用其极，欲除之而后快。几许春秋之后，新加坡华校无一幸免地惨遭杀戮，暴尸遍野，真是一片腥风血雨，惨不忍睹。作为一间在母语教育备受蹂躏的年代应运而生的民族大学，南大以华文为本，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然而，我族族门何其不幸，这间在神州大地以外的唯一华文大学，不偏不倚地就在华人统治的土地上，居然因为使用方块字而被连根拔起，务使超生无门。呜呼哀哉！

这是一笔民族巨债，散居海外的炎黄子孙，在历史的

· 原汁原味 ·

账簿上，毫不含糊地记下了。

这样的一笔民族巨债，哪怕天长地久，也一定要追索回来——连本带利！

1998年10月1日刊于《南洋商报》



从“进出”谈到南大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场战争，是侵略和反侵略的世界大战。

当时在亚洲，日本皇军横行霸道、奸淫掳掠、杀人如麻、无恶不做。

这一史实，尽人皆知。

战争结束以来，虽历经52年，至今犹血迹未乾。

然而，历任日本政府罔顾历史事实，始终拒对侵略罪行负责，甚至隐瞒战争真相，公然把侵略美其名为“进出”。

不折不扣，这是偷天换日！

似此大胆妄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旧恨加新仇，受害的亚洲人民，无不义愤填膺、切齿腐心。不平之声此起彼落，誓讨回历史公道、不容日本黠武政客一手遮天，扭曲史实！

战争是大事，尤其是世界大战，烽火连天、尸横遍野，更是错综复杂，说来话长。带住。

且说小事一桩：

17年前，南洋大学“烟消火灭”。

有人说，那是“因应国策的变动，接受主政者的安排，同另一间大学合并，组成国立大学”。

此说穿凿附会，生拉硬扯，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南大原是以华文为本的民族大学，“烟消火灭”之后，方块字荡然无存，从此断子绝孙；而洋文之在另一间大学，反而更加开枝散叶，生得子孙满堂。

与此同时，云南园鹊巢鸠占，南洋大学不知所踪，取而代之的是理工学院，用的纯粹是ABC 26个字母；那边厢，另一间大学依然故我，矗立在武吉知玛的草坪上，四平八稳，巍然独存。

在此之前，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先生，在一纸命令下丧失公民权，被迫与南大“一刀两断”。这样一来，以后的所谓“接受合并”，焉能不是一出自编、自导、自演、自监的恐怖剧？如此预谋，尽管苦心孤诣，毕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南大落得这般下场，岂有不死之理？

身首异处，南大确已遇害身亡，死于政治暴力。

“合并”也者，恰似侵略者的“进出”，美其名而已，其实都是弥天盖地的欺世谎言、都是造孽者窜端匿迹的无良花招！只是不同于“进出”名下的受害者，南大校友大多老成持重、大度包容，“合并”之音，如风过耳，未必人人听了都切齿腐心、义愤填膺。所以，既没有不平之声，也无人要讨回公道，任人一手遮天、扭曲史实；反倒是有的校友既明且哲，但求保身；有的玲珑八面、看风驶舵；有的国尔忘校，小节不拘；有的已“进化”为惊弓亡鸟，早已吓破了胆；更有的降心相从，吠影吠声地附和着“合并论”而大呼小叫。至于忍气求财、含垢当官的校友，也许不会没有，未经统计，不知人数多寡。从略。

暑往寒来又一年，再过几天，第6届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将在香港举行。今年的主题是“饮水思源”——纪念陈六使先生诞辰100周年。

尽管在欢笑声中纪念先人的冥诞，不免有点儿不伦不类，但显而易见，有别于往年，今届“联欢”别具意义。

陈六使先生创建南大，光前裕后，惠我全族。他的丰功伟绩，有口皆碑，绝非政治暴力所能伤害于万一。为陈老先生争取平反、恢复他的新加坡公民身份，南大校友责无旁贷。趁所谓的联欢之便，顾某在此投石问路，先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

想方设法在云南园的最显眼处，竖立陈六使先生的铜像。

倘能如愿，陈老先生平反有望，当可瞑目于九泉矣。

1997年12月16日刊于《南洋商报》

愿南大“鹊魂鸠附”

前几天，负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侄儿，
前给我介绍几位在籍的华裔同学，说：

“他们都是南大学生。”

彼此握手为礼后，侄儿外加“注解”，说：

“他们都会讲华语。”

听罢，我悲从中来，老泪纵横，心里暗忖：

南大学生会讲华语，理所当然嘛，干妈还要“注解”？

莫非说“他是俺爹”，还要补充说明：“俺爹是男人”？

往下一想，心中悟将过来。侄儿说得在理，并非脱裤放屁。那道理浅得很：

因为“南洋理工大学”不是“南洋大学”。

相同的“南大”二字简称，鱼目混珠而已，无关痛痒。纵使同名同姓，一经解剖，原形毕露、真伪分明。此南大非彼南大，历来如此，透明得很，毫不含糊。倘还缠绕不休，非要挂钩不可，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只能是这样：

悠久者，老招牌是也；后来的，不过是冒牌货。

千真万确地，老牌南大在16前便已英年早逝，是遇害枉死的，而且死得好惨。从那时起，云南园鹊巢鸠占，

南大冤魂无家可归，四处游荡。时至今日，后人诵经礼忏，是时候了。

“复办”的呼号叫嚷已久，南大终于还是转世无门。有道是：“穷则变，变则通”。于是，灵机一动，计上心头，不得已而求其次，改叫“续办”。这词儿，确实委婉动听，但旨意不再是起死回生，而是追荐超渡，但求“鹊魂鸠附”，藉以延续南大精神。如此这般，省事多了。

这仍然是功德，值得高兴的，尽管南大是死是活，至今有人还在以莠乱苗、混淆是非。

“开办中文系”和“招收独中生”的“单边”心愿，既顺潮流，又合情理，应是吉多凶少、计日功成。但二者都是“高档大事”，唯恐好事多磨，攀登不易。不如投石问路，先来“乞讨”一件芝麻小事，即：

在南大的正门中央，竖立陈六使先生的铜像。

此乃探囊取物，易如反掌。倘还东拉西扯、说花道柳，那么，一叶知秋，除了印证南大确已入土之外，“中文系”也好，“独中生”也罢，前路茫茫、荆棘满途，要多保重才是。

如此一来，南大校友更加任重道远了。

从“认同合并”进到“响应迁册”，又从“复办”退到“续办”，一向降心相从，未尝忤逆，驯良至此，理应感天动地。倘如孟子所言：“得道者多助”，或如佛家所说：“善有善报”，那么，有朝一日，果然峰回路转、否极泰来，云南园传出朗朗读书声：之乎者也、子曰诗云……可期也。但白璧微瑕，美中不足，可惜。因为纵然如此，不过冰山一角，到底是寄人篱下。“此南大非彼南大”，依然如故。遇到南大学生，照例还要请教：

· 原汁原味 ·

“阁下谙华语乎？”

当然，聊胜于无，比起“毁尸灭迹”来，“音容宛在”毕竟是美事一桩，值得大家同欢共乐。

再接再厉罢！

1996年7月1日刊于《南洋商报》



校殇：哀南大

在云南园热闹了三天之后，第4届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终于“曲终人散”。

想当年，看现在，能不百感交集、拊髀兴叹？

6千校友与眷属回归校园，欢庆母校诞生40周年，原是喜事一桩。然而，目睹“江山变色”，心有千千结，总是欢乐不起来。迷恍中看到的，仿佛是“云南冢”，纪念的是母校的40岁冥诞，那不是祭祀吗？何欢之有？

回校期间，在多个集会中，校友们议论得最为起劲的，莫过于“南大精神”了。

尽管遣词用字，未尽相同，但观诸从南大呱呱落地到无疾而终的历史背景，“南大精神”的实质，应也包含“民族教育在高压逆境中奋力自强的节操”。

此说倘能成立，则“南大精神”的精髓，当首推“太宝气节”了。

身系冤狱大半生，威武不屈、顶天立地，这样的孤忠亮节、这样的磅礴气慨，正是“南大精神”的集中体现。

在校友中，不乏富埒王侯的资本家，也有头戴乌纱的高官显宦，更有在众多领域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这一切，说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实不为过；因此而“喜不自胜”，再来“惺惺相惜”一番，也是人之常

情，完全可以理解。只是，在一而再地表扬“南大精神”的同时，舍其精髓而只字不提，究竟是因为“不足挂齿”？还是“明哲保身”？或已“魂飞天外”呢？个中奥秘，真是高深莫测了。

南大校友对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有口皆碑，早已家喻户晓。事隔将近半个世纪，加多一两个人的肯定，管他来自何方，纵非太仓一粟，又何足“鼓舞”哉？更何况来者偏是“旧相识”。这好比母亲被杀害了，做儿子的听见那行凶者念出一句“你是好人”的赞语，就此心花怒放、手舞足蹈起来。那副憨相，不是蛮可爱的吗？

南大年二十有五而遇害惨死，是千真万确的史实，但有人不以为然，巧说是“合并”。如今更因恢复“南大”的简称，俨然是重生的“火凤凰”了。然而，残酷的是：历史不容扭曲！当一间原以华文为本的民族大学，落得方块字在一夜之间被阉割后断子绝孙的下场时，比“合并”远为妥贴的字眼，至少有两个，一雅一俗，雅的是“并入”，俗的就叫做“鲸吞”了。

这一巨变，把南大一分为二，称为“旧南大”与“新南大”。然而，以“南大精神”为准，改称“真南大”和“假南大”，是更加传神的。先例早已有之，50年代改制后的我国华文中学，倘还能够依旧是如假包换的“真华校”，独中如雨春笋般地矗立，变成“无风起浪”了。如此引而伸之，“校友迁册”一事，劳动全球13个校友会同声赞好，倘是“将计就计”，还算“旗鼓相当”。如若不然，便是“以假当真”、“自投罗网”了。古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指的大约也不过是这么一类事罢？

是的，“没有人能活在过去的世界里”。58年前在南

京惨遭屠杀的34万中国平民的家属，当然也不例外。然而，“正视历史、对历史负责”，至今仍旧是神州12亿人民念念不忘的诉求。对民族教育的肯定，光是一句“衷心感激”，或是三两句甜言蜜语，无非都是“虚招”，无济于事。对于历史过失〔如果不是罪行〕，倘使果有补偿之诚意，只有一条：

拿出良心来，复办真南大！

1995年6月30日刊于《南洋商报》



老鍾靈的英奴心態

话说某年某月某日，上世纪50年代的同一届鍾灵老校友，在筹备常年联欢聚会的会议上，讨论到会场外悬挂的华文布条加写英文的“遣词用字”时，顾某对使用英文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与会同学闻言，无不露出不可理解的神色，仿佛说：“英文嘛，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语文，岂可不用？”接着是他一言、你一语，七嘴八舌地列出了“英文非用不可”的如下“大道理”：

〔一〕聚会是在五星级酒店举行，如果布条上没有英文，酒店里的外国游客，看到这么多老人聚在一起，必感莫名其妙，不知道这是在“搞甚么鬼”？

言外之意是：外国游客准是狗拿耗子的“八公八婆”，对聚会的真相非得探出个究竟来；此外，酒店住的一定全都是熟谙英文的旅客，包括每一个俄罗斯人、伊朗人、委内瑞拉人、西班牙人、刚果人……等等、等等。

〔二〕移民外国的同学，有的已娶了英妞或澳妞为妻。布条如不写英文，连自己同学的夫人，也难保不打半天的闷葫芦。

意思是说：娶洋婆的同学，都已变成了哑吧或文盲，所以无从用语言或文字与爱妻沟通；此外，同学的外籍老婆，要是阿拉伯人、波斯人、日耳曼人、库尔德人、印第安人……等等、等等，那么，这些民族的文

字，都必须写在布条上。

〔三〕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也用CCTV的英文简称，可见在这个世界上，使用英文乃“人同此心”。

此喻生搬硬套，驴唇不对马嘴也；中国“央视”的服务对象，是无远弗届的全球观众，包括数以亿计的英语系人民。英文的使用，非但必要，其他不同外语的广播，更是多多益善。然而，老锺灵一年一度的联欢，是为“乜谁”服务？

〔……其他还有，除了幼稚可笑，尽是阎王告示——鬼话连篇，从略。〕

顾某质疑使用英文的必要性，主要是因为：

〔一〕老同学的聚会，纯粹是“自家人”的“内政”，布条是给自己同学看的，对任何外人而言，正是“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干吗非得让外国游客知道“搞甚么鬼”？

〔二〕倘说布条光写方块字，折射不出我国的多元特点，那么，理应加写的文字是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盎格罗·萨克逊民族同我们的瓜葛即使再密切，不外是奴役者和被奴役者的关系，到底是外来民族，干吗“舍亲就疏”，非得加用外国人的语文？

然而，一土谔谔、满朝诺诺，顾某孤掌不响，如同嘴抹石灰——白说。只能徒呼负负，奈何！

平心而言，好多老锺灵对英文所表现出的款款深情，看似无耻到了父贼不分、存心拍大布列颠人马屁的地步。其实不然，对英文的热爱、狂爱和盲爱，已在许多老锺灵的大脑机能中，“浓化”为无以自拔的本能。追根究底，那是因为早已渗入骨髓的英殖民主义奴化教育的遗毒在发酵所致。日子久了，那浓浓的英文情结，也随时

间的流逝，逐渐“毒化”成不时作怪的英奴心态。于是乎，在老校友群中，许多不可理喻的怪人怪事，也就彼伏此起、层见叠出。上例不过是冰山一角，只要稍加观察，下述的例子更是随处可见：

〔一〕签名式和填写支票所用的文字，全是英文。这“号”老锺灵，在校友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不敢说高达百份之百，但敢说十有八九，包括许多当年反对改制的“学潮烈士”；

〔二〕两个或多个已是专业人士，或是在大机构担任高职的老锺灵，见面交谈或鱼来雁往，倘有不使用英语英文的，那是猪八戒不近女色——反常！

〔三〕同是喝过洋墨水的老锺灵及其子女，两代人以英语作为生活语言的家庭，满坑满谷，触目皆是；

〔四〕英文教数理的争议，在老锺灵群中，叫好之声，一呼千和；纵然也有反对的，但势孤力薄，不成气候；〔顺笔一叹：“此乃曲高和寡也”，藉此聊以自嘲，亦一乐也。〕

〔五〕尤其不可思议，几个负笈南洋大学中文系的老锺灵，在近期合著的《锺灵校史论集》一书中，对母校几乎独沽一味英文的办学方针，非但不予批判，反而推崇备至、赞不绝“笔”，完全无视当年英殖民统治当局千方百计诱迫华校改制的“最终目标”、正是要制造更多、更多“锺灵中学”的那一章华教血泪史。母校沦为“改制模范”，那是自甘堕落，而替这一历史罪行涂脂抹粉的良苦用心，若说有异于给婊子立牌坊，恐怕难以服众。

老锺灵的英奴心态，当然不止于体现在这寥寥的五个方面。见微知著、举一反三，其他的不说也罢了。

50年代的锺灵中学，挂的是华校的羊头，卖的是英文

的狗肉；除了硕果仅存的华文科采用方块字之外，其他文数理化商等主要学科，无一不是ABC；英文科更是恬不知耻地选用《伟大的布列颠帝国》作为教科书，内容可想而知。历经崇英媚英的校方精心灌输，加上长时期的潜移默化，很大一部份的老锺灵，对英文的爱恋，在潜意识中已“升华”到了发烧、痴癫、以致双目失明，在外来语文和自己祖宗所留下的文化遗产之间，不辨亲疏的至高境界。奴化如斯的英殖民主义教育，栽结出来的果实，顺理成章是种瓜得瓜，但间中无可避免地长出一些杂草奇花，包括有刺的含羞草，固然都是异类，但生命力特强，这正是锺灵产生众多抗日英雄、反英斗士、革命烈士，以及爆发多次学潮的驱动主力。

正如陆庭谕老师所说：“如果还有几节华文就能称为华文中学，那么，也有几节英文，不也就可视为英文中学了吗？”的确，以当年锺灵的情况而言，更是一目了然。除了薄薄的一本《中华文选》之外，其余各个主要学科，用的尽是英文课本，教学媒介当然也全是英语。这样的学校，称之为“华文中学”，端的是“穿起龙袍不像皇帝”，既是名实不符，更是不伦不类。比较传神的叫法，暂时能想到的有两个：一个是“冒牌华校”，另一个是“变相英校”。

俗话说：“什么云，下什么雨；什么水，生什么鱼”。在当年锺灵的那片污泥里浸泡多年而惨遭奴毒攻心之后，把英文爱得入心入肺又入骨的校友们，理所当然地占了多数而形成主流。在不同领域的社会活动中，老锺灵的英奴心态时隐时现，实在是在近乎麻痹状态下的条件反射，完全是自然界的正常现象，有值得可怜的理由，没有苛责的必要，更无纠正的价值。

· 原汁原味 ·

忝为同学，不免“爱之深、痛之切”，本文不过是茶余饭后的几句闲话，绝无恶意，苟有失言，无心之过而已也。

2008年5月26日刊于《南洋商报》



吾救吾鍾灵

——写在“鍾灵学潮50周年纪念聚会”前夕

整整半个世纪前的11月23日，槟城鍾灵中学发生空前大规模的学潮，全校上下午班两千多名学生群情激愤，集合在礼堂开展罢课，抗议校方和董事会的当道者背叛华社公意，与英殖民主义者暗渡陈仓，偷偷接受执政当局诱使华校彻底变质的所谓特别津贴和改制条件。

那是一次鍾灵学生目睹自己的学校自甘堕落、在反华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在无助的绝望中发出的泣血呼号！

也是一次鍾灵学生为反对英殖民当局无视人民接受母语教育的基本人权、长期不断地摧残华教而发出的怒吼！

学潮之后，教育部照着“改制先锋”汪永年校长和“改制打手”，叶志颜训育主任，以及他们手下的同恶所提供的名单，开除了68名学生！从此，这群从15岁起的少年，被禁止踏进当时马来亚境内的任何一间学校。

那是学业死刑的宣判啊！鍾灵这伙掌权人成了丧心病狂！这般心狠手辣，人性何在？人性何在啊！？

尽管如此，鍾灵学生掀起的罢课浪潮，迅速席卷全国。继鍾灵之后，槟城州内和其他多州的华文中学学生同仇敌忾，共同奏起一曲爱护华教的时代壮歌！

令人痛心得很，学生是站起来了，但软骨的学校当局

却是跪倒了。

锺灵沦陷后，骨牌效应接踵而至。全国超过一百所华文中学的校方和董事部利欲薰心，与族内的政治妖孽朋比为奸，为一己之私而置民族教育大业于不顾，甘心以身相许，沦为华文中学的掘墓人。

50年在弹指间过去了。今天，站在历史的高度，回头看看那场学生运动，给它注入新的内涵，绝对是深具现实意义的。

当年的锺灵乃至全国学潮，毕竟是年轻学子热爱母语教育的激情迸发，没能扭转乾坤，并非不可预知。但影响所及，既深且钜。对一直延续至今的保卫华教的高度警惕和坚强决心，这场学运的历史正确性和积极性，却是权威地不容置疑的。

锺灵校方和以王景成为魁首的董事部当权派，当时是在教总、董总和马华公会组成的“三大机构”，同教育部正在进行谈判、争取无条件增加对华文中学津贴的背景下，于1956年8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埋没民族良知，背着华社秘密签下卖身契、接受全部改制条件、心甘情愿地充当英殖民政府消灭华文教育的马前卒。

在改制条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改用英文作为教学媒介语”。事实上，在此之前的长时间里，锺灵早已是一间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华校。虽然初中班级真有几科是使用华文的学科，如公民之类的小痛小痒的科目，但到了高中，就只剩下一本不足四两重的“中华文选”，吃力地硬撑着“华校”的招牌，而其余的所有主要学科，无一不是英文。

锺灵改制，对执政当局而言，重要的不是媒介语的改变，而是以锺灵作为策反谋略的一个突破口，向其余的华文中学展开软硬兼施、威迫利诱、无所不用其极的猖狂攻势。吾族败类的政治废物，甚至为虎作伥，公然叫

嚷：“想要更多津贴，就得走锺灵的路线”。在当时那个“头家政治”的年代，华文中学多是舛种当道，华族先贤历经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104间母语中学，就这样拱手让人了。

有人说，当年的锺灵学潮，是学生的“爱校运动”。仔细琢磨，未必尽然。或许正由于这一个“误会”，一些老锺灵把母校爱得死去活来，更爱得一塌糊涂，以致在独中的办学方针上，居然也有“走锺灵路线”的叫嚣。何谓“锺灵路线”？实乃“四两方块字、万吨ABC”是也。此岂非重蹈历史覆辙：“自暴自弃于先，饮鸩止渴在后”乎？

多次学潮，固然甩不掉“吾爱吾锺灵”的情结，但锺灵自甘作贱、重英轻华，居然先于改制而自愿自发地沦落为变相英校。学生们爱之深、恨之切——恨铁不成钢，眼看自己所爱的学校自我作孽、日益沉沦，焉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所以，准确地说，学潮的应时当务，唯“吾救吾锺灵”也。

上世纪50年代先后被“丢”出校门外的“一大堆”老锺灵当中的健在者，近日将在怡保重聚一堂，纪念母校在当年的风风雨雨。西窗剪烛，往事历历如绘，能不有沧桑之感慨？尽管学生们付出了相当于血的代价，母校一意孤行，在反华教的道路上，终于还是滑到了尽头。忝为“被丢掉”的校友，稍感安慰的是：作为反面教材，母校的自贱、自残、自毁，正好是今天独中的一口警钟、一面镜子、更是一盏指路明灯，毫不含糊地告诫后人：“在攸关华教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避锺灵之所趋、趋锺灵之所避，则大吉大利矣”！

这该是当年的锺灵，对当今华教的一大贡献吧。

2006年12月14日刊于《东方日报》

吾爱吾锺灵

去年岁末，三、四百名上世纪50年代的老锺灵，在槟城举行别开生面的“爱校运动50周年纪念聚会”。不巧适逢顾某云游异乡，无缘参与其盛，深引为憾。

春节前，有幸接到陈源松同学从怡保邮局寄来的一本关于该盛会的纪念刊，打开一读，真有几篇正气凛然的大好文章，把当年出卖锺灵的董事长、校长和训育主任……等民族罪犯——揪押到历史的审判台，交由华社公审及判决！然而，美中不足，以下的几个说法，纵然不全像是胡说八道，有些的确没有“从实招来”。忝为当年的受害人之一，顾某直肠直肚，延至今日实话实说，只想补凑一份热闹，别无他图。

（一）有文章说：殖民时期的锺灵中学，采用“中英并重”的教学方针。

此话与事实颇有出入。记忆所及，当年锺灵的初中课本，采用中文的只有华文、史地与公民寥寥几科，其余的主要学科，无一不彻底英化；上了高中，不论商科或普通科，情况更是惨不忍睹：公民课不再入流，地理书改用ABC，历史念的是The Great British Empire，专门向锺灵学生灌输“大布列颠帝国”的光荣与伟大；而华文科呢？就此沦为“万红丛中一点绿”的“孤语寡文”，靠着一本不

足4两重的“中华文选”，在那块明明写着“华校”二字的招牌底下，躲进一个角落里苟延残喘。此情此景，倘不改口说母校“重英轻中”，却还硬说是“中英并重”，不觉得理亏吗？

（二）也有文章说：在21世纪，只有掌握足够的英文，才有竞争的资本和能力。

要是时光倒流，这话说在殖民地时代，虽然奴味扑鼻，仍不失为一句识时务的“俊杰之言”。其实，在那个Great British Empire日暮途穷之初，霸踞在神台上的英文，早该被轰下来。从上世纪后期迄至今日，亚洲四小龙和二大龙的经济飞跃，于英文明摆着风马牛不相及，儒家思想在潜移默化中的作用，才是关键的因素。如果“只有掌握足够的英文”，恐怕还得依赖输出女佣去赚取外汇了。

进入21世纪，就我华裔学子而言，所有主要学科的首选媒介语，不是任何ABC，而是方块字。中学毕业后，想要出国留学的，大可负笈中国。这条出路只有万利，绝无半害。没准哪一天，马来西亚人还能抢在“神州号”飞船之前，先上月球去给嫦娥婆婆请安。这不是痴人说梦，而是又一个MALAYSIA BOLEH!

（三）还有文章说：……为着跟上时代的脚步，中国也大力鼓吹学习英文。

这个马嘴套牛头的例子，除了博人一粲之外，只是废话一堆。尽管不乏洋奴，中国人学习英文，正如英国人学习中文，都是出于顺应潮流的务实需要，有个适可而止的极限，绝无可能“中英并重”，更不至于自暴自弃，堕落成“鹊巢鸠占”，像锺灵那样忍心让自己的母语“禅位”予舶来客。

(四) 另有文章说; 指斥锺灵出卖华文教育, 无异指包括学生在内的3千人之众。

此话无中生有, 类属栽赃嫁祸, 无异于“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当世界舆论谴责美国到处煽风点火、无恶不作时, 未闻有美国人拍案而起, 忿忿不平地硬指世人骂的是美国的3亿人口。何也? 只因你是你、我是我, 在白衣庶民和朝廷之间, 美国人民毫不含糊, 早已划请一条鲜明至极的分界线, 犯不着一厢情愿地捞过界去替当权者舍身顶罪。

纳闷得很, 人家骂的是以汪永年之流为头目的母校掌门人, 壮心不已的老锺灵, 干吗非得自作多情、捆绑无辜的三千人在一起引火自焚?

话虽如此, 实际上, 每当有人讥嘲锺灵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华校”或“变相英校”时, 身为深爱母校的校友, 听到这类冷言冷语, 顾某真是情何以堪? 在“吾爱吾锺灵”的精神感召下, 本能地多次萌生为母校开脱的冲动, 但话还没出口, 就觉得难度太大, 实在不好自圆其说。加上口拙腮笨, 于是又一次结结巴巴、无言以对, 最后仍旧是以理屈辞穷而颓然败逃。老锺灵人才济济, 若有精于诡辩术者, 万乞有以教我。哪怕是强词夺理, 顾某一律照单全收。先此拜谢了。

2006年2月5日刊于《光华日报》

尊师重道乎？

50年代华文中学接受改制的罪魁祸首——檳城鍾灵中学前校长汪永年，拖着罪孽深重之躯，像一具行尸走肉，流落到远在地球的另一半，伶仃孤苦、侘傺无聊。

于是，害起“思乡病”来了。

坐在安老院的轮椅上，他形影相弔，一副刻骨相思的模样，咨嗟太息：什么“一草一木”啦，什么“新交旧雨”啦，又什么“唯一心愿”啦……真是舌灿莲花，说得悱恻缠绵、凄楚动人。忽而抽抽搭搭、泣不成声；忽而声泪俱下、涕泗滂沱。此情此景，恰似李清照笔下的“凄凄惨惨戚戚”。

还有，更叫人拍案的，莫如“拿出擦亮的皮鞋”，作“归心似箭”状。这一幕，如怨如泣如诉，做得维妙维肖，令见者断肠、闻者伤心，端的感人肺腑得很呐！

果然，在校友中，有人动了“恻隐之心”。

其中有个体的，也有团体的；有愿报效机票的，也有要雇请护士的。

确是一哄而上，纷纷扰扰，好不热闹。

也确是一往情深、至矣尽矣，既慷慨、又凄情，煞是淋漓。

尤其那句难能可贵的“尊师重道”，更是掷地有

声，如雷贯耳。

乍听之下，仿佛是金石之音、丝丝入扣。然而，仔细一想，其实是文不对题、狗屁不通。

于是，不禁失笑了，只觉得言者的糊涂、浑浑噩噩、不辨菽麦。套句闽南俗语，正是“功德做在草上”了。

师，当然是要尊的，但止于“可尊之师”而已，并非“凡师皆可尊”，否则便是“盲尊”，等于胡作乱为了。至于重道，关乎品格德行，有道与无道，是正是邪，彰彰明甚，丝毫苟且不得。

况且在锺灵校训的十大信条中，“疾恶如仇”四字，彰明昭著，绝不含糊。谆谆善诱之下，居然还是懵里懵懂、善恶不分。如此不听教诲，于母校纵非忤逆，亦不免是“孺子不可教”也。

50年代的那段史实，吾族的泪迹与血迹俱未乾，至今犹历历在目：

。背弃族群，与伦敦主子私相授受、暗度陈仓，把锺灵当作个人致富的商品，出卖给英殖民主义执政当局；

。为虎作伥，甘为英殖民主义者的走狗，屡屡向政府通风报信，漏夜抓捕无辜学生，更一而再地向当局提供名单，集体开除年少学生的学籍；

。诬害忠良，捏造莫须有的罪名，逼走高风亮节的孔翔泰老师，几致流离失所。

如此伤天害理、心狠手辣，图的是一己的荣华富贵，何道之有？又何可尊之有？〔荒淫的私生活，就不公开说了。〕

悠悠4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带头改制的来龙去脉、所谓“特别津贴”的秘密条件、学生无辜受害〔被抓和被

开除〕的内情，至今鲜为人知。这段不可告人的秘史，黑幕重重，殃我民族教育何止千百年？责有攸归，当时的汪永年必须向我华社清楚交代，从实招来，看看能否谢我族人于万一。倘他果有悔意，肯一一和盘托出，以求将功赎罪，也算好事一桩。那么，顾某愿凑份热闹，力劝内子，倾出多年积蓄，然后拍胸呱呱叫：“要回来就回来吧。没问题，机票包在我身上！”

倘使不然，“尊师重道”者，驴唇不对马嘴也——去他妈的！

1994年2月17日刊于《南洋商报》



忆鍾灵救校运动

1956年，是我的母校——檳城鍾灵中学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的11月23日，是她最不平凡的一日。

当年，我华社最为关心的教育问题，是英殖民主义政府有意拨给华文中学的所谓“特别津贴”。

在那个年代，伦敦政府在殖民地的余威犹存，马来亚的华文教育处在狂风暴雨之中。在“特别津贴”的问题上，华人社会的一念之差，足以铸成祸殃子孙万代的严重后果。教总因此采取了极其谨慎的立场，呼吁全国华文中学结成一个整体，划一步伐，一致行动，共浮沉、同进退，而鍾灵也未表示异议。但后来的连串事实证明：母校的掌权人其实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背着族人同英殖民主义者私相授受，早就单独行动、个别申请，悄悄接受了那所谓的特别津贴。

母校于是出卖了自己的族群，成了害群之马。

同学们闻讯后忧心如焚，愁腸百转，深恐母校因而沦为遗臭万年的民族罪人，于是自动自发地开展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救校运动。

不幸得很，同学们的赤子之心，被恶毒地扭曲了。走在这场运动前面的同学，一个又一个、一批紧接一批，怀着受伤的心，负屈含冤被撵出了校门。

尽管如此，老师平日所教导的“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精神，在当时极度高压的淫威下，激励着同学们义无反顾地为洗清母校已被玷污的校誉而尽心竭力，一而再、再而三地苦谏母校的当政者以大局为重，回到华文教育的大洪流中来。

救校运动日渐汹涌，终于在1956年11月23日，掀起了澎湃的罢课学潮。超过两千名同学，在民族良心的驱使下，参加了在校内“怀恩堂”举行的和平集会，聆听召集的同学发表既是救校、也是热爱母语教育的理性演说。经过长时间的民主讨论，一致通过决议，提出十项合理与正义的要求，包括呼吁校方向华社公布母校接受“特别津贴”的秘密条件，以及促汪永年校长辞职。

当天，鍾灵被令关闭三周。殖民地政府的镇暴队随后开进校园，施放催泪弹，造成会场一片混乱。一个多月后，就在新学年开学前夕，68名同学接到一纸命令，全部被开除学籍，从此不得再踏入母校的校门，也从此不得转读马来亚境内的任何其他学校。在学业成绩单的品行栏内，虽然填上的是斗大的“丁”字，但事实上，在这68名同学中，一向品学兼优的高材生是佔了绝大多数。

如此庞大人数的学生，在同一个时候被开除出校，不是丧尽天良的、冷血的学业大屠杀，又是甚么!?整个华社为之震盪和不平，要求执政当局收回成命的呼号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

事后，槟城教育委员会主席梅农医生直言不讳，在鍾灵的一次常务董事座谈会中坦率揭露，被开除的68名同学名单，完全由“校方”所开出。

“校方”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人”是具体的。躲在这个名词背后的几个身影，闪闪缩缩、若隱若现，只要

大家定睛多看几眼，那一小撮“人”终于无以遁形——正是为了一己之私，把鍾灵当成商品出卖给英殖民政府的汪永年和训育主任叶志颜之流，当然也包括了以王景成为魁首的董事部当权派。

有道是：“虎毒不吃亲生子。”

然而，广大社会人士却见证了：

鍾灵“校方”的兽性，何止十倍“猛于虎”？

37年了，正当华社为发展独中而发扬蹈厉之际，我族杏坛上的这一页可歌可泣的悲壮史实，一定要告诉下一代，而且嘱咐他们，还要世代代代传下去，好让后人更瞭解独中的来龙去脉，以及看清楚华校改制的始作俑者的真嘴脸。

1993年12月7日刊于《南洋商报》

从校友叙旧联欢说起

50年代，我在槟城的锺灵中学唸书。

当年，锺灵的教科书，除了华文和初中的中国史地与公民之外，全部采用英文课本，教学媒介语也纯粹是英语。有幸学生在校内的生活语言，讲的多数是华语，只有少数说方言。在记忆中，彼此之间操英语对话的情形，好像没有。大约就凭这么一丁点，还能让锺灵挂起“华校”的招牌而不感到汗颜罢？

离校25年之后，同学们依循历届校友的传统，举行盛大的回校与叙旧联欢。经过四份之一一个世纪，沧海桑田、物换星移，老同学久别重逢，互道契阔；尽管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让人感叹去日苦多，岁月无情。但有机会齐集一堂，促膝话旧、互诉离情，那融融泄泄的气氛，闹得满室生春，纵非鱼水之欢，却也乐不可支。

想当年离校后，同学们劳燕分飞，各奔前程，大部份留在国内成家立业，或打工谋生；极小部份比较幸运的则负笈海外，或从此移居外国落地生根，或回国任戡洋行，或自立门户，当起了大小老板。正是：各行各业，无所不有。套句自我安慰的话，那是“百花齐放，各有千秋”。然而，倘使“实话实说”，应该说是“良莠不齐，品流参差”。

就在叙旧联欢晚会上，有极少数依赖英文为生的老同

学，竟然是满口的洋腔洋调，上一句ABC，下一句XYZ，说得得意忘形，也说得得意“忘本”。

有问何以如此？答曰：“习惯了。”

那含意是：在外国喝了多年洋墨水，如今在工作岗位上，看的、写的、听的和讲的，无一不是英文，因而养成了习惯，也因习惯而成了自然，所以逢人不说：“你好”，而是说：“How do you do”。

略为琢磨，这辩解并不高明。回忆同窗多年，朝夕相处，彼此讲的尽是母语，如今旧雨重逢，难得班荆道故，说回当年惯用的语言，是最自然不过的事，这才叫做习惯。别后相遇，突然改用外国人的语言来交谈，那蓄意造作的心机，溢于言表，显而易见。而所谓的习惯也者，根本就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

本来，语文只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太执着也不好，但同是华校出身，大家都能讲得一口流利的母语，有什么必要非得借用别人的语言来沟通不可？这不仅是自甘贬低华语的使用价值，也包含了媚外自贱的奇耻大辱。在英殖民主义者统治的年代里，确实有不少本地人寄生于主子的语文，或仗此以抬高身价；一家大小独沽一味英文、满屋洋腥弥漫的华族家庭比比皆是。然而，国家独立了，事过境迁，时殊势易，看看人家马来兄弟热爱自己母语的那一片赤胆忠心，我们-----特别是那一部份能讲流利华语，但却偏偏爱用英语同老同学交谈的锺灵校友，在今天还能不醒悟吗？

话说回头，一间采用英文课本、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的“华人中学”，又是接受改制的始作俑者，就算培养出再多以讲英语为荣的校友，也合乎“种瓜得瓜”的逻辑，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

身为校友，说这样的话，于厚道或有不足，无奈我爱母校，更爱母语。

1993年7月19日刊于《南洋商报》

顾
洋



从一则故事说起

要说的是一个听来的故事，八成是杜撰，姑妄听之可也，不必认真。

话说马来农夫阿里和他的印裔老伴英蒂拉，两人早已年过耳顺，由于长年劳动，身体十分硬朗。可前几天，老夫老妻双双到医院去问诊求医。妻患的是发烧感冒，夫则呕吐不止。得病原因，是这样的：

数周前，阿里中了一万多令吉的大彩，随即在甘榜小屋的睡房装了冷气。老伴英蒂拉在满心欢喜之余，担起“男人有钱会变坏”的心来，深怕丈夫在外“老牛吃嫩草”。就在此时，有人告诉她，为妻者在睡前喷香水、穿透明装，准能把丈夫牢牢套住。她茅塞顿开，复听说这话出自财政部副部长黄燕燕之口，那一定是经验之谈，绝非戏言。阿里夫人更信以为真，于是只字不漏，一一照办。为着让老公能够“明察秋毫”，在冷气房里，除透明装外，她身无覆盖，而且灯火通明，一直到天亮。焉知阿里毕生务农，过惯无味生活，闻香水如闻粪臭，大为倒胃；又见老伴那干瘪的木瓜型体态，披上薄纱一袭，性感肉感乱成一团、混淆不清，他“虚不受补”，看了恶心、呕吐连连，直至公鸡报晓。如此这般折腾了整整一夜，焉有不病之理？

故事的真假，无关重要，但寓意发人深省，足引为

鉴。政府高官乃人民表率，不论雌雄，都是道人以言，故言必虑其所终。纵然只是片言只语，憨厚百姓莫不奉为金玉良言而盲从之，岂可信口开河，把肉麻当有趣？

上司口不择言，惹蚁上身，属下护主心切，代为开脱，是识时务也。但说什么90分钟的演讲，内容涵盖多方面的课题，“香水论”只是“风趣带过”，媒体何需小题大作？此说真乃狗戴嚼子，胡勒！多年前，台湾所谓“外交部”的头目，在他的长篇大论中，只是“顺口点到”完全不成句子的LP二字，便已使他堕落成公认的政治无赖兼小丑。同理可推，一大锅的鱼翅鲍鱼加燕窝汤，倒入一小匙的大便，这汤，不正是那90分钟的演说吗？

为官者位高权重，万人争捧，一颦一笑、一言一语，倘使拿捏失衡，很容易滑向得意忘形，接踵而来的便是语无伦次、胡说八道了。过去喧闹一时的“月漏论”、“享受强奸论”等等，和最新上市的“香水论”、“透明装论”，都是同源同宗的一家之言。

上台讲话的人，最忌台下的听众偷访周公，间中插入几句幽默的话，给听众提提神，原也无可厚非。然而，在幽默和下流之间划上等号，那就画虎不成反类犬了。幽默者，不同于廉价的政治宣传语言，要说得有分寸，还需讲究工夫，倘使欠缺这方面的相当学养，随口乱说，是要撞祸的，宜慎之、再慎之。

独立以来半个世纪，参与建国的三大民族，谁有长进，谁走下坡，一目了然。鉴诸政治人物之素质，对我族高官，不敢期望为族人谋利，只盼谨言慎行，言不无聊、行不出轨，则吾族同胞大可同声一笑矣！

2008年1月14日 刊于《南洋商报》

伤蔡细历

独立以来50年，在众多的历任华裔内阁部长中，曾让顽某拭目以观者，唯独一人——刚刚黯然下台的卫生部部长蔡细历先生是也。

在任期间，论贡献，蔡先生确实是吾族高官中的异类。他做出了许多赢得喝采的好事，如：给中华医药以合理的定位、谴责无良医生对病人的敲诈、营造健康的饮食文化等等。

可惜得很，蔡先生采摘路边的野花，百密一疏，为政敌所陷，偷拍并制成无数光碟，到处派送，以致“二人游戏”，霎时间为万人所共睹。他万般无奈，只得悻悻然挂冠求去。

这几天，在各种媒体上、在各条街头巷尾里，“蔡细历”三字，已成“众议之的”。

平心而言，民间的舆论除了是少见多怪之外，更是见树不见林，失之偏颇；反倒是官家的反应实事求是，务实得让人叹观止矣。

在此时此地的政界，政治人物搞婚外性，只是小菜一碟。忙里偷闲时，邀约红颜相好共登巫山“舒筋活络”，不过是高尔夫球场上的一局友谊赛，仅此而已，何足大惊小怪？马华的例子尤其突出，早在1990年杪，也是卫生部部长的前总秘书黄俊杰先生，就曾因为马华领袖的

“不干不净的男女关系”而感慨叹息。

无官一身轻之后，蔡先生如怨如诉地说：“很多已婚男人都有女朋友，只是大家都没说出来”。他在政言政，指的当然是政界的有妇之夫。言外之意是：“俺有样学样，跟随政海潮流，有啥不对？”落得如今下场，准确地说：那是因为他错误的空间、错误的时间，吃了一口政坛的家常便饭。瞧！几年前，人家克林顿，坦然承认和莱温斯基小妹“有一腿”，甚至还搭上了“雪茄烟”，结果是和气收场，克林顿照旧是好汉一条；再看咱先人和珅，五妻六妾，非齐人而远胜于齐人，在整个乾隆皇朝，始终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大栋梁，叱咤风云之外，享尽人间荣华富贵。

我国民间的道德门槛太高，蔡先生因为“太天真”，跨不过，能不活该倒霉？

在官场，吃政治饭的人，毕竟见多识广，不和民间一般见识。官方的反应口径一致，谴责的仅仅是偷拍的行径，至于“偷吃”的“偏爱”，是好耶？是歹耶？官家三缄其口，无可奉告。当然是无可奉告！因为那是“彼此彼此”的共同娱乐，大家心照足矣，哪有自相暴丑的道理？据说政治人物要警方严惩偷拍者，为的是“以免日后再有国家领袖因为被偷拍而下台”，这是官话，在乎的是偷拍，不是“偷吃”，尽管滑稽，却务实得很；民间的语言是：“国家领袖从此洗心革面、洁身自爱，决不重蹈覆辙”，此话听来悦耳，但无异于妙想天开。

蔡先生“祸从口入”，过不在嘴馋，而是食后疏于抹嘴。在这一个关键点上，他痛定思痛、总结经验，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晚辈们谆谆开导、声声警戒，足见他为人之厚道。

· 原汁原味 ·

斯人已退，夫复何言？但愿蔡兄化悲痛为力量，效法凤凰涅槃，在烈火中新生，其羽更丰，其音更清，其神更髓。

蔡兄，加油罢！

2008年1月8日刊于《南洋商报》



林敬益，我爱你

Astro 决定涨价，消费人一如既往，吭声了：反对、抗议，有的还恫言停看。这一波，初看还真有臭来势汹汹的样子。

第二天，通讯部长林敬益老先生，也许又是“顶不顺”了，对着鼓噪的群众，一盆冰水当头浇。

他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咆哮道：“不满起价，可以马上停止签购，没有人强逼你们看Astro……！”

又说：“你们大可以选看RTM、TV3……这些都是免费的！”

还说：“免费的电视台节目你们不看，人家起价，你们却生气！”

……………〔其他从略。〕

壮哉斯言！确是快人快语、敢怒敢言。林敬益也者，人中骐驎是也。

胆小的人，听了他的这一番肺腑之言，吓成惊弓之鸟，难保不会寻枝摘叶、胡乱联想：

要是再来一次汽油涨价，有车的人有感于生活压力，叫几声不平的哀鸣。林敬益老先生会不会因此作出这样的训导：

“不满汽油起价，你们可以马上不坐汽车，没有人强逼你们坐汽车……你们大可以选骑脚车，这是不用汽

油的……有免油的脚车你们不用，人家起价，你们却生气！”

这当然是杞人忧天。林敬益识文断字、知书达理，怎么会那般口不择言、胡说八道？即便果真又来一次油价上调，想必到时林老先生已挂冠归故里、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看他的免费电视去了。

林佬性喜饶舌、语多逗趣，那是有耳共闻、家到户说的。纵然偶而也会因为一时“口误”而在“阴沟里撞板”，那毕竟是智者之失，无伤元气。例如多年前，他在大庭广众模仿海南话高喊的那一句“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油腔滑调，虽然确曾掀起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暴，但林敬益到底是林敬益，身怀顺风转舵的天赋异能，又精通能伸能缩的从政基本功。当时尽管四面“琼”歌，他兵不厌诈，作出受尽冤屈的龟缩状，终于化险为夷，依旧是好汉一条。

据说，林敬益有个绰号叫“傻仔医生”。这可是天大的误会。能在政坛驰骋数十年而历久不衰，林佬的政治智慧，肯定非比寻常。光说在十多二十年前，安华在朝时企图消灭华文教育一事，当年两人同朝为官，情同手足，林老先生对此孬事早已了若指掌。然而，在安华当政的那段长时间里，他自始至终视而不见、知而不言，耐心十足地迟至安华下野多年后，才趁着依约补选的黄道吉日，高举民族大义的旗帜，浩气凛然地公开向华社揭露这一秘辛。足见他非但一点不傻，而且还聪明得很哩！此外，除了安华，在林佬的政治伙伴群中，以往的和现在的，是否还有第二、第三……人企图消灭华教？林老先生守口如瓶、只字不漏，那门子点到为止、吊人耳瘾的揭秘艺术，火候到家、难能可贵。如此这般的谋略与神机，绝矣

哉！

马六甲海峡后浪推前浪，新一届的全国大选之后，林敬益这一颗大众开心果，将随即退隐政坛与官场，留给人们一个“想到就笑”的甜美回忆。

临别依依，谨此深情地对他老人家说一声：“林敬益，我爱你。”

顾
洋

2007年5月12日刊于《南洋商报》



纪碧真不是华人？

槟州议会的最新一次会议，尽管一如既往，胡闹加无聊，鄙俗得很，但也并非全无看头。

会议期间，在议会内外最逗趣的人民代议士，要数掌管州内旅游、文化、艺术及妇女发展大业的民政党行政议员纪碧真女士了。这位尊贵的老太太喙长三尺、爱耍嘴皮子，当中固然多是解颐妙语，甚至是不经之谈，但也不乏可圈可点的凿凿之言。

这一回，纪女士在总结明年度供应法案时，突遭同属国阵的两名马华同志相继发难，抨击她在出任槟州同乐会主席后，在商展的会场内，自动放弃母语的使用，把所有商铺的华文招牌，改成清一色的单一语文；虽然都在同一屋檐下吃同一锅的政治饭，兄弟党的两位同志照样打蛇随棍上，显出大义灭亲的模样，要纪女士在州内的旅游胜地，增设华文的路牌和告示牌，以吸引来自中国的游客。不仅如此，其中一个同志更是得理不饶人，怒骂纪女士不懂得自己的母语，有损民族尊严。

纪女士毕竟不是省油的灯，在同朝为官的其他国阵〔巫统〕同胞兼同志的击鼓助威下，更如母虎添翼，对马华同僚的“捣乱”〔纪女士说的kacau〕，毫不含糊地严加拒斥。她的回应〔演绎〕是：

〔一〕在参观商展会的60万人次中，多数是马来同胞，华人只占少数。因此，拆除历年都有的华文招牌，乃

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

〔二〕旅游槟州的中国游客，为数区区的4万5千人次，只占外国游客人次总数的2.1%。因此，不增设华文路牌和告示牌，乃理所当然、天公地道也；

〔三〕“华语是华人的母语，我纪某的母语是英语。我确实不懂得你们的母语〔华语〕，但我的母语〔英语〕程度，已好到了受邀到世界各地给讲座的国际水平。因此，华语之于我，实乃风马牛，何相及之有？而我纪某的民族，更是“桥归桥、路归路”，互不相干，何损尊严之有？”

纪碧真不愧是纪碧真，快人快语、单刀直入，端的壮哉斯言！

上列的三点回应，声如行云流水、娓娓动听，只是顾某见类蛙鸣、识同蠡测，有如下三个相应的疑问，敬恳纪老夫人不吝赐教，开我茅塞：

〔一〕可否向马航当局建议：拨冗研究按人次多寡的方案，作为播音用语和供给报纸比率的标准？倘使可行，何妨来个“纪规马（航）随”，即：当国内机场或班机上的乘客，以华人居多时，增加华语的播音；或者班机上清一色是华人乘客时，酌情取舍现有的播音用语和增加华文报纸的供应量？

〔二〕槟州的旅游景点，使用纪女士母语〔英文〕的路牌和告示牌，比比皆是，这是否因为来自说英语国家的游客，居外国游客总人次的第一位？又：比较来自说华语的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多出多少人次？

〔三〕纪太夫人说：“华人的母语是华语，我的母语是英语”。把这句话理解为“纪碧真不是华人”，是不是误会了？果如其然，愿就教于纪女士：“您老人家的祖宗到底是什么民族？”

2002年11月15日刊于《星洲日报》

感谢政府乎？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一位巫姓友好，以知天命之高龄，娶风信年华的华小姐为妻。新婚燕尔，未能免俗，众亲友欢天喜地，大闹新房；随后是洞房花烛、二人游戏，一夜无话。翌日清晨，东方甫露曙白，大夥意犹未尽，再到巫宅嬉戏，原想调笑一对新人，不料见了面，那超龄新郎嚎啕大哭，泣下如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抽咽道：“原来……原来……结婚是这么……爽的。我……我……虚度了……几十年的大好青春……呜呜！”

大夥颇感突然，面面相觑，一时不知所措，说好笑歹，连声安慰道：“不迟不迟，来日方长，只要加倍努力，埋头苦干，那么，失去的一切，全都能够追回来。”

这也罢了，还有更“绝”的：

新娘闻得官人啼哭声，急步从房里走出来，大夥见了，“这厢有礼”地齐齐招呼了一声：“巫太太。”

没想华小姐居然这样回应：“不敢当。”

这是甚么话！嫁进巫家门，便是“生为巫家人，死为巫家鬼”了。何况从老巫的泪眼中，大家都看得出来，在昨晚“你浓我浓”的“爽”之后，华小姐确实已“翻身一变”而晋级为“巫太太”，何不敢当之有？

华小姐连自己的身份都懵然无知，当然更是认不清自己在巫家的地位了。来日大难，当可预卜。

这故事在记忆中尘封已久，如今还能“破土而出”，实得力于咱族官爷林部长良实先生在近日的一句话：“感谢政府。”

事情是这样的：

在华裔居民占总人口90%和已有六间国小的柔佛再也，在马华公会亦步亦趋的赞同与配合下，政府原计划开办一间宏愿学校。但在最近的内阁会议中，政府改变初衷，回船转舵，放弃原定计划，改以建立一间新华小取而代之。

因此，林部长“感到非常欣喜及安慰。”

也因此，咱的这位官大人说：“我要感谢政府这项善意的决定。”

这又是甚么话！马华是国阵里的老二，而国阵是咱的执政党，严格来说，马华是政府，政府也是马华。在国会里，林部长同首相既并肩、又捱身地排排坐，是内阁里的重量级成员。按理说，内阁的一切决定，善意也好、恶意也罢，林官爷参与其事，自不在话下。这样说来，感谢政府岂非感谢自己？如此这般，焉能不滑天下之大稽？

和巫家的华小姐一样，马华龙头老大在内阁里照镜自顾，昏头昏脑，总觉此君来路不明，不知何许人是也。90%人口的区区一间尚待兑现的华小，竟让咱的政治头头喜出望外、乐不可支，忘了自己本来就是政府中的一员。一句“感谢政府”，显然是受了恩赐，铭感五内而发。那口吻，同理应平起平坐的伙伴身份，是太过不相衬了。此何止是自甘矮化？简直就是把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彻底地夷为平地。何不睁大眼睛看看人家：不到10%

的人口，国小足足有半打，而且全是“陈年旧事”，早已把咱们远远抛在后头。那才是如假包换的功德无量、那才真正值得刻骨铭心、感激涕零。自诩代表五百万炎黄子孙，马华却是糊涂至此、怯懦如斯，距窝囊不远矣！咱族群怨气满腹，处境江河日下，岂非事出有因、理所当然？

周而复始的党争、牛头不对马嘴的“鱼头论”、不按牌理出牌的“接班人配套”……等等，纵然无一不是充斥歪风邪气的败德腐行，毕竟不过是萧墙之祸，类属“内部矛盾”、“与人无尤”。本来，今后马华上头衮衮诸公诸婆如能洁身自爱，“只要加倍努力，埋头苦干，那么，失去的一切，全都能够追回来。”然而，可惜得很，这个号称普天之下第三大的“龙党”，继续不务正业，把“勇于内斗”的匹夫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自己人当中不断地惹是生非。不但不悬崖勒马，反而变本加利，以财大气粗之势，在收购南洋报业的霸行中，甘冒族群之大不韪，目空一切；无视千夫之所指，一意孤行；对咱华社怒目相向，同我全国华裔同胞公然对抗。孰可忍、孰不可忍？

语云：爱之深、责之切。写到这里，顾某椎心泣血、火冒三丈，掷笔吆喝：

“马华马华，朽木不可雕也！”

稿于2001年6月15日。被多家报馆退回，未曾见报。

首相的意愿

一个土头土脑的老外，第一次到我国来。他先过境首都，再乘“马航”飞来槟城。下机后坐上计程车，他兴致勃勃，打开话匣子问前座的司机：

“听说贵国是多元化的国家，主要有三大民族，是吗？”

司机回答：“Yes”。

老外又问：“除马来人之外，另两大民族是日本人和英吉利人，对不对？”

司机回答：“No”。

老外再问：“那么，其他两个是甚么民族？”

司机回答：“Chinese and Indian。”

老外搔搔头，满脸的莫名其妙，问道：“机场内的告示牌有马来文、日文和英文，怎么就不见华文和印度文？还有，刚才飞机上的乘客，除了我一人之外，清一色都是华人，但机上的播音只有英语和马来话，为什么也没有华语？”

司机的“水皮”英语到此为止，答不上来，只是连声说：“No no, no no……。”

老外土气横秋，似有所悟，高兴地叫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贵国的交通部长一定不是华人，也不是印度人，对了吧？”

司机还没答腔，车子已停在酒店门口，到站了。

几天之后，报纸上有这样的一则“新闻”：

“……针对机场通告不用华文书写，反而用日文代替，〔教育部副部长〕韩春锦指出，〔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林良实医生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并将妥善处理。而且，采用日文是首相的意愿。”

原来如此！

韩副部长是“学而优”的读书人，不乱说话。虽寥寥数语，但言简意赅，颇值玩味。交通部辖下机场的通告，是否书写华文，还得讨论后才“妥善处理”，这样的办事“工序”，一秉至公、毫不含糊，可歌可颂。看来，也是交通部部长的马华总会长谨小慎微、不马不虎，很像公事公办、绝不循私的至贤好官。依此推想：当初在“妥善处理”首相意愿的过程中，必也先经过一番或多番的讨论，然后才由林部长最后拍板敲定，是也不是？

机场启用至今多年，首相早已得偿所愿，但华文始终无影无踪。尝鼎一脔，有两点是不言而喻的：〔1〕采用华文不是林良实的意愿；〔2〕这位被老外错误认定不是华人的交通部部长，万万想不到采用华文竟然会是华社的意愿。倘使不然，在这段悠悠岁月中，世界人口已增加数以千万计，而原可一挥而就的华文告示牌，就算曾经讨论过了千百回，也应一如首相的意愿，早已“妥善处理”了，何以竟迟至今日犹未出台？

大和民族在我国朝里无人，首相代为表达采用日文的意愿，可谓事出有因。然而，自诩代表五百万华人的朝廷命官，掌管的正是交通部，居然连让自己的语文在自己所管辖的机场内亮一亮相的愿望也没有，甚至对自己族群的

这一个愿望不加思索，这恐怕是首相所始料不及的。

经年累月，高高挂在机场内的日文告示牌就快要褪色，华文的问题姗姗来迟，如今才被提到台面上来，不理不行了。然而，这样一件“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的湿碎事，在交通部位居万人之上、无人之下的总舵主，却还要先讨论〔跟谁讨论？需要多长时间？〕而后才“妥善处理”，莫非当真一仍旧贯？

这一回，首相要啼笑皆非了。

2001年6月13日刊于《光华日报》



马华情有独钟

到底是兄弟党，血脉相连，纵然曾经数度怒目相向，甚至剑拔弩张，最终还是悬崖勒马、鸣金收兵。

说的是槟城州议会选举过后，国阵新贵意犹未尽，继续落力表演的那出“争官”儿戏——有人说是闹剧，也有人说是大选连续剧。

曾经被讥为“不死不活”的马华公会，一向依靠马来选票当家，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数十年如一日，马华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在刚刚偃旗息鼓的全国大选中，扎扎实实地赢得了华人的支持，终于闯出了一个春天来。

特别是在槟州议会选区，马华候选人所向披靡、百战百胜。两个兄弟党——巫统和民政，虽然各有斩获，但也都损兵折将。相形之下，马华胜得最漂亮。

挟持累累战果，配合民政“双林出走”的滑稽戏，马华论功索赏，要求加官晋爵，不过是“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一点也不过份。尽管结果功败垂成、“维持原状”，马华却的确是“是不能也，非不为也”，对全体支持者，已是仁至义尽，有所交待矣。

“弱之肉，强之食”，政治角力，如此而已。

想当年，马华百病丛生，手无缚鸡之力，任人冷嘲热讽，一忍再忍，实在是情非得已，无可奈何也。

如今，时移势易，昔非今比。世纪末的马华，如同生龙活虎、气吞山河，人人有目共睹。

槟州首席部长一职，原为马华所任，60年代被民政取而代之，马华耿耿于怀，至今念念不忘，力谋失而复得，人之常情也。30年才算一次旧账，宽容与厚道，马华兼而有之。只是那“一如既往”的争官结果，来得突然，也来得莫名其妙。以当今马华而论，身强体壮、力大如牛，居然甘心雌伏、逆来顺受，尤其不可思议。内里乾坤，言人人殊，有说是巫统介入的缘故，“因为马华有勇气和民政闹翻，但绝对不敢得罪巫统。”

仔细一想，这话稍嫌刻薄之外，不像无稽之言。

在不堪回首的偷生岁月里，马华拱手让人的厚禄高官，何止槟州首席部长一职？马六甲州长、中央财政部长、工商部长等等，先后“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不再回头了。

马华力争“完璧归赵”，情之所钟，偏于槟州一隅，对于更是位高权重的朝廷一品命官，反而状似不屑一顾。如此这般，虽然想必事出有因，却颇耐人寻味。选民爱护马华，不免猜东臆西、胡思乱想，久则病生。马华爱民如子，于心何忍？不如开诚布公，道出原委，哪怕是“是不敢也，非不为也”，都是万千拥趸所喜闻乐听的。

来龙去脉如何？是青红？是皂白？竞选时的“老板们”洗耳以待。

2000年1月10日刊于《南洋商报》

大选后说大选

沸沸扬扬闹了几番之后，咱政坛渐归平静。对于那群吃政治饭的人，五年一度的大选，既是龙门，也是鬼门关。登上“门”去的，身价计斤算两，善贾而沽，一片大好前程；倘使不然，掉进“关”里，就此粉身碎骨，一命〔政治生命〕呜呼，是必然的下场。

有道是：“大选者，生死斗也。”此言不虚。

于是乎，“不择手段，但求当选”，成了天经地义。候选人不能自己，各种鬼蜮伎俩，无所不用其极。

也于是乎，千奇百怪的丑态，露得一丝不挂，此起彼伏，层出不穷。

一席“站蹲论”，出自博士〔？〕之口，说得头头是道，原可辩解为研究“两性放尿姿势”之心得，算得上是“学术成就”，何足大惊小怪？奈何时空阴差阳错，偏是在大选时，为了打击对手，口不择言，成了油嘴滑舌的登徒无赖，结果是“掉进关里”见鬼去了。

随着竞选运动的加剧，华语华文集朝野各族宠爱于一身，价位冉冉上升。二毛子学了几句母语，串门时照念不误，南腔北调，妙趣横生；友族候选人在华人选区拜票时，“您好”、“谢谢”等的大年初一好话，背得朗朗上口，只是那生搬硬套的“亲善沟通”，总显得有些滑

稽。

原本位高权重的政党大小头头，自甘纡尊降贵，挨门逐户，左一声“安哥”、右一句“安娣”，怡声下气，好不亲昵。逢人弯腰握手，和颜悦色，善气迎人。那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过份地娇揉造作，露骨地虚情假意，把肉麻当“亲民”，其丑无比，令人既恶心、又好笑。

尤其不能不说，“害群文人”的卑鄙无耻，在大选中体现得极为突出。过气的教授、自诩的学者，三教加九流，甘为权势的笔杆打手，杜撰所谓的专题文章，扭曲历史事实，故意避重就轻，混淆黑白，替丑恶现实涂脂抹粉、为无良政客张目撑腰。那读书人的风骨和气节，都让孔方兄珍藏起来了。

冷眼旁观，大选不失为喜庆节日。嘉年华会的热闹气氛，给普罗大众带来了欢乐的日子。竞选运动期间，数以百万计的“露水老板”，陶醉在几百个“雇员”为他们表演的绝妙好戏中。然而，彼此心知肚明：尘埃落定之后，太阳出来了，露水蒸化，正是各就原位的时候。于是，官爷依旧是老板，百姓仍然是奴仆。

选民要恢复老板身，翘脚再看众政客免费耍猴戏，五年后再见。

1999年12月13日刊于《南洋商报》

桌子与行动党

《南 洋商报》8月1日的北马版，有这样的一则趣闻：

主标题是：一张桌子闹翻天；

副题是：行动党章瑛指许子根浪费公款。

细读新闻内容，来情去意大约如此：

槟州政府在去年9月为行政议员更换办公室家私时，购置的新桌子价格，每张介于9千到1万5千令吉。

槟州议会里独一无二的反对党议员、行动党的章瑛女士，为此大兴问罪之师，气呼呼地叱责州政府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在呼吁人民樽节的同时，自己反而穷奢极侈，浪费公帑。

槟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在为州政府的这项开支辩护时，轻描淡写地说：

“企业公司高级职员所用的桌子，一张也要好几千令吉。”

这四两拨千斤的功力，就这么一勾一带，过去了。

弦外之音是：“商人用得，官爷也得。卿卿孤漏寡闻，少见多怪了。”

那边厢，章女士死缠烂打，不肯就此罢休，闹着要丹斯里许首长子根博士进行彻查，然后向槟州人民交代。

看来，好戏还在后头。

平心而论，倘是凡夫俗子，买一张价值一万几千元的桌子摆放在家里，当然是叫做挥霍了，纵然不被千夫所指，也要笑话天下的；但在官场，行政议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高高在上，不同凡响，坐的是“官椅”、用的是“官桌”，无一不天经地义、无一可以质疑。光是那当头的“官”字，已是声威赫赫、价值连城了。倘使不然，改用廉价的“平民椅”，坐坏了官屁股，恐怕天理难容，是要天诛地灭的。

见多识广者，当知“官椅官桌”类属奇珍异宝，身价不凡，民间的筐篋中物，岂可同日而语？上万元的桌子，东南西北，比比皆是。就说在中国罢，雕龙镂凤的酸枝桌、镶金镀银的檀香椅，动辄以数十万元计。值此马中关系如胶似漆之际，槟州政府不惜舍增进两国友好的贸易渠道，为樽节而取远为廉宜的次等货，于槟城人民已是仁至义尽。问你章某形单影只、不自量力，还要咄咄逼人，是何缘故？在官眼中，一万几千元的数额，不过是分寸之末耳，何足道哉？章议员因此而大动肝火，乃因不明为官之道也，难怪要忿忿不平、小题大作了。

按议会民主的逻辑，用于“州官”的开销，桌椅也好，吃喝也罢，甚而至于出国寻欢作乐，从一分一毫，到百万千万，无不征得州政府的批准，而州政府也者，乃由人民投票选出。如此引而伸之，一切开销早获人民预先授权，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一张“官椅”耗资万元，无怪乎槟州人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自始至终保持出奇冷静、无声无息；民间团体更是缄口结舌、噤若寒蝉。偌大的槟州幅员，方圆数百里，只闻行动党人喋喋不休——像是为民请命，又仿佛是一厢情愿。

这情景，端的是皇帝不急太监急了。

1998年8月7日刊于《南洋商报》

李金狮感恩不图报

马华公会署理总会长李金狮，再次当选国会议员，他眉飞色舞，乐不可支。

但是，他没有失态，也没有失言；他实事求是，一语中的。当着众多华文报记者面前，他面无愧色地倾出了肺腑之言：

“我感激马来选民——TERIMA KASIH。”

对李金狮，马来选民情深似海，恩重如山。

没有马来选民，他没有高官厚禄；

没有马来选民，他没有荣华富贵。

所以，理所当然，对马来选民，他感恩。

但是，出乎意料，对马来选民，他不图报。

因为他的党，代表的是全马五百万华人（当然也包括林吉祥）。而他，在国会吐露的，是华人的心声；争取的，是华族的利益。

对华裔选民，李金狮宅心仁厚，不念旧恶，十足是以德报怨的真君子。

但对马来选民，他好像是过桥抽板了。他纵然不忘恩，但却负义。

马来选民有何感受？非本文讨论范围，不表。

然而，“背后一刀”的伤痛，李金狮在马华党争中的亲密战友，理应领略过了。

大约一年多前，在挑战李霖泰之后，李金狮气宇轩昂，看样子是决心辞去国会议席，准备在补选中同李霖泰决一死战了。但他阴差阳错，把冯京当马凉。他的辞职信，不是准确地呈交给下议院议长，而是牛头不对马嘴地，错投到马华会长理事会去了，以致胎死腹中（非法的人工堕胎），结果挑战不成。但李金狮不气馁，再次跃马横戈、声罪致讨。这一回，冲着龙头老大而来，他一鼓作气、先声夺人，誓取总会长龙椅。与此同时，他的蟹将虾兵，纷纷揭竿起义，桴鼓相应。那一阵子，人叫马嘶、风声鹤唳，眼看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厮杀就要开锣登场了，孰料就在一发千钧的关头，李金狮泄气了。他临阵龟缩，探出头来，笑吟吟地对着他的战友们说：

“嘻，嘻，我不玩了。你们多保重。”

于是，他的追随者辙乱旗靡，未战先败，一个紧接一个，统统成了当权派的瓮中鳖、砧上肉。

他麾下的宠将爱卒，有的未出师先身死，有的在大选后忍辱偷生。唯独李金狮，吉人天相，逃出生天，出长在马华传统上一向殿后的卫生部。

他没有吭声，是沉默抗议呢？还是明哲保身？他比谁都清楚。然而，终究是忍气吞声了。论火候，比起一号龙头在党争中所表现的忍功，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的是：“晚了”。

党争期间，追随李金狮的同志，大张挞伐，为他出生入死，遍体鳞伤；大选过后，拥护他的战友，日暮途穷，还为他背上了十字架，苟延残喘。

所以，理所当然，对这些支持者，他感恩。

但是，同样出乎意料，对这些支持者，他没有图报。

在官塔里，他终于又爬上去了。

他单枪匹马，直上青云。他不是踏着梯级——而是踩在一具又一具的尸体爬上去的。从塔顶上，他回头俯望塔底，在皑皑的白骨堆中，可还认得出黄俊杰、云时进、郭伟杰、黄秋贵、周锦海、赖观福、叶炳汉、李永枢……？

稿于1990年11月（被多家报馆退回，未曾见报。）



马华领袖·女人·床

马华公会前总秘书黄俊杰，在收拾包袱正要带伤爬离政坛之前，举行了一个“临别秋波”的记者招待会。

他满腹牢骚，滔滔滚滚，侃侃而谈，如怨如诉又如吼。

在暴露马华内幕时，他慨乎言之，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马华领袖只要能够使自己干干净净，没有女人……的问题，马华便已胜利了一半。”

虽然是点到为止，但言简意赅，发人深省，颇值玩味。

把上下文连贯起来，话中的“女人”，呼之欲出，指的显然不是马华领袖的高堂慈母、贤内助或同胞姊妹；而彼此之间的关系，谅也不只限于研究学问、喝喝茶、打打牌、握握手那般纯洁无邪，应该是涉及了一张很能令人想到孤男寡女“肝胆相照”的卧房家私——床。

本来，食色性也，马华领袖、女人和床三位一体，翻云又覆雨，不过是人性的表露，原也不足为怪。夫妻上床，行的是周公之礼，为的是传宗接代，何怪之有？然而，黄俊杰的话，就怪在“干干净净”四个绝字，勾划出了话中的“女人”，纵非不干不净的风尘女子（如欢场

女、卖淫女之类），即使是干干净净的良家妇女（如女同志、女下属等），至少同马华的男领袖之间，有着不干不净的“临床关系”。

黄俊杰的这一句话，对马华领袖的人格，对马华公会的党格，对马华女党员的尊严，对马华基层的颜面，都是重量级的迎头痛击。马华上下，实不宜等闲视之。

黄俊杰欲言还止，语焉不详，没有指名道姓，没有一针见血，厚道不像厚道，刻薄不似刻薄，令听者如隔靴搔痒，浑身不舒服。尤其严重的，莫过于一竹篙似的打法，对马华领袖十分不公平。这口舌之灾，可大可小，举家庭为例，倘使领袖夫人兴师问罪，小则“罢床”，大则家变。黄俊杰在发难之前，可曾三思而后言？

记者招待会后的第二天，马华总会长林良实开口了。他对他的旧同僚大揭党的疮疤表示不悦。但是，有关“女人”一节，或许是因为时间仓促，他没有否认，只说将在“适当的时候”，对黄俊杰所发表的言论一一答覆。

其实，何止答覆？还必须追根究底，务求水落石出，沉冤得雪。如果黄俊杰无中生有、含血喷人，林总会长无论为公为私，一定要向社会讨个公道，除表明清白外，也揭穿黄俊杰架词诬害的可耻伎俩。自称代表五百万华人的堂堂政党的堂堂领袖，岂能容忍一个落难政客把他们和不明不白的女人挂上钩，硬扣不干不净的风流帽？

然而，反过来说，要是林总会长所许诺的“适当的时候”，变得遥遥无期，或是到时所作的答覆，不是理直气壮、辞严义正的反驳，而只是穿凿附会的诡词，那么，在听者的印象中，自然就会出现一副“马华公会在一张不干不净的床上，抱着一个不明不白的女人，高喊华

人万岁”的滑稽图象来了。而黄俊杰呢？他非但不是信口雌黄、不是造谣中伤，而是快人快语，更是仗义执言了。”

1990年11月5日刊于《南洋商报》

顾
洋



咱领袖哪里去了？

上 周三〔9月19日〕的南洋商报，在报导外交部
部长赛哈密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访谈时，有如下的一段对话：

英电台问：“内阁重要职位和政府部门高职，几乎都由马来人出任，而华裔及印裔被排除在外。在如此的情况下，他们还会对大马有归属感吗？”

赛哈密回答：“华、印裔和其他族群已接受这样的安排，局外人有什么资格质问？这是华裔领袖协商的结果。”

这一问一答，似醍醐灌顶、发人深省、颇值玩味。

英国电台的提问，单刀直入、一“刀”见血；而赛哈密的回答，同样是直截了当，不拖泥、不带水。

大约是“局外人无权过问”的缘故，赛哈密避开了关于归属感的问题，但他没有掩饰“一族独高”的现实，只是语焉不详、点到为止，留下不小的模糊空间，让人揣摩。

究竟是谁当上了华裔的代言人，又是在哪一年、用什么方式、向什么人宣告“接受”如此这般的安排？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财政部长、工商部长、马六甲州州长、以及多个驻外大使等职位，原来都由“华族同胞”担任。那时的那样安排，不正是当年的“协商结

果”吗？后来的“面目全非”，又是哪一个或哪一撮华裔领袖参与的“协商结果”？是已故的陈祯禄、林连玉、林晃升、梁宇皋、陈志勤、陈修信、达希尔、陈东海……？或是还健在的林苍佑、林吉祥、王文华、林敬益、李三春、郭川强、林良实、奥玛·翁毓麟……？

赛哈密都没有交代。

他说华裔族群“已接受这样的安排”。此话当真？略为琢磨，好像不虚。窃思部长位高权重、一言九鼎，大概不致于信口开河、无事生非吧？否则一个多星期过去了，600万人口的华裔社会，对赛哈密的发言怎会粒声不出、麻木得像植物人呢？显然是默认、或者说是“又再顺受”了。足见吾族气量之大，果真能“肩挑五岳、胸罗百川”，何其伟哉！

赛哈密的另一句话：“局外人有什么资格质问”，说得至情至理。言外之意是：“有资格的局内人，请问吧！”。可惜他一厢情愿，而且曲高和寡，以致身为“局内人”的其他族群，宛若鸭子听雷、不知所云，因而未随他的音乐起舞。尤其纳闷得很，多如牛毛的吾族领袖，居然像是装聋作哑，几乎个个蜕成了寒蝉。平日阅墙时的勇猛与威风，此刻犹如虎尾挂扫帚，不知都躲到哪里去了？

有此一问，乃因心里憋得慌，全无恶意。苟有冒渎，心直口快而已也，还请领袖们海涵。

2007年9月27日刊于《南洋商报》

戏说大人物抢功

近来读报，常能九窍通郁，心旷神怡，因为报上的笑料越来越多，好看得很。

就说前几天吧，华教问题引发我族大人物竞相“抢功”的新闻，直叫顾某忍俊不禁、弯腰捧腹，笑得涕泗滂沱、死去活来。

读报可以一笑解千愁、排忧解难之外，还能益寿延年，不失为养生之道也。

议论华教，宜先认知一个前提：从咱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建立第一间华校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独立42年后的此时此刻，华文教育有哪一天过的不是提心吊胆、担心受怕的悲恐日子？

长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漂泊，华文教育得以苟延残喘，活一天、算一天，靠得只是救命的稻草。如此岌岌可危、命在旦夕，我族大人物——特别是吃政治饭的衮衮诸公诸婆，何功之有？倘是旧事重提，回忆起“铁树开花”的那一幕，岂只是仅止于无功？那是万死不足以谢吾族五百万同胞啊！

看看人家，独立前连中学也一无所有，如今却是大学林立，遍布国内东南西北。形形色色的奖学金、助学金，还有贷学金……琳琅满目，“任选唔黹”，这才叫丰功伟绩，这才是无愧于族人。尤其难能可贵，从来未有人

抢功争宠。

同是执政党，论政绩，两相比较，大巫小巫，显而易见。人家是默默耕耘，做大事、立大功；我们是雷声大、雨点小，或者说压根儿就是空雷不雨。区区一间小学，或是其他一些芝麻蒜皮，居然也能触发一场狗咬狗骨的生死斗。

此情此景，同族中哪怕是贩夫走卒，只要民族自尊一息尚存，焉能不羞愧得无地自容？

倘使果有“立功”之能耐，那么，财政部、工商部，以及马六甲州的一品官职，都理应早已失而复得、完璧归赵了。事实是：强弱悬殊、卵不敌石，纵使有心，奈何涓埃之力，不堪一击，只能咬紧牙关，俯首哀叹。既然如此，献丑不如藏拙，愈是好大喜功，那一身忍辱当官的“软骨功”，愈是令人齿冷。

身为族人父母官，为族人谋取权益，既是正业、也是本份。甭说一所小学，就是百所千所，也不过是“务正业、尽本份”而已也。何况许下甚么“打进……纠正……”的承诺在先，此后更加任重道远，是理所当然的了。纵使有成，克尽厥职耳，何足抢功哉？

我族问题一筐筐、一箩箩，旧问题久悬未决，新问题纷至沓来。奈何我族政治领袖忍辱负重，长期谨言慎行、明哲保身，自顾尚且不暇，何暇再顾族群？偶得嗟来之食，莫不如获至宝，争得你死我活、难解难分。尽管煮豆燃萁，自相攻讦，看起来颇似正气磅礴、威风凛凛，但在外人眼里，到底是个银样蜡枪头。

回头想想，人家是大鱼大肉，吃得脑满肠肥，始终默不作声，不抢功、不争宠。而我们呢？为着别人丢弃的几根骨头，斗得有你没有我，此岂非自轻自贱，能不让入发噱，捧腹狂笑吗？

1999年7月30日刊于《南洋商报》

闲说“华社领袖”

“**华**社领袖”是一个雅称，乍听还稍含贵气。大约因为屡说不鲜，又因一听了然，所以向来无人深究。

倘使认真起来，细想一回，这名堂良莠不分、真伪莫辨，可谓百病丛生。欺“社”盗名者，十有九点九；名实相符者固然有之，但凤毛麟角而已。于是乎，雅也好、贵也罢，统统虚有其表，内里是俗贱兼备的。

顾名思义，“华社领袖”也者，民间头头是也。论“官价”，一文不值，纵使在族群中，价位也因人而异。“华社领袖”并非“只此一家”，分门别类起来，还真色彩缤纷、目不暇给呢。倘以才能定价，劣质的便宜货俯拾皆是；若以学问为准，“货真价高”者恐怕“库存无多”；如以品格取人，譬犹缘木而求鱼，虽不中亦不远矣。别的不表了，就说两大类罢。

一是财大气粗类。

这类“华社领袖”，多属暴发户。特点是浑身土气、胸无点墨，但视名如命、死爱面子。

譬如罢，名前名后，加头加尾，那几个ABC字母，连自己都不知所云，但仍然引以为荣，甚且矜功自伐、自视高人一等，以为果真“实至名归”、“光宗耀祖”哩。而其实，倘使追究起来，那过程足以辱门败户，不揭也罢

了。

施舍的能力与财俱来，钱多了，可以“有钱出钱”，纵使九牛之一毛，已非常人之所能及。靠着凡夫俗子的衬托，名声渐噪，由近而远，终于冒出头来，又是主席、又是会长、又是顾问……如此这般摇身一变，咱族里又添了一个“华社领袖”。

既是领袖，自然不能“免雅”，从此应邀到处说东道西，成了家常便饭。天文地理、中外古今，无所不谈，仿佛无所不精，其实是拾人涕唾、一窍不通，连个半瓶醋也不如。那本意，原来不过是故作高深，只图一泄领袖欲而已，结果往往反倒是驴脚自露、妙语天下、贻笑大方。例如在祝寿宴会上，有“华社领袖”在台上大声祝贺寿星翁“福寿全归”的趣闻。此例实乃冰山之一角耳。

二是知书识礼类。

知书者，读书人也。学贯中西者有之，博古通今者亦有之；而识礼者，不外古貌古心、温文尔雅之一族也。这类“华社领袖”，慈眉善目、一表正派，但有个不良嗜好：沽名钓誉；也有个不治之症：言行不一。

不久前在都门和槟城先后公演的闯墙闹剧，正是此中之经典好戏：

大庭广众，待敌如友，又握手、又拥抱，或出席对手子女的婚宴，或参加敌方父母的丧礼，表现得泱泱大度、落落大方。那风流潇洒的君子风度，儒雅倜傥，不愧为领袖样板也。然而一转身，故态复萌、原形毕露，罔顾“兴革”二字油漆未乾，迫不急待地分帮立派，公然散发“菜单”，肆无忌惮地举行“分肥”谈判，争名夺位，好不快活。

如此兴高采烈，闹得沸反盈天，原来又是“华社领

袖”的“名癮”发作，昏了头脑、迷了心窍，以致狗咬狗骨，周身抽搐、不能自己。

实际上，煮豆燃萁，层出不穷，不乏先例，普罗大众司空见惯，早已视同儿戏，嗤之以鼻。独有庸人自扰者，闲极无聊之余，或会黯然悲叹：

“呜呼哀哉，吾族族门何其不幸！”

1998年6月17日刊于《南洋商报》



领袖和大小便

华人有许多种，这里谈两种：
一种是领袖，一种不是领袖。

已经是领袖的那一种，还想继续做领袖；不是领袖的那一种，很想开始当领袖。

两种人混在一起，彼此只想治人，不想治于人。那结果是：僧多粥少，于是争了起来。

赢的，做了领袖，越做越有瘾，从此赖着不走。

输的，心有不甘，只好另起炉灶，也当起了领袖。

在那另起的炉灶里，当然也有胜负。于是，又有人做领袖，又有人另起炉灶。这样一来，领袖炉灶，炉灶领袖，一个紧接一个，全都多了起来。明乎此，华人社团之多，领袖之众，以及高喊团结而不团结，也就知其所以然了。

可是，因此把华人说是有领袖欲的民族，却又不尽然。

比较准确地说，华人的领袖欲，是对内而言的。对外呢？那“雄心”龟缩了，甚至甘心寄人纱笼下，任由摆布，而且是服服贴贴的，那谦让的宏量，升华到了含垢忍辱、吮痂舐痔的境界。倘要证据，只需环顾四周，也就不必举例了。

走笔至此，想起了渡轮上的告示，有照顾乘客安全

的：提醒上下楼梯要小心；有保护乘客生命的：教导如何使用救生圈……还有不少其他的，但都是 ABC 字母，只有一个例外，加写了两个方块字：厕所。

这些告示，确也用心良苦，那含意，对华人是“另眼相看”了。渡轮当局，其实并非有所厚此薄彼，只是按常理推测，华人贪生怕死、自私自利，上落楼梯，一定是战战兢兢、小心谨慎；遇危急时，也必争先恐后，拔步奔向救生圈，手到擒来。方块字的使用，如同脱裤放屁，多此一举。再说，即使因此闹出人命来，华人五百多万，减去三几个，仍旧是五百多万，不足大惊小怪。

然而，华人的大小便，可成气候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关系重大，倘不对华人一视同仁，难保后果不是屎尿遍地，那景况，就非人命那般儿戏了。防患于未然，纵使极其无可奈何，也只好平白让方块字捡了便宜，在半官方的厕所门上亮相了。

想起来真不可思议：对内，为了做领袖，你争我夺，互不相让，那誓死不屈的精神，俨然像个民族英雄。而对外，居然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甚至卑躬曲节，拱手让人，一下子变成了软骨怪兽——即使“厕所”这两个方块字，有幸捡到半官方的身价，也还是拜了大小便之赐的，实在不是领袖的功劳。

呜呼！领袖也者，比起大小便来，何其不如？

1984年7月9日刊于《星报》

从英化宴会说起

最近，参加几个老同学先后在槟城五星级酒店所设的娶媳或嫁女宴会。他们都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毕业于锺灵中学后，负笈白皮人的国家，镀金之后回国的专业人士，类属月入五位数的我族少数“精英”；而出席婚宴的宾客，除小猫两三只的非华裔之外，统统是炎黄子孙。满堂的男男女女，除顾某外，男的西装领带，状若尔雅；女的奇装异服，形似华贵。老中青济济一堂，筵开数十席，热闹非凡。

步入宴会大厅，一时还以为误撞洋人区，因为舞台背景的两排大字，不是什么“张哥李妹联婚”之类的方块字，而是一对新人的ABC洋名。拼音的宗族姓氏大约羞于见人，没有亮相。

宴会自始至终，播放的全是英文歌曲。上台讲话的人，无论是司仪、主持人、男女方家长、新郎新娘或是来宾，从开口到闭口，无一不是洋腔洋调，没有一句华语或方言。只有一个例外：那三声鬼叫似的“饮……胜”！

整个宴会大厅，固然颇有“上流”的飘香，但相较于叛祖离宗的阵阵腐臭，逊色多矣。

散席后，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叠高枕头冷静冥想，如此这般的宴会，是事出有因的。

一些受过英殖民主义者统治的人民，特别是遭到盎格

罗·萨克逊文化长期愚弄的前殖民地顺民，早已养成奴才的习性，一切唯宗主国马首是瞻，更患上十分严重的文化自卑症，视自己的母语为劣品而不屑使用，唯独尊英文为至高无上的特优语文，既是无所不能的万灵仙丹，也是抬高身价的“特种吊车”。于是乎，为了提升宴会的等级，更为了突显宴会主人“脱华入英”的高等身份，舍全盘英化之外，别无他选。

这种忘本的奴才心态，也具体表现在“英化数理”的主张。就以殖民地时期的锺灵中学为例，除了华文科有一本不足四两重的《中华文选》之外，所有其他学科，用的全是英文，当中一本教科书叫《伟大的布列颠帝国》，灌输的正是崇英媚英的思想毒素。时至今日，英殖民主义的遗毒，并未随时间向前推移而有所淡减。不少锺灵老校友，包括那些自以为热爱母语的学运参与者，抱着对母校的深深迷恋，加上奴毒在体内的持续发酵，因而几乎是理所当然地力主华校采用英文教数理。自圆其说的主要“理由”是：学生将来到外国深造，如鱼得水，没有语文障碍。此说似是而非。倘使英文培养出来的学生，想到澳洲、纽西兰、加拿大等第二世界国家去学习小痛小痒的普通学科，语文的运用，或许问题不大；但是，如果学生有更远大的志向，计划到中国去学习包括宇航、探月、核能、人造卫星等等的先进科技，那么，他们一踏足神州，恐怕个个都很难不变成语文上的残疾人，信不？

留学，干嘛非得去英语系的国家？中国不行吗？百思不得其解也。

英化数理也好，英化宴会也罢，一个半斤，一个八两，都是民族自信丧失殆尽、民族自尊荡然无存的集中体现。在方块字已能运载人类遨游太空，而且即将登月向嫦

娥娘娘请安的今天，居然还有龙的传人，把英语英文爱得那么执着地到了“非卿不娶，非君不嫁”的痴狂地步。奴毒攻心至此，无可救药矣。

据一位来自亚罗士打的朋友说，槟城屡见不鲜的英化华人宴会，他在吉打州从未见过。倘属实，顾某谨向吉打州同胞，致以崇高的敬礼。

顾
洋

2007年12月21日刊于《南洋商报》



东拉西扯说英文

历经长期英殖民统治的人民，对于宗主国，大致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

一种是不愿屈从外来统治，要求独立自主的造反心态，如当年的抗英同盟等组织。这一节，在能享有较多的言论自由之前，暂且按下不表。

另一种是忍辱偷生、草间求活的奴才心态。这一种的殖民地顺民，又分两类：

一类的民族自尊早已丧失殆尽、民族自信更是荡然无存，见红毛人如见阎罗王，低头缩颈、浑身发抖，万事唯英廷主子马首是瞻，非但改认伦敦为自己的祖家，就连一家大小的姓氏，也改得各异其趣，例如原来的陈氏家庭，男丁有改姓罗(罗伯特Robert)、改姓雷(雷蒙德Raymond)、改姓麦(麦克尔Michael)……；女性有改姓马(马丽雅Maria)、改姓詹(詹妮弗Jennifer)、改姓莫(莫妮卡Monica)……等等的，不一而足。同宗不同姓，千古奇观也。要说数典忘祖，恐怕这也该算一例吧？这类顺民，大多受英文教育，方块字一个不识。

另一类顺民的民族自尊残缺不全，民族自信也只剩得七零八落。尽管是华校出身，或许还略识孔孟之道，虽未彻底忘本，但崇洋媚外的殖民主义遗毒，依然残留在骨子里的深处，百除不尽。那未乾的奴臭，时不时会不经意

外泄，流露出一脸的奴才相。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替重施“英文教数理”的陈年故伎涂脂抹粉时，公然这么叫嚣：

“英语是国际语文，也是科技语言，掌握英语等于掌握了科技世界。”

这是什么话?! 客气地说，这是胡说八道；准确地说，这是惑众妖言！

真的没听说过吗？

世界首颗人造卫星，是用俄罗斯语文送上太空的；中国的三位宇航员，是乘坐方块字遨游宇宙的；

德国的汽车工业，法国的智能型纺织业，意大利的神经生物学，西班牙的高科技制革工业，挪威的造船业，瑞典的医药工业，日本的电子业，韩国的尖端讯讯，芬兰的手机……等等、等等，长久以来在世界上要不是独占鳌头，便是数一数二，而且历久不衰，靠的全是各自民族的母语母文，同英文压根儿就互不搭界。

再看看前英殖民地的非洲国家，独立后继续重用英文，但这对于国家科技工业的拓展，显然毫无帮助。反倒是使用方块字所提供的援助，已更早地让这些国家受益。中国的高科技人员，在非洲大陆的大街小巷，不管走到哪里，当地人民向他们致意的招呼语言是：“您好”，不是“Hello”。

若说“百无一用是英文”，同样是岂有此理，至少那一支势如破竹、长驱直入阿富汗和伊拉克，不费吹灰之力便完成了侵略霸业、迄今已屠杀数以万计当地无辜百姓的正牌恐怖主义军队，靠的正是使用英文训练出来的洋丘八，以及也是使用英文制造出来的洋枪洋炮。

英文之所以受人顶礼膜拜，正是众多惨遭奴毒攻心的

原殖民地顺民，把它抬上神台的缘故。时至今日，独立50年了，大家合力把这个不属于我国任何一个民族的舶来语文，从神台上轰下来，该不是过早的时候了。

“英文教数理”，那是时光倒流，回到了殖民地时代，也是还原了殖民地时代那间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华校——槟城锺灵中学。这才叫做“开倒车”，懂吗？

2007年9月14日刊于《南洋商报》



也谈英文教数理

英文教数理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殖民地时代，这已经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议题。几十年来闹得沸沸扬扬，公婆各说各理，彼此只想独吞，不求双赢，结果累得千千万万的可爱子孙，任由大人分帮分派，有的走独木桥，有的行阳关道。

顾某不才，于教育原理一无所知，只能用凡夫俗子的粗言粗语，试就此话题说三道四。

先从两个杜撰的故事谈起。

(一)来美前夕，辱蒙几十位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檳城鍾灵中学念过书的老校友，筵开数席为某饯行。席间，老同学久别重逢，言谈甚欢，从数理谈到保健，又从电脑扯到了新科技，言语间，多次使用诸如Common Multiple, Pancreas, Potassium, Resolution, Hifi, Caller ID.....等等的英文名词。在场的老鍾灵，能把这些术语全都叫出华文名称来的，恐怕没有几个。

(二)抵美后，又蒙几十位来自中国的新交旧雨，设宴为某接风洗尘。这班友好全是在大陆念完中学和大学后，来美深造及创业有成的文化人。他乡遇故知，有缘聚集一堂，自然是天南地北，聊个不亦乐乎。无独有偶，话题同样牵扯到了数理、保健、电脑和新科技，不同的是，触及专门名词时，大家讲的是华语的公倍数、胰腺、钾、分辨

率、高保真度、来电显示……等等。

两个场合提到的术语，所用语言，一中一英，各有千秋，一样讨人喜欢。前者是别具地方特色的“罗惹话”，不东不西、亦东亦西，好玩得很，让人听了忍俊不禁、笑伤五脏；后者呢？说明了在一切科学领域，华语华文东去西来、畅行无阻，北上南下、无往不利。就在一瞬间，那久违了的民族自信，在顾某心中油然而生。

要说英文的功能，其实一如其他语文，对人类的进步各有贡献，无所谓孰优孰劣。把英文神化为无所不能的万应灵丹，纵然未必是存心拍布列颠人的马屁，至少是过奖了。回头看看，远的不提，就说半个世纪前发射的世界首颗人造卫星，与英文就是互不沾边的两码事；又说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遨游太空的宇航员，也是于英文一窍不通的俄罗斯人。当然，倘说“百无一用是英文”，这话绝非实事求是。那一支势如破竹、长驱直入阿富汗与伊拉克、不费吹灰之力便完成了侵略霸业的军队，不正是依仗着正统的English吗？

殖民时期，宗主国大发淫威，华巫印三大民族的母语教育同遭逼害，无一幸免。英文一枝独秀，成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当时是事出无奈，也由于对英文的迷信，数理科英化，勉强还能“说得过去”。然而，时至今日，事过境迁、物换星移，当全球近1/4人口使用的方块字，把杨利伟、聂海胜和费俊龙送上太空翱翔时、当来自四面八方的大笔大笔外资，如排山倒海般涌入神州大地时、当中国的著名大学，纷纷向我们的莘莘学子招手时、当美国的大专学院，一间紧接一间地增办华文课程时、当……两个问题因应而生：

(一)数理科的教学语文，选用华文乎？或英文乎？何者

尤为务实？

(二)把自己打造成一個满怀自信的族群乎？或是一個令外人耻笑的群体乎？何者更加明智？

顾某愚昧，不敢乱说，谨就此二问，求教于我族贤达、高人。

顾
洋

2006年1月13日刊于《光华日报》



孔子家在槟城

有一个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一群人在谈论孔子。

间中有个二毛子，突然插嘴说：“哦，孔子么，我认识的，他就住在槟城的日落洞。”

众感惊异，愣住了。

二毛子又说：“昨天我才乘五号巴士到孔子家去哩。”

人群中的另一个二毛子，听了捧腹，哈哈大笑说：“你乱乱来，讲错了。”

头一个二毛子不服，反问：

“我怎么错了？”

第二个正色道：“五号巴士不去日落洞的。”

两个二毛子，于是就巴士的川行路线，文不对题地争吵起来。

这个故事，听来“似曾相识”，和“苏东坡的牛粪”加工制成的政治笑料，仿佛是同父异母的难兄难弟。

二毛子不懂装懂，露出马脚，固然可笑，但那羞于让人看穿自己对本族文化一无所知的苦心，却是可敬的。尤其在政界，既然自诩——或默认为华族领袖，倘于中华文史一窍不通，难免有“不够格”之憾。这一点，吃政治饭

的炎黄后裔，是人同此心、而又心同此理的。

于是乎，在朝也好，在野也罢，洋校出身的我族政坛人士，竞相亡羊补牢，猛啃方块字，那精神确是可嘉。纵然如此，妙趣横生的笑话，依旧层出不穷。想是读书的方法，还欠讲究的缘故罢。

五千年的文化遗产，承传不易，要学得好、学得精，更难了。初学的人，宜循序渐进、虚怀若谷，先背熟“排排坐，吃果果”，再听“孔融让梨”的儿童故事，然后才来“子曰诗云”，专心读圣贤书去。倘是不然，乳臭尚且未干，却想一步登天，凭皮毛之识，摆博古之姿，冒充行家，“之乎者也”地卖弄起来。那结局，除了是抓起苏东坡的牛粪浑身自抹之外，别无其他了。

中国古之圣贤，纵有可学的，也宜押后，舍近而逐远，非上上之策。我国先哲林连玉先生，就是很好的学习榜样，他的一言一语，都是深具现实意义的好教材。念洋书的我族政治人物，恶补母语的用心，倘是真想“还原本色”，为民族大业做点好事，而非弄虚作假，或借母语作为政治点缀，那么，读他的文章，温他的演说，比诸挪用苏东坡的牛粪，到底务实得多了。至于林老先生的风骨和气节，与荣华富贵是始终相斥的，有官瘾的我族从政者，倘使学不来，或是不想学，就悉听尊便了。

古之中国文明，并非全是辉煌的，有的不学也罢。比如说，历来的改朝换代，多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阅墙之争，这就可以不必学了，因为“勇于内斗”的学问，我族政治领袖早已融会贯通、熟能生巧了，再学，徒然枉费时日。倘要百尺竿头，只需彼此切磋，成绩准是骄人。

你讥我讽，那修养可想而知。倘于中华文物，果真这般倾心，较为有效的做法，莫如连成一气，振臂高呼：

“华人子弟读华小、进独中！”

“拉曼学院开办华文系！”

然而，细想一下，此事难矣哉。因为自己的下一代，学的尽是ABC。

1993年9月11日刊于《南洋商报》



医生的新名称

一般的老实人，几乎一听到“医生”这名目就肃然了。大抵以为医者都有“父母心”、是救人济世的仁者的缘故罢。于是，肃然之后，便起敬了。

“医生”这名目，是统称，始于唐。至宋代，北方又叫大夫，南方则称郎中。

统称之下，按性质而另有名目，如御医，是皇帝内廷供奉的医生；又如巫医，指的是依靠占卜、符咒等邪术治病的业者。此外，还有医士、医师、法医、军医、兽医、牙医、庸医等等名称，但并非全是很能令人肃然之后又起敬的。

一直到了今天，世事日新月异，人类每时每刻都在进化着，许多旧名称，倘非已失妥帖，就是“名不达意”。例如现在还叫丞相、尚书、刺史、侍郎、通判、太守或员外之类，总不免滑稽。医生亦然，旧名称有的虽可不废，但却不足得很，那是因为这一专业的性质多已变样，所谓的“父母心”也者，早已落得一如香港人所说的“睺你都愁”的下场，比起古时候的医疗业者，大差其远矣。所以，为求名副其实，“医生”这一统称之下的名目，也该有所补充了。

公家医院是政府单位，叫做衙门也无不可，而在衙门办事的，历来尊称为“官”。公家医院里的医生，很多

自命不凡，官味十足，诊病时，不待病人述完病情，药方已开出，要你“退下”了。这类医生，称之为“医官”或“衙医”，名实相符，恰如其份。

至于私人诊所，开门做生意，卖的是药，要的是钱。诊治只是交易过程，也是赚钱的手法，如此而已。这类医生，倘使看病认真，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是为正派商人，可称“商医”，或叫“医贾”；若是浑身尽是市侩腥气，不择手段、唯利是图，则属邪派奸商，干脆命名为“奸医”，或叫“医佞”。

另有一种医生，或经营诊所，或开设医院，周身铜臭，炎附寒弃。于病人，有钱的，医；穷的，见死不救是等闲事。这类医生，可名之曰“歹医”，又名“孬医”。

还有一种医生，纯属男性，可直呼“色医”或“医狼”。何以所以然？顾名思义，可以不必解说了。潘金莲式的女医生，未尝听闻，假使有，就叫做“荡医”，或“淫医”可也。

最不可爱的那一类医生，要算是“魑医”，或者又称“医蝠”了。魑蝠又名螭蝠，是一种专门吸血的怪兽。这类医生见钱眼开，既无德、又无良。不必开刀的病，硬要病人挨刀受罪；无需住院的病人，被骗留在医院渡宵。谋的是讹诈更多、更多、更多的钞票。坊间有叫这类医生为吃人的“大白鲨”。然而，鉴诸彼辈捞钱的残忍手段，形同扑向病人身上吸血，喻之为魑蝠，是更加“实至名归”的。

仁心仁术的医生当然也有，可惜是凤毛麟角而已。这类“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医生，古时名叫良医，今时宜易名为：女的叫“凤医”，男的称“麟医”，贴切传神、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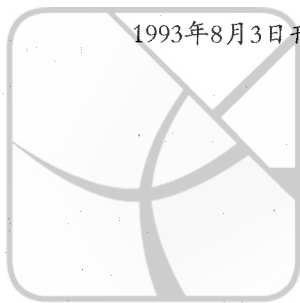
到好处。

按医生的不同性质“正名”之后，“病人权章”何以胎死腹中，也就了然如镜了。

大家都是生意人，爱的是财，图的是利。股市可以没有“股友权章”，酒吧可以没有“酒客权章”，餐馆可以没有“老饕权章”，妓院也可以没有“嫖客权章”……唯独要医生来个“病人权章”，为什么？分明视医生不如妓女嘛，如此露骨的歧视，当然不依。

医生，医生，这般俗不可耐，何足令人肃然？更何足让人起敬？

1993年8月3日刊于《南洋商报》



拍马屁和拜年

拍马屁似乎不是本地话，要译得比较明白一点，那么，“捧睾丸”就是。这词虽然不雅，却是通俗的，而且贴切得很。

倘非大夫，又非医务助手，行为中有捧别人睾丸的，总是光采不起来。这道理，有文化的读书人，知道得很清楚，但这不光采的行为，于往上爬的动物，是一条便当的捷径，这又是有文化的读书人，知道得很清楚的。这么一来，要爬得快、爬得高，又要光采、要体面，恰如鱼和熊掌，难为了。然而，读书人是聪明的，灵机一动，来个名正言顺，趁新春佳节，“拜年”去也。这名堂，至少掩饰了几分娇羞，待到自辩时，可以挺起胸膛说：“我是拜年去的，和睾丸不相干！”于是乎，仿佛有点理直气壮了。

拜年原是贺岁礼仪，好话说尽，虽不免肉麻，仍不失为优良传统。这理应发生在亲朋戚友之间，如今用于下级对上级的取宠、百姓对官爷的讨好、或是商贾之间的巴结，大约自古已然，并非新创，不算“突破”。但在报上图文并茂，公然渲染，恐怕是近代的发明了。看诸多拜年照片，喜气洋洋，倘其中一些人的内心，连几分羞涩也荡然，那嘻皮笑脸，是既厚且靥了。

拜年贵在真诚，倘若不然，便是虚伪，甚而至于存心

不良，或图谋不轨了。滑稽的是，明知来者不善，贺不由衷，人上人还是照派请柬，大开门户，童叟不拒，一律欢迎。彼此弄虚作假、尔虞我诈，大家莫不心照，但依然是乐不可支的。

话说某机构的部分员工，每逢大年初一，成群结队，浩浩荡荡涌集上司邸宅，一片欢腾。“恭喜发财”之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俟那上司垮台，再逢春节时，已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了；而原来的“拜年团”，看风驶舵、掉转方向，这一回，是聚集在新贵的大厦了。大家兴高采烈、鸟语花香，又是“恭喜发财”，贺声阵阵——如此这般，名为拜年，实为拍捧，一目了然。

又说甲乙二人，在同一公司做事，私交甚笃，情同手足，但每逢新春，从未互访贺岁，而是“独善其身”，各登老板府上拜年。那意图，彼此心知肚明，既是半斤八两，也就无伤交情。未几，马屁显灵，两人步步高升，加薪又晋级，皆大欢喜——如此这般，拜年为名，拍捧为实，也是一目了然的。

还有……（再往下写，恐怕要“不识时务”了，带住）

环顾周围，有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有惹笑花脸的妖魔小丑、也有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眼不见为净，我掩目呱呱叫：

“拜年拜年，多少丑恶，假汝之名以行！”

1985年3月12日刊于《星报日报》

放你妈的狗屁

骂人的口头禅，不一定能够说出道理来，大约因为是为粗话，摆不摆道理，原是无关紧要的缘故罢。譬如中国的“国骂”——“他妈的”，深究起来，实在含糊得很，这不完整的句子，理应有下文，倘说是“他妈的眼睛”，或“他妈的耳朵”，自然不是骂人的话了。然而，长久以来的引用，总是在骂人，那下文想必不是“眼睛”，也不会是“耳朵”，而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不文之物”了。

骂人而含糊，如隔靴搔痒，不免吊瘾，虽贵为“国骂”，远不及“放你妈的狗屁”来得干脆爽快，而且悦耳动听。只是“他妈的”的范围大些，甚至失意时，还可以暗哼几句，聊以解闷；而“放你妈的狗屁”，限于骂人说话狗屁不通，如此而已。

说话不必本钱，有人因此不经大脑，信口开河；也有人在报上亮相，拾人涕唾，乱扯一通；更有人为了拍马屁，油腔滑调，肉麻话连篇累牍，倾口而出；还有人胡作非为，或行差踏错，但还鸟语绵绵，自以为是——凡此种种，有的是不知所云，有的是废话连篇，有的是胡说八道，有的是强词夺理，也有的是语无伦次……归纳起来，统统是“放你妈的狗屁！”

例如：在槟城政治垃圾堆里泛起的那一小沫渣滓

〔槟州政府的民政党行政议员〕，为了泊车的芝麻小事，大动肝火，穷凶极恶地挥棍猛击老百姓的车辆，敲毁车门，打破玻璃窗。事后还遣出妖魔小丑，替自己涂脂抹粉，说是“为了救人”，俨然以耶稣自居，颇像煞有其事，其实是鬣鬃头打伞，无法无天，那鄙劣透顶的雕虫小技、那不堪一驳的胡言乱语，就连三尺小童听了，也禁不住要送他一句：“放你妈的狗屁！”

再例如：华校出身的家长，尤其是又在华校混饭的“灵魂工程师”，把自己的子女送进ABC学校，分明存心不良，但却妖言惑众，说什么自己懂得华语华文，可以在家自教子女。仿佛这么一说，便也不失为“华教卫士”、总算对得起祖宗了。而其实，那自私自利，无视母语教育存亡的投机意图，尽人皆知，任凭怎么自圆其说，全都是“放你妈的狗屁”！

又例如：把整个华文教育体制都扼杀了，从小学到大学连根拔起。那霸道横行，明摆着是崇洋媚外，旨在消灭民族教育，但却血口喷人，说是人民的选择，甚至还敲锣打鼓，到处叫嚣：“多讲华语，少说方言”。于是乎，真有点像是提倡母语了；至于方块字，只需认识一两千个就够了。凭此鸟论，似乎自己又捡回了“祖宗根”，恢复了炎黄子孙的面目。这一手偷天换日的黔驴之技，不管漂亮话说得有多肉感，依然是“放你妈的狗屁！”

四例如：替主子卖命，迫害自己的同胞，那奴才嘴脸，一目了然，却还大言炎炎，自欺欺人，说是忠于职守，尽忠报国。倘不明底细，还真以为是爱国论。然而，歪嘴吹喇叭，一团邪气，那为虎作伥的走狗本色，欲盖弥彰；那认贼作父的效忠歪理，恰恰是“放你妈的狗屁！”

五例如，六例如……甚而至于千万个例如，俯拾皆是。这其中，当然也可以包括上文的政治渣滓、“华教卫士”、炎黄子孙和爱国奴才，万一不幸读了这篇“放你妈的狗屁”的小品时，也狠狠地吆喝几声“放你妈的狗屁”的例子在内的。

1985年2月12日刊于《星报日报》



烂蕉人

有一种人，有这些特点：

· 黄色皮肤——念过洋书，虽不精通，但妄自尊大。

· 荣辱不分——母语一窍不通，或真懂得一些，但不懂为荣。

· 数典忘祖——鄙视自己的文化，瞧不起自己的同胞。

· 崇洋媚外——展眉笑对洋大人，叩首甘为白皮奴。

· 自甘作贱——弃民族尊严如垃圾，拿洋人屁股当脸皮。

· 自怨自艾——恨自己生为非洋人，悔不该错投黄皮胎。

特点的体现是：

· 取洋名，易洋姓。如本性梁，易名“鲍罗”（PAUL），而这“鲍罗”的儿子，又取名“雷蒙”（RAYMOND），结果是：祖宗姓梁，儿子姓鲍，孙子姓雷。一宗数姓，不伦不类。

· 一家子洋腔洋调，父亲叫“爹地”，母亲叫“妈咪”。

· 对同胞趾高气扬，不瞅不睬；对洋人必恭必敬，奴

颜婢膝。

· 视洋货为至宝，赞不绝口；待国货如敝帚，不肖一顾。

· 开口闭口 ABC，最是轻视方块字——灭自己的威风。

· 不管火药谁发明，只羡慕洋人制枪炮——长他人之志气。

……………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黄皮人传到了这一代，从此子子孙孙，变成表里不一的无根之人，再逐渐沦落为民族的残渣——简称“族渣”。

这种人，长期以来被称为“香蕉人”，那原因，想必是取自黄种人的外型，白种人的心态，显然是一个“象形”名词，深究起来，实在不妥。

顾名思义，“香蕉人”理应是香的，但这和“族渣”的腐行丑态，相隔天渊。树无根而凋，人无根呢？纵还苟延残喘，只能是行尸走肉，何香之有？倘推进验尸室，彻底解剖，剥开黄皮后，必见一身烂肉，血浓交融，全腐了。那薰天臭气，可想而知，而香蕉也者，实乃烂蕉一条。

如此分析，倘还成理，那么，准确地说，无根的“族渣”，应取名为“烂蕉人”。

词虽不雅，但名副其实，而且语带双关，除痛快外，尚可莞头，算是幽“族渣”一默。

1984年6月15日刊于《星报日报》

女人的尾巴

女人的外型，从头到脚，无一不可以妆扮。

女头顶上的发型，千变万化：有爆炸装、孔雀装、七彩装、罗马装、马尾装……光怪陆离、无奇不有，令人眼花撩乱、怵目惊心。

五官的花样，更是多姿多采。两只眸子，尤属淫巧奇技：五颜六色的眼盖，外科改造的双眼皮，人工涂沫的黑眼圈，状似鸟毛的假睫毛……这一切，乍看非人非妖，细看又人又妖，倘在夜里相遇，还以为是“一见生财”的好姊妹哩。

顺序而下，是隆胸手术：挺涨两个荷包蛋，变成指天奇峰，虚虚实实，真伪莫辨，倒也神乎其技、巧夺天工。

再下去是屁股和四肢，有谓义臀的、玉臂的、粉腿的……足见都是加工的。而那原料，从润肤膏到蔻丹，五花八门，不可胜数。

闭目一想，想得“科幻”一些，就可想到女人的脊椎骨末端，长出了一条尾巴来。

这下子，原是喧闹的世界，可是更加纠缠了。

随着这条尾巴应运而生的，是电子厂赶制的电尾机、乾尾筒、修尾剪；制药厂的补尾丸、健尾片、壮尾丹，不落人后，竞相出笼；产品最多的，当推化学工

厂：什么洗尾液、爽尾粉、染尾素、美尾剂、香尾精等等，等等，也都倾巢而出。……地方上的理尾店、饰尾厅、美尾中心、整尾疗所，如雨春笋，开张大吉。这以后，“世界美尾小姐”、“国际美尾皇后”、“环球美尾姑娘”的相继诞生，便是顺理成章的发展了。

一切“高等”女人，有钱又有闲，锦衣玉食之外，这一回，再加有福了。长了一条尾巴，多了一样消遣，闲时摸摸捏捏，左右摇曳，上下摆动，快感油然而生，乐不可支，比起养哈吧狗来，有趣多了。应酬之余，花工夫在尾巴上，梳梳理理，涂粉抹油，时间容易打发，可免闲极无聊。尤其光采的，莫如把尾巴养得肥肥胖胖，喷些香雾，套上金银珠宝，或大庭亮相、或招摇过市，既表现健美，也显示富贵，比那不知虚实的曲线美，扎实得多；也比钻戒戴在手指上，抢眼得多。如此这般，该是人见人羡了。

可惜是一厢情愿，纵使有这许多好处，也并非所有的女人，都稀罕一条尾巴的。广大的劳动妇女，刻苦自励，不甘雌伏，哪里还有闲情逸致，管他妈的什么尾巴。

然而，做个顺水人情，何乐不为？干脆就祝愿那上流社会的娘儿们，遂心所愿，都长出一条尾巴来，而且世代相传。

1984年6月12日刊于《星槟日报》

财神爷，我爱你

读书人穷得不甘心，怒目睥睨财神爷，吐一口唾沫，狠狠骂道：“铜臭！”

自此以后，读书人飘飘然，仿佛比别人清高了。

这是可笑的，人人心里明白，“铜臭”的嘲骂，和“酸葡萄”的寓言，实在是异曲同工。那“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绝代佳句，正是读书人露出来的狐狸尾巴。

这么一说，财神爷是被冤枉了。

当然，一声“铜臭”，不至于叫人见了财神爷，当真要掩鼻而逃，但这冤案，积压已久，是应该翻一翻的。

财神爷能使鬼推磨，毕竟是阴间的事，或者以讹传讹，未必靠得住。但在人的天地间，财神爷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却是千真万确的。

读书人有自甘作贱，堕落为文化打手的；也有不顾廉耻，专写拍马屁文章的。纵有种种藉口，而利欲薰心的隐情，却是大家都心照不宣。

再说，和群众风马牛不相及的所谓社会领袖，那道貌岸然的外型，扮得维妙维肖，而且很能够把仁义道德的一套，发挥得淋漓尽致。倘“不幸”撞上财神爷，那见钱眼开的丑态、财迷心窍的真面目，先是若隐若现，终而至于情不自禁，全都抖了出来。

做官的，尤其慑服于财神爷的威力。尽管在升斗小

民面前，官腥横溢、盛气凌人，但遇上财神爷，一副拜金的丑恶嘴脸，便也真相毕露，无以遁形了。什么“为民服务”、“造福人群”之类的甜言蜜语，原来都只是饱中私囊的障眼术。

政治人物，理应是先知先觉。那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的模样，很容易令人肃然起敬，但和财神爷较量，也是不堪一击的。抖出来的原形，含垢忍辱，其丑无比，嘴里说的“民族大义”，其实是卖族求荣的遮羞语。

其他所谓高等人，特别是被宠高起来的专业人士，外表也是清高凛然的，但终究不是财神爷的对手。例如悬壶的大夫，对着贫苦的病人时，那副不耐烦的鸟容，令人作呕。倘是财神爷光临，为了高攀，只好委屈求财，嘻皮笑脸了。

银幕或萤幕上的大小花旦，每到一处，招蝇引蚋，或请签名、或邀拍照，确是雌威凛凛，不可一世。但只要财神爷喜欢，召之即来，宽衣解带，赤裸横陈床上，任摸唔撘。

……诸如此类，例子众多，不胜枚举。当中固然有例外，但于财神爷的威力，毫毛不损，暂且带住。

有道是：“贫穷似虎，吓走远近六亲；富贵如龙，能使阴阳五鬼。”可见财神爷何止香气扑鼻，人见人爱，简直比上帝伟大得多，“铜臭”的诬蔑，是不攻自破了。

写到这里，憋不住了，一定要由衷地歌颂财神爷几句。不怕肉麻，不怕见笑，千言万语缩成一句话：

财神爷，我爱你，
爱你入骨。

1984年10月13日刊于《星报日报》

“您好”和“他妈的”

两个朋友见面，握手为礼，满脸笑容。一个说：“您好”，另一个也说：“您好”，接着是互相颂扬，甜言蜜语，好话说尽——如此这般，两者关系，必有距离。

另外两个朋友，久别重逢，互拍肩膀，动手动脚。一个说：“他妈的”，另一个也说：“他妈的”，先是粗话连篇、鸟声阵阵，然后是三字经致意，嘘寒问暖、互叙别情——如此这般，两人交情，融洽无间。

英国外相贺维访问北京，见了中国外长吴学谦，彼此互道：“您好”。对着摄影记者，两人笑眯了眼，又握手、又问候，然后走进会议室，闭门密商。结果是：关于香港回归的协议，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话说当年，铁娘子见了邓小平，两人劈头的第一句话，如果不是“您好”，而是一来一往的“他妈的”，那么，关于香港主权的谈判，包管两下子就大功告成，早已普天同庆，何来一波三折，叫天下人乾着急。

这还是小事，要是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国家主席契尔年科会面，互拍肩膀后，一开口就是互相“他妈的”，彼此就这样连声问好。此情此景，即使希特勒翻生，世界要和平，恐怕办不到。

究其原因，那“您好”，是例行公事，口说而已，心

里想的却是“他妈的”，所以和气不来，一谈正题，就要触礁；而那“他妈的”，虽然挂在嘴上，却是喜形于色，心里可是千万个“您好”，因此是一团和气，甚么都好商量。

记得一年多以前，槟城一头原是专挖病人钱包的民政党行政议员，为着停车的芝麻小事，大动肝火、仗势欺人，不料阴沟里翻船，被升斗小民顶撞了几句。事后，这芝麻官心有余愤，向顶头上司的乾爸爸投诉，说甚么被平头百姓用粗话“辱骂”……云云。倘使果真如此，算他祖宗积德、三生有幸了，因为草根群众的粗言粗语，在很多情况下是感情融洽的升华。贱为官场小丑，能蒙民间这般厚待，是与有荣焉，何愤之有？只怕这厮不配，而是一厢情愿，往自己的脸上贴金，恬不知耻！

人类就是莫名其妙的动物，喜欢弄虚作假、混沌度日，却还自鸣得意，美其名说是文明、说是开化，其实是自欺欺人。倘人人爱憎分明，喜怒溢于言表，彼此剖腹相向、大家坦诚相待，人际关系一定乾净得多。

比较起来，还是下层人可爱，一条肠直通屁股洞，见熟人就“他妈的”，不狡猾、不虚伪，从来不叫嚷“华人团结”，也从来不破坏华人团结。反观所谓上流社会的高等华人，特别是吃政治饭的头子们，口口声声“您好”，还把“民族大义”叫得声嘶力竭，而在暗地里，卖族求荣的、制造分裂的，正是这帮伪君子。

交朋友，还是“他妈的”够义气；那“您好”，固然也真有好的，只是一星半点、寥寥耳。

1984年9月22日刊于《星槟日报》

讨小老婆

儿子讨小老婆，做母亲的，眉开眼笑，翘起拇指，大赞好嘢。

女婿讨小老婆，做岳母的，怒目横眉，双手叉腰，大骂浑蛋。

母亲的伟大，岳母的可恶，这未必不是原因。

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反应居然如此两端，自然是扯上利害了。而其实，讨小老婆这一回事，是是非非，见仁见智，各有妙喻。

李鸿章力主多妻，他的“茶壶论”这样说：男人如茶壶，女人如茶杯，一个茶壶配多个茶杯，理所当然、无可厚非。后来，他老人家甚至把香港当成茶杯，献给大布列颠帝国当小老婆去了。

反对纳妾的，另有一套道理，名之曰：“牛奶论”。说是丈夫喝牛奶，街边小档光顾可也，何需把母牛牵回家，侍养终身？意思是鼓励嫖妓，爽快俐落，没有手尾，不必善后。

茶杯也好，牛奶也罢，的确都不是贱货，只可惜也都不珍贵。把女人和此二物相提并论，对女权纵不鄙弃，也绝非尊视。然而，女人之甘为男人的玩偶，那自尊的损害，比起一切的比喻，是严重得多了——这是题外话，不谈。

且说上文的老妇人，待到儿子和女婿各都讨小老婆时，那心境是喜怒交错的。赞也不是，骂也不对，倘非两个全是好嘢，就必须统统是浑蛋，否则，实在不能自圆其说了。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由来已久的事。可是，是非曲直，好好歹歹，还是“公道自在人心”的。一件事，或一言论，倘是天经地义，人情入理，任谁都会翘起拇指，大赞好嘢的；但待到同一件事，同一言论，于己有损时，却又感到切肤之痛，于是怒目横眉，大骂浑蛋了。

这种的狼狈，到处都有。

就说民族教育罢，有人抚今追昔，感慨系之，义形于色；要是瞻望将来，更是心惊胆战，悲愤交集。那热爱母语教育的凛然正气，溢于言表，充乎天地之间，“民族教育好嘢”，自不在话下。然而，一经查明，原来是言不由衷的空口白话，那老兄的后代，学的纯粹是ABC，母语母文一窍不通，连自己的方块字姓名也认不出来。待到此时，原形毕露，只好忘其所以，改口大骂民族教育浑蛋了。

又如工运领袖，倘使终生不发，一辈子都还赞劳动阶级好嘢的，但若时来运转，果真发迹了，或挤身资本家行列，或成为资本家跟班，终于调转矛头，反颜相向，大骂工人浑蛋了——只是，这么一转，那真正的浑蛋，非他老兄莫属，这又是“公道自在人心”的。

1984年10月31日刊于《星报日报》

名人的屁股

在未庄，论地位，排在阿Q之后的，至少应该有王胡子，小D，还有小尼姑，但偏偏独有阿Q，没有不被奚落，这真是极之纳闷的事。他冒认姓赵，那本意，无非想藉赵大爷的名气，抬高自己的身价，要人“肃然的有些起敬”，如此而已。这于赵家，虽无利，也无害，但于阿Q，却是很可以光采的，无奈赵太爷不卖帐，给了他一个嘴巴，只能怪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这高攀的把戏，用本地的俗话说，便是“拿别人的屁股当脸皮”了。顾名思名，管它叫“屁股脸”，是颇为传神的——至于典故，那就不甚了了了。

然而，能当脸皮的屁股，并非人人都有。除财势如赵太爷的之外，至少要是名人的。譬如“我的朋友胡适之”，便是一个例子；倘是换了张三李四，那名字不见经传，屁股仍然是屁股，当不了脸皮，是要大煞风景的。

然而，也并非凡是名人的屁股，就一定配当脸皮。倘说“潘金莲是俺的祖奶奶”，固然一听了然，不必劳驾百科全书，只是不免有渗杂了坏种的嫌疑，而且难保没有西门庆的好色基因，终究光采不起来。虽贵为名人，潘金莲的屁股不管用，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西门庆，当然也不例外。

舍真脸皮不用，甘心以“屁股脸”示人，那用心之良

苦，不言而喻；自尊之荡然，也可想而知。虽说有些滑稽，甚至难免可耻，但仔细一想，怜悯之情，却又油然而生，大抵是因为人世间有太多狗眼的缘故罢。

例如百姓上衙门，总得遇见官架子，看官老爷的脸色，受一肚子的鸟气。纵使只是芝麻小事，也非百般折腾不可。不过，倘使套了“屁股脸”，说“某大人物和俺情同手足，同煲同捞”，而对方竟也真的相信了，结果包管是有求必应，万事如意。

究其实，狗眼无孔不入，何只衙门而已。就说神圣的学府罢，长狗眼的畸人，也是不计其数的。听说有这么一回事：一老妇携一小童办理转校，校长抬头打量，见老妇其貌不扬，冷冷说道：“当局分配到那里就是那里。”言外之意：“公事公办，转校一事，免开尊口。”熟料老妇勃然大怒，喝曰：“你知老娘是谁？那ABC正是老娘的贤婿，这孩子就是他的少爷！”校长一查，果然不假，吓得魂飞魄散，旋即打躬作揖，丑态百出。而那少爷，终于阔步昂然，大摇大摆地入学了。这件事的叙述，言语间或有夸张，但教育界之慑服于“屁股脸”，确非全然子虚。

阿Q是愚民，份属下等人，所作所为，滑稽也好，可耻也罢，终归无关痛痒，一个嘴巴也就大事化无。倒是优良人物，灵活取巧、能伸能缩，对下人趾高气扬，而于名人的屁股，居然望而生畏，必恭必敬，那就可耻之外，另加可恶了——严重的，有些甚而至于可诛。

1984年11月12日刊于《星报》

笑谈“新华人”

“**新**华人”的概念，出笼了。

回想一下，类似的口号是听过的，并非新创。七十年代，“华人精神革命”的叫嚷，曾经漫天价响、喧嚣一时，但终于无疾而夭。

华人落后了，而且是远远地落后，这是人所共知的；而“求变”、“革新”、“进步”，也是人同此心，又心同此理的。至于名目的“新”与“旧”，无关重要，“新华人”虽然是东施效颦，但作为方便表达的用语，而不是对抗的名词，并无大碍。

华人的毛病盈千累万、更仆难数，应有的尽有，不应有的更多。本文只是万中挑三，都是比较先决的问题，带来凑分热闹，嘻哈谈一谈。

宜先塑造真华人

提到“华人”，在此地说的是五百万人口。然而，仔细一算，其实是不足的。七除八扣之后，凋零得多了。

论肤色，我国确有五百万个黄皮人，但剖开脑袋检验，也有“货不对办”的。俗称的“香蕉人”，就是了。

这一部分“华人”，原也不在乎自己属何族群。日治时期，可以是倭种；殖民地时代，宁为白人；如今，很想

“择木而栖”，蜕变成土著，无奈是一厢情愿，只得认命了。

我曾经和一个这类“同胞”，有过如下的对话：

“Michael Chen先生，你知道你爸爸姓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他也姓CHEN。”

“你爷爷姓什么？你知道吗？”

“这我怎么知道？我还没出世他就死了。”

五百万人口中，如此这般的“华人”，比比皆是。

对这类黄皮人而言，“新华人”也好，“精神革命”也罢，倘非闻所未闻，便是“干我底事”了。结果，理应是五百万人参与的壮举，缩得七零八落，不成气候了。

“新华人”的塑造，倘要大功告成，族群的整体力量是举足轻重的，而把“香蕉人”变为真华人，不失为“求变”的第一步。具体做法是把“香蕉人”推进“文化手术室”，脱胎换骨之外，还要洗脑易血，先变回原形，做个表里合一的真华人，再拉回到自己的族群中来，培养他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样，他们才能为塑造“新华人”而同心协力。

然而，话说回头，日后纵有所成，塑造出来的“新华人”，必须是深怀民族感情、有民族自尊、认识母族文化的真华人，而要落实这一点，除了从小接受母语教育之外，别无其他。倘使不然，塑造出来的又有一部分是“焉知我爷何姓”的“新假华人”，或“新半华人”，到底不是“新华人”，那就不“新”也罢了。

群众是关键因素

从社会层次看，不同阶层的华人，也是壁垒分明

的。

顶上阶层你推我举的所谓领导人，很多是无兵之将。美其名为“华人领袖”的标榜，有的只是自我陶醉的幻觉，其实是子虚的。“领袖”之于群众，在我族群中，彼此是“尔为尔、我为我”，互不相干。突出的例子在政界屡见不鲜，尤其是每逢大选时，自诩代表华人的政党领袖，面对本族群众的勇气突然失踪，转而蜂拥到非华人选区寻求委托去了。那原因是大家都了然于胸的。

由上层发起的任何族群运动，尽管领袖群叫得声嘶力竭，“假华人”和“半华人”的不闻不问，加上众多真华人的置身事外，那结果就不止于七零八落，而是“蚊子放屁”了。

这一回，“新华人”的叫声由上层传来，近日虽颇有回响，但泰半是中上层人的议论，鲜有升斗小民、贩夫走卒的反应，可见是还没有深入群众的。

无论是一句口号，或是一个概念，倘是发展为一项运动，群众基础不可或缺。“新华人”是否塑造得成功，广大群众是关键的因素。倘使鄙视群众，冷落群众，而只顾高高在上地敲锣打鼓、自吹自唱，日后纵使革新了、变了、进步了，塑造出来的恐怕只是多几个富豪、添几个权贵，都是“新高等华人”，终究不是“新华人”，同样是不“新”也罢了。

也要塑造新领袖

“华人”一词，既包含五百万人口，那么，大大小小的领袖，自然是计算在内。引而伸之，“新华人”也包括了“新华人领袖”，都是需要塑造的。

这就麻烦了。

现在的华人领袖，素质参差不齐，有可歌的，也有可泣的。

领导“新华人”运动，非有素质良好的实干人才不可，这于我华族，要煞费苦心了。一向以来，华人社会推举领导人，多以财富和官位为准，这不仅早已蔚为风气，而且是传统了。由此而“众望所归”的，固然有古道热肠、舍己为群的人中圣贤；但沽名钓誉、满腹草包的吴下阿蒙，也是有的，而且不太少。后一类，领导族人做生意，问题不大，但倘使带头搞“精神革命”，至少我和我的家人，为着自身安全，是会离群而去、溜之大吉的。

要塑造“新华人”，身为师傅的，必须身怀起码的雕塑技术，倘使于此一窍不通，就难免败事有余了。对于那一部分盘踞在领导地位的鲜德寡能、欺世盗名的巨宦富贾，可请他们解囊后靠边站。倘使不允，干脆就把他们给黜了，正好因势利导，在革新的道路上先走一步，砸烂“以财或以势选人”的铁框框，先把“新华人领袖”雕塑出来，再由他们凭真材实料塑造“新华人”。如若不然，任由外行冒充行家，纵使也能造出东西来，恐怕是不伦不类的，毕竟不是“新华人”。那么，还是老话一句：不“新”也罢了。

苦口的“激将药汤”

思前想后，再环顾四周，根深蒂固的我族劣根性，还是无处不横行，这使到“新华人”课题的探讨，只能止于茶余饭后的闲聊而已，倘使认真起来，终于是自寻烦恼的。

本文题目，取“笑谈”二字，行文又欠岸然，实在是因为把“新华人”的叫嚷看扁了的缘故。我预卜，在闹过

一阵之后，“新华人”将随它的短命大哥“华人精神革命”，步上黄泉之路、向西归去也。

胆敢作此预卜，我只有一个凭据：因为我们是华人——马来西亚的华人。

字里行间纵有消极味道，本文绝非一盆冰冻的冷水，而是一碗苦口的“激将药汤”——浓缩的。

1993年10月14日刊于《南洋商报》



大马华人与回教

马来西亚联邦直辖区回教法律行政法案，将附加一项条文，把皈依回教的非回教徒年龄，限制在十八岁及以上。

意思是说，十八岁以下的非回教徒，必须先征得家长的允许，才可以正式皈依回教，而十八岁及以上的非回教徒，则可以自行作主。

这是上上大吉的喜讯，五百多万的华裔马来西亚公民，即使未必从此高枕无忧，至少暂时松了一口气。

华人不是天生的无神论者，有宗教信仰的大不乏人。但华人在大马接受其他宗教的洗礼，很少有引起震撼性的反响，唯独皈依回教，往往会遭到亲朋戚友的一些议论。

有趣的是，回教是马来西亚的国教，政府对穆斯林事业的推动与发展，一向不遗余力。回教既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与优势，但在华人社会中的影响，反而远远不及其他的宗教，这是为什么呢？

分析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回教在马来西亚的独尊地位，使它成为了“具有马来西亚特色的回教”。因此，观察马来西亚华人与回教的关系，不能用一般的眼光，否则就如同隔雾看花了。从侧面斜看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抓到痒处了。

马来西亚人口最多的民族是马来人，他们是如假包换的天生回教徒，世代相传，无一例外。尽管信奉回教的马来西亚公民，有华裔，也有印裔等其他民族，但在习惯上，华人把皈依回教称为“入番”，意即“归化为马来人”。这说明在一般华人的心目中，“马来人是回教徒，回教徒是马来人。”这也等于说：华人一皈依回教，便变成了马来人。

即使少数皈依回教的华人，也有把冯京当马凉的。例如政府成员党之一的马华公会前中央级巨头翁毓麟（现名奥玛，担任过内阁部长），自皈依回教以来，在一切公开场合，总是以全副的马来民族服装亮相，这显然是驴马不分，把一个宗教当作一个民族来依附了。

回教同其他宗教一样，都是济世为怀、劝人向善的。华人普遍对回教存有抗拒的心理，有的甚至对回教产生反感，咎不在于回教教义，而在于政府所推行的种族歧视政策——叫做“土著主义”政策。

马来西亚的执政党以巫统（清一色的马来民族政党）为主流，它是政府中的“大哥大”，首先照顾的是马来人的利益。政府中固然有自诩代表其他民族的成员党，但就连这些政党的领袖都经常自我解嘲，说什么他们是“当家不当权”。每遇涉及民族利益的棘手问题时，身居内阁部长高位的华裔政客，也只能露出一副被奚落后无可奈何的滑稽相。

“土著主义”把华裔公民排挤出“嫡生”系统之外，但却把同样是外来移民的马来民族，莫名其妙地“晋升”为土著。在“土著主义”政策下，马来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语文、就业……等等几乎全部的领域，享有法律明文规定的种种特权。尤其要命的是，这

些特权多损人利己，而受损的正好是其他民族的权益。马来人一脱离母胎便受阿拉庇佑，个个几乎是“口含金锁匙出世”的天之骄子。从出生到成长，又从成长到老死，都有不同阶段的特权紧随左右；而华人的权益呢？有的被鲸吞，有的被蚕食，处境岌岌可危、地位江河日下。两相比较，华人能不感到被歧视吗？久而久之，形成了对马来民族不满的心态，两族之间的关系，也逐渐从疏远升级到了恶感。在这样的情况下，回教无端端蒙受池鱼之殃，变成了剥夺华族权益的宗教了。而皈依一个歧视自己民族的宗教，相等于自甘被一个欺凌自己民族的异族所同化，纵使不算是“认贼作父”，至少在逻辑上也算是“投敌”的。难怪一些华人子女在皈依回教后，父母要气得暴跳如雷了。

记得日治时期，倭寇对我华族奸淫掳掠、无恶不做，当时倘有华族家庭胆敢同日本人谈婚论嫁、攀亲认戚，担保他在华人社会一定受尽嘲笑与辱骂。如今，事隔五十年，马日建立邦交，互相尊重，华籍留学生娶个东瀛老婆回来，非但不必闪闪缩缩，而且大可互相揽腰招摇过市，神气一番。

话说回头，如果时光倒流，马来西亚政府当初所推行的是各民族互相尊重的平等政策，今天的华裔回教徒人数，恐怕要令其他宗教瞠乎其后了，因为华人之皈依回教，不仅不再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投敌”行为，反而是一种足以自豪的荣耀哩。

“土著主义”在马来西亚各民族之间公然厚此薄彼，造成华人有被欺凌的感受，进而对回教产生偏见与误解，这是不幸的。事实上，“土著主义”给国家所带来的祸害，还有更严重的，而且多的是。现任首相马哈迪医

生，要是想作为全民族的国家领导人，那么，他所领导的政府，没有理由不检讨“土著主义”政策的利与弊。从国民团结的立场看，这样的政策是必须立即“彻底毁灭”的，否则，政府所日吹夜擂的“二〇二〇年宏愿”，充其量只不过是新版本的“天方夜谭”罢了。

1993年7月7日刊于香港《星岛日报》



笑谈华人困境

前言

华族中吃政治饭的人物，似乎有个共同的怪癖：在野时的一举一动，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但一戴上乌纱，很快就原形毕露，自命不凡，我行我素。做官后犹能自视欣然，从谏如流的，恐怕还酣睡在娘胎里。华人处境江河日下，同政治人物的这一个怪癖，很难说不无关系。因此，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政论，纵然也有精辟的，但于政坛上的达官贵人，统统都是对牛弹琴。

写文章评论华人的种种问题，最近蔚为风气，时髦得很。本文不过是随波逐流，凑份热闹，只想凭藉关于华人困境的扯谈，替自己捏造一个“我也是知识份子”的假象，便已心满意足，如此而已，别无他图。

目睹一群又一群相继泛起的政治阿斗和谋私政客，对诸多权贵捍卫华族权益的诚意、勇气和魄力，早已心如止水，不敢稍有幻想。

华人和准华人

根据一般的估计，在马来西亚人口中，华人占了大约百份之三十。

在多元民族的国家里，这样的比例是相当可观了，但华人仍须在诚惶诚恐中忍辱偷生，可见比起塞浦路斯的土

耳其人、斯里兰卡的淡米尔人来，中华民族是厚道和安份得多了。

三十巴仙的数字，是按血统的谱查得来的，和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在马来西亚的特殊环境里，“华人”的定义，倘以意识形态为准，当会比较合乎情理。

在华人社群中，有很庞大的一部份成员，看五官四肢，确是龙的传人，但从意识形态剖析，却又不很像是炎黄子孙。这类不属于文化上的华人，只配称为准华人。他们的显著特点是：私利挂帅，无视族群的整体利益，毫无民族感情，也不在乎自己属于什么族裔。日治时期，准华人的效忠对象是倭寇；殖民主义来了，转为对英国主子忠心耿耿；独立以后，飞快看风驶舵，择良木而栖了。会不会有朝一日，率先举起红旗，振臂高呼“戈尔巴乔夫万岁”？这很难说。

准华人为数颇众，上中下层到处都有。抽样计算，在整个族群中，少说也过半。因此，三十巴仙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建国以来，我们何以长期诚惶诚恐，也就并非不可思议了。更何况在做官的华人中，又多半（如果不是清一色）是准华人。忍辱偷生，因此是顺理成章的下场。

有幸“土著主义”及时出笼，准华人步华人的后尘到处碰壁后，回家照照镜子，才恍然大悟：自己在公务部门任劳任怨多年，给终没有晋级的机会；孩子考试获得全部A等，但多次申请大学学额，总是不得其门而入……原来都是因为自己“不幸被贬”为华人。

在走投无路之后，这类包括号称“二毛子”在内的准华人，只好委曲“归队”，寻找自己原已弃如敝屣的“民族之根”，偶尔也学叫几声民族大义之类的口号。华

人队伍得以“肿胀”，实在是拜“土著主义”之赐。

在整体意义上，这就是马来西亚华裔的民族构成实质，可说是先天的营养不足，缺乏主动团结的细胞，加上后天各谋其利的现实行为，以致没有完全一致的斗争目标，华人何以“屡战屡败”，也就可想而知。

马华公会

谈华人的困境，免不了要扯到马华公会。这个自不量力偏要一厢情愿代表华人的政治集团，早在独立前已是执政党的一个配角，迄今逾三十年，和华人沦落到今天的地步息息相关。马华的所做所为，是功是过，都是指不胜屈的。这里只能俯拾几件比较可歌可泣的大小事聊聊，本意绝非算老账，只求温故知新。

●五十年代，马华头头陈修信，奥玛翁（毓麟），已经死掉的达希尔陈（东海）等权贵，支持通过当年马华领袖之一林苍佑有份起草的拉萨教育报告书。该报告书的最终目标，是要把马来文列为所有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语。

●六十年代初期，也是马华舵主之一的梁宇皋，和政治白痴王保尼参与起草达立报告书，要华文中学改制，还要华小变质。陈修信，奥玛翁（毓麟），达希尔陈（东海），李孝友，李三春，梁维泮等马华老中轻袞袞诸公，非但大力支持，而且身体力行，卖命推动。

这两件事以后，华文中学一命呜呼，但死不瞑目。马华随后“实事求是”，挥慧剑、斩乱麻，从此正式和“马华与华教共存亡”的口号一刀两断，改口大叫“马华和华小共存亡”。能伸能屈的大丈夫之所为也。但愿到此为止，将来莫又改口叫嚷“马华和华文幼稚园共存亡”，则你我幸甚！子孙幸甚！

●1966年，马华中央通过正式决议，毫不含糊、无所畏惧、斩钉截铁地表明马华不支持华文被列为官方语文。

●1969年，华人社会筹办独大的运动风起云涌，陈修信冷言冷语、公然嘲笑独大要创办成功，无异于铁树开花。

这两件事在1969年大选中，促使华人把选票投给马华以外的随便什么政党，表现出空前大团结。陈修信显然想“功成身退”，请求巫统接受马华退出在当时执政的联盟。无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陈修信后来还是“被迫做官”。从侧面看，当年华人之所以破例团结，应归功于马华的反间计，陈修信不愧是忍辱负重，伸缩自如的政坛高手！

●本文动笔前，痛悉可敬的华教斗士林连玉老先生病逝。悲恸之余，想起马华在六十年代一件“泣不成声”的悲壮故事：1961年，林老先生被褫夺公民权和吊销教师注册，全国华人莫不表示震怒和同情，独有马华与众不同、一声不响、噤若寒蝉。

后来仔细分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马华除非是狐群狗党，焉能无动于衷？想必是陈修信，奥玛翁和达希尔陈等马华众首领，一闻林老先生被一再迫害的遭遇即相拥而泣，一直到泣不成声。那情景，当然是死寂一片了。

以上是马华的“外交”，内政呢？马华闹出三次大分裂（从略），最新一次在党内众多谋臣策士束手无策和华社领袖多次献议调解遭拒后，甫于去年十一月在国阵老大巫统的主持下暂告一段落。

回顾马华不堪回首的往事，华社对马华的新领导层，能寄以怎么样的期望呢？马华副总会长兼马青总团

长纪永辉的一段话，可作为参考。上月在马六甲举行的“华团宣言”座谈会上，这位新贵以马华代表的身份这样“承认”：

“马华过去的领袖，在处理华社问题时，做得不够好……”。

言外之意，比较合乎逻辑的理解，只能是这样：

“马华过去的领袖，不支持华文被列为官方语文——做得好！只是不够好。”

“马华过去的领袖，讥笑独大要成功犹如铁树开花——做得好！只是不够好。”

“马华过去的领袖，威迫利诱毒死华文中学——做得好！只是不够好。”

“马华过去的领袖，从‘和华教共存亡’萎缩到‘和华小共存亡’——做得好！只是不够好。”

“马华过去的领袖，对林连玉先生被褫夺公民权一事默不作声——做得好！只是不够好。”

.....

.....

类似的历史实例，不计其数、罄竹难书。纪副会长没有说“马华过去的领袖对不起华社，新领导层将戴罪立功……”，想必有他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然而，他的话是否意味马华新旧（包括历届）领导之间没有基本不同，而只是“够”与“不够”的程度差别？这是耐人寻味的。

顺便谈谈有关的饶有趣味的插曲：正当马华争权夺利的第三幕闹剧，逗得华族以外的族群捧腹大笑时，前代总会长梁维泮在丢官之后，到处发表许多不怕丢官的豪言壮语，令一些人肃然地有点起敬，也叫另一些人啼笑皆非；反观以陈群川为首的改革派，却没有这一份豪情壮

志。陈派中委会在凯旋后收容敌对派廖廖几个不成气候的异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马华在国阵的翻版，这种利多于弊的民主点缀，虽然在政坛原属小儿科，但声东击西的效果，还是有的。

看来，新的马华领导层，并非全是泛泛之辈。

民政党

在执政的国阵里，另一个以华人为基础的成员党是民政运动（也称民政党）。这个标榜多元民族路线的政治组织，诞生于1968年，主要创始人之一是现任槟城州首席部长林苍佑。

林翁原是马华党魁，1958年向当时总会长陈祯禄挑战，夺得马华领导权。嗣后在选区席位分配和其他问题上同巫统反目相向，自行（不是被迫）退党，旋于1962年成立民主联合党。因无多大作为而解散后，复于1968年另组民政运动，以反对党的地位参加翌年大选，扫荡槟州议会24席中的16席。1972年槟州政府分裂，两年后，民政党加盟国阵，林苍佑变回原来的执政党附庸。

在同陈祯禄争夺总会长职位前后，尤其是退党后的在野期间，林苍佑在一般华人的心目中，一度成功泡制了“民族英雄”的形象。记得民政党在执掌槟州政权初期，曾经在几条街的路牌上加添华文街名（后来连渣都没有了），这虽然不算大事，而且也可以解释为“做做样子”，但林翁急于显示不忘华教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然而，曾几何时，特别是在加盟国阵之后，林苍佑为华教请命的呼号，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是否又是“泣不成声”？还是心力交瘁了？或是另有原因？局外人不得而知。总之，戴上乌纱帽之后，林苍佑予人的印象是：华文

教育“吹皱一池春水，干俺底事？”

1980年，林苍佑退居党顾问。在当年的民政党全国代表大会中，被陈修信开除出马华的林敬益，当选为新的掌舵人。往後一两年，在华人社会中，民政党声势日趋式微，一直到1982年大选前夕，董教总一部份活跃份子加入民政党，林敬益几乎是全盘接受了董数总捍卫华教的一贯政策。民政党于是起死回生，在普选中大有斩获。

董教总的女儿嫁进民政官府，摇身一变而贵为衙内，喊出了“打进国阵，纠正国阵。打进政府，纠正政府”的响亮口号。这声音，理论上堂而皇之，实际情况呢？“洗耳听其言，拭目观其行”可也。

虽说马来人屡战屡胜，一日千里，在教育等等领域的辉煌成就，得力于知识界留在巫统内部的长期争取，但亲生骨肉和油瓶子的地位，相去十万八千里，两者的哭闹和撒娇，收获往往不尽相同。这原是人之情，无可厚非。

如今，“打进”多年了，究竟“纠正”了多少？是应该认真计算一下了。倘使仍旧“有利可图”，当然可以“按既定方针办”，否则何妨考虑改弦易辙，另谋出路？

董教总参政人士涉足政坛，说久不久，但也有四年光景，正好相等于在大学修完普通学系的全部历程，照理应该学有所成；但“秀才造反”的扭捏姿态，似乎依然若隐若现，抹不掉在民政党内“寄人篱下”的印象。要不是英雄气短，理应培植自己的势力，争取当家作主，或许能有较大作为——只是闲话，不值重视。

民主行动党

谈华人的困境，只谈执政党而忽略也是以华人为基础的民主行动党，非但失之全面，而且有附炎趋势之嫌。

这个在国会中的第一号反对党，前身是人民行动党，和邻国的执政党是同宗兄弟，主要建党人之一的蒂凡那，曾经在邻国出任昙花一现的共和国总统。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提起民主行动党，就不免看到了邻国执政党的影子，再联想到华文教育从小学到大学被连根拔起的血腥史实，真叫人不寒而栗，手脚都酥软了。

任何反对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敢怒敢言、声色俱厉；慷慨陈词、振奋人心。这道理很简单：说话不必本钱，而且说了不必、更是无缘负责。这个特点也是优点，又是缺点。优点是免费捞取宣传资本，缺点是言不足信。

就事论事，民主行动党多年来仗义执言，确确实实把华人的心声带进了国会，很是大快人心，尤其是关于华教问题，英校出身的该党秘书长林吉祥，发表过许多言论，更是理直气壮，娓娓动听。然而，相较于邻国也是喝洋墨水的现任领袖当年在野时为华教生存而英勇奋战的壮烈表现，林吉祥只不过是小儿见大巫，瞠乎其后了。可是今天呢？在邻国向华教大开杀戒、特别是丧尽民族天良、硬把南洋大学五马分尸的，正是当年维护母语教育的同一个人。这一个“利用华教屠杀华教”的惨痛先例，是深具启发性的经验教训，此行动党会不会就是彼行动党？是一个有待揭开的谜。

董教总参政人士加入民政党后，民主行动党在1982年的大选中演了一幕滑铁卢，导致该党和董教总的一部份领导人相颞颥。原已屡战屡败的华教斗争，于是变得更加错

综复杂。董教总参政人士和行动党诸领袖，都是在最近被认为“能够救华人的知识份子”，一个在朝，一个在野，表面上的吵吵闹闹，如果是里应外合的灵活战略，诚华社不幸中之大幸也。其岂然乎？

华人和回教

不久之前，华人社会风吹草动，激起一阵子柔和的微波，余波还在荡漾。那就是：

回教党在屋外叩门来了！

有人说是“救星”光临，应该开门迎客；有人耽心是“小羊儿乖乖”的改版寓言，切勿引狼入室。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姑不论谁是谁非，先要谈一谈的，是华人对回教的态度。

无可讳言，马来西亚华人对回教，普遍存在着极其强烈的偏见。何以见得？先看如下的两个例子：

●华籍和尚身穿袈裟、华裔神父体著长袍，大家看了没有不顺眼。可是，华人头戴哈芝白帽，加上一袭马来服装，就显得十分“那个”。

●皈依基督教的马华妇女组前主任露丝玛丽周（宝琼）、民政党署理主席保罗梁（祺祥）、中委麦格尔曾（永森），在华人选区多届当选。可是，假定陈群川皈依回教，易名依布不拉欣陈，华人选民不给整个马华“好看”，难矣哉。

这是为什么呢？是偏见，不公平的偏见！

任何宗教都没有民族或国家的界限，回教的比较正确的名称是伊斯兰教，因为中华民族中的回族人信仰这个宗教，久而久之，就惯称为回教了。这一点正好说明从很久

以前开始，回教已拥有众多的华人教徒。既然如此，当今的马来西亚华人，对华族回教徒何以有那么强烈的偏见呢？原因是：

华人在回教徒和土著之间，画了一个大大的等号——也就是说：回教徒就是土著，土著就是回教徒。

“表面证据”是：华人出家当和尚，顶多说是看破红尘；华人信奉耶稣，通俗的说法是“奉教”；华人皈依回教，大家都叫做“入番”。

这当然是荒谬的逻辑。

退一步说，纵使回教徒和土著是二合为一的整体，华人又为什么不以对待华族佛教徒或华族基督教徒的同样态度，一视同仁地看待华族回教徒呢？这问题的解答不好直说，但可以举例子：

在倭寇侵占马来亚的三年八个月期间，要是有哪一个是马来亚人心甘情愿地到日文学校去念书、交日本朋友、娶东洋老婆、或嫁扶桑老公，这一个人在自己的族群中，一定会被孤立得死去活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被迫害民族的本能反应！

回头看看今天，再没有人耻于同日本人打交道了，反而狂热地“向东学习”。马日关系水乳交融，一团和气，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民族之间互相尊重的必然回报。

写到这里，造成华人对回教产生偏见的原因，从呼之欲出渐渐到水落石出了，那就是：

不公平的土著主义，带来了华人对回教的不公平偏见。

回教党

话说回头，回教党敲门来了，华社应该张臂欢迎呢？还是杜门谢客？

我说，赶快开门，请他进来——进来谈谈，但不长住。

华人在今天的处境，恰似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在汪洋大海中挣扎。现在，远处漂来（或者是游来——看不清楚）“一物”，是树桐呢？还是鳄鱼？暂且不管，先抓紧再说。如果要先仔细观察，包管葬身鱼腹，纵使抓住的是鳄鱼，必死无疑，但在时间上总比淹死慢些；如果是树桐，岂不死里逃生？

所以，值得博一博——快点开门。

实际上，门早就开了，回教党也已经进来，而且谈过了。且听这个一向被认为排华的宗教政党怎么说：

●回教党如果执政，将根据回教教义中的公平原则和精神，同全国各族群、宗教团体，以及各阶层人民共同商订一部适合马来西亚社会的新宪法。

●回教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真正以麦迪拿回教国作为模式的伊斯兰国家，但绝不是宗教狂热或极端的回教国。

●执政的回教党将施行回教法律，没有特权，不偏袒回教徒，对华巫印三大民族一视同仁，不剥削其他宗教信仰者的权益，不强迫非回教徒皈依回教，不干涉华人买卖和吃猪肉。

●回教党认为，一个国家，一种语文，一个民族的政策，不能促进各族人民团结，母语教育可以在可兰经的基础上自由发展。

●回教党赞成建立更多学府，包括私立大学，而且愿

以穆斯林的立场为出发点，对中华文化大开门户，学习和研究中华文化。

● 不论是否回教党党员，只要了解和认识回教教义、回教法律和回教思想，加上良好素质，就有资格出任首相、部长和国家各级领袖。

● 马来西亚语作为官方语文、行政语文和通用语文的问题已经解决。马来西亚语是我国各阶层人民交往的媒介，必须加强它作为国家特征的官方语文的地位。

.....

.....

耳朵是听过了，再用眼睛看看，回教党在白纸黑字的党章上面，写的是什麼：

第七条——维护马来语文为国家语文及唯一官方语文，以及致力发展可兰经语文。

第八条——致力实现以马来人文化为基础的国家文化，但这种文化不得违背伊斯兰教教义。

第九条——在致力实现各族和谐的同时，必须为马来民族和土著的利益而奋斗。

.....

.....

现在，情况比较明朗了，在汪洋大海中又漂又游（看清楚了）来的那“一物”，究竟是什麼呢？原来是一根很想在将来蜕化成一只鳄鱼的“树桐精”。此话怎讲？因为——

回教党是一个宗教和种族主义色彩十分浓厚、并兼具土著主义味道的政党。

在还没有执政之前，花言巧语说得天花乱坠——是救人的树桐。当权后，必然露出原形，张牙舞爪——是吃人

的鳄鱼。

这样的苦头，华社尝够了。

民盟

苦头吃得多，意味华社身经百战、经验老道，在“屡战屡败”中锻链成长，身手一定不凡。回教党算老几？甭怕，爽爽快快地同他挂钩。

好心人会这样警告：“当心从虎口跳进鳄鱼腹去！”

即使如此，还是要跳。反正虎口和鳄鱼腹，都是死路一条，至少从跳出虎口后到掉进鳄鱼腹前的那一霎那时间和空间里，还可以吸一口新鲜空气，总比老窝在虎口嗅虎牙的腥臭舒服得多。更何況一切还能从头做起，不必像现在老是埋怨太迟了。

这样一想，脑海里浮现一幕活剧：

大选到了，参加角逐的只有两个敌对阵营，一边是国阵，但成员党少了民政和人民进步党；另一边是新崛起的“马来西亚民族平等同盟”（简称民盟），由回教党，民主行动党，董教总，民政党和人民进步党联合组成。

竞选运动钟声一响，马华和国大党通过一个相同的决议：

“一九六一年教育法令第廿一条二项万岁！万万岁！”

在一阵喧嚷的拉票宣传中投票後，选举成绩揭晓了，但出现两个不同的结果。

先说第一个结果：“民盟”胜了。回教党所得席位（很多是在华印选民举足轻重的马来人选区），比其他成员党的总席位少了几席。以下是他们上台後的对话：

回教党：新政府要重订宪法，建立伊斯兰国家。

众成员党：不行。

回教党自言自语：我的席位多靠他们支持，算了。

于是说：好，我依了。

众成员党：新政府要废除1961年教育法令第21条2项。

回教党：不行。

但又喃喃自语：我寡不敌众，还是算了。

于是说：好，我又依了。

.....

.....

再说选举的另一个结果：国阵赢了，巫统所得席位（完全在马来人选区），远远超过其余成员党的总席位，但多数席不到三份之二，马华和国大党更是一败涂地。以下是国阵成员党重夺政权后的对话：

巫统：这次胜利，险过剃头。

众成员党：看来有需要检讨我们的政策了。

巫统（作考虑状）：嗯.....

众成员党（嗫嗫嚅嚅）：1961年教育法令第21条2项.....是否也要检讨？

巫统：嗯.....

（剧终，幕徐徐下。）

（本故事纯属虚构，而且幼稚得很。但倘使花点时间细嚼，也许能嚼出淡淡的滋味来。在将来，这个纯属虚构的故事，会不会出现“实属巧合的雷同”，一百年后投胎再看看。）

后话

“华人困境”是一个严肃的课题，最近在这方面涌现的许多评论，有的是道貌岸然，有的是老气横秋，都是一派正经的样子，仿佛自信能引起华人政治权贵的共鸣或重视，这实在是奢望，也多少是自我陶醉的痴想。就以马华为例，在二十个月的胡闹期间，华社曾提出许许多多息事宁人的献议和建议，结果呢？“睬你都憨”！老大巫统的一句“请君暂离国阵”，吓得马华众魁魂飞魄散，赶紧偃旗息鼓，让这场闹剧速速落幕。其中奥妙，妙在不言中，你知我知。

既然如此，与其对着政治聋子大呼小叫，不如大家轻松轻松，在嘻哈声中透几口鸟气，既可解闷，又能解颐，真乃困境中之一乐也！

这几句话，算是替本文题目自圆其说。

1986年1月29日至2月1日 刊于《星槟日报》



顾洋简历

原名陈明光，又名陈炳光，琼籍。1956年锺灵发生反改制学潮，连同其他67名同学，遭“改制先锋”汪永年和“改制打手”叶志颜的毒手，被英殖民政府剥夺受教育的基本人权。59年考进南大经政系，历任“政治学会”主席、“政治学报”编委等职。63年投身《星槟日报》觅食。86年报纸停刊，临危授命，担起“行动委员会”主席职，争取复刊不果。87年，在华社支持下，率同原《星槟日报》员工，创办《光明日报》，出任董事部副总经理。89年4月退隐。平生无大志，只爱两件事：笑天下可笑之事，骂世上该骂的人。

林连玉基金多年来，一再宏扬林连玉精神，希望所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所有公民的母语教育学校的基本人权获得伸张，都得到一视同仁的发展。

~~ 陆庭谕

